新女性

第四卷上冊

新年號

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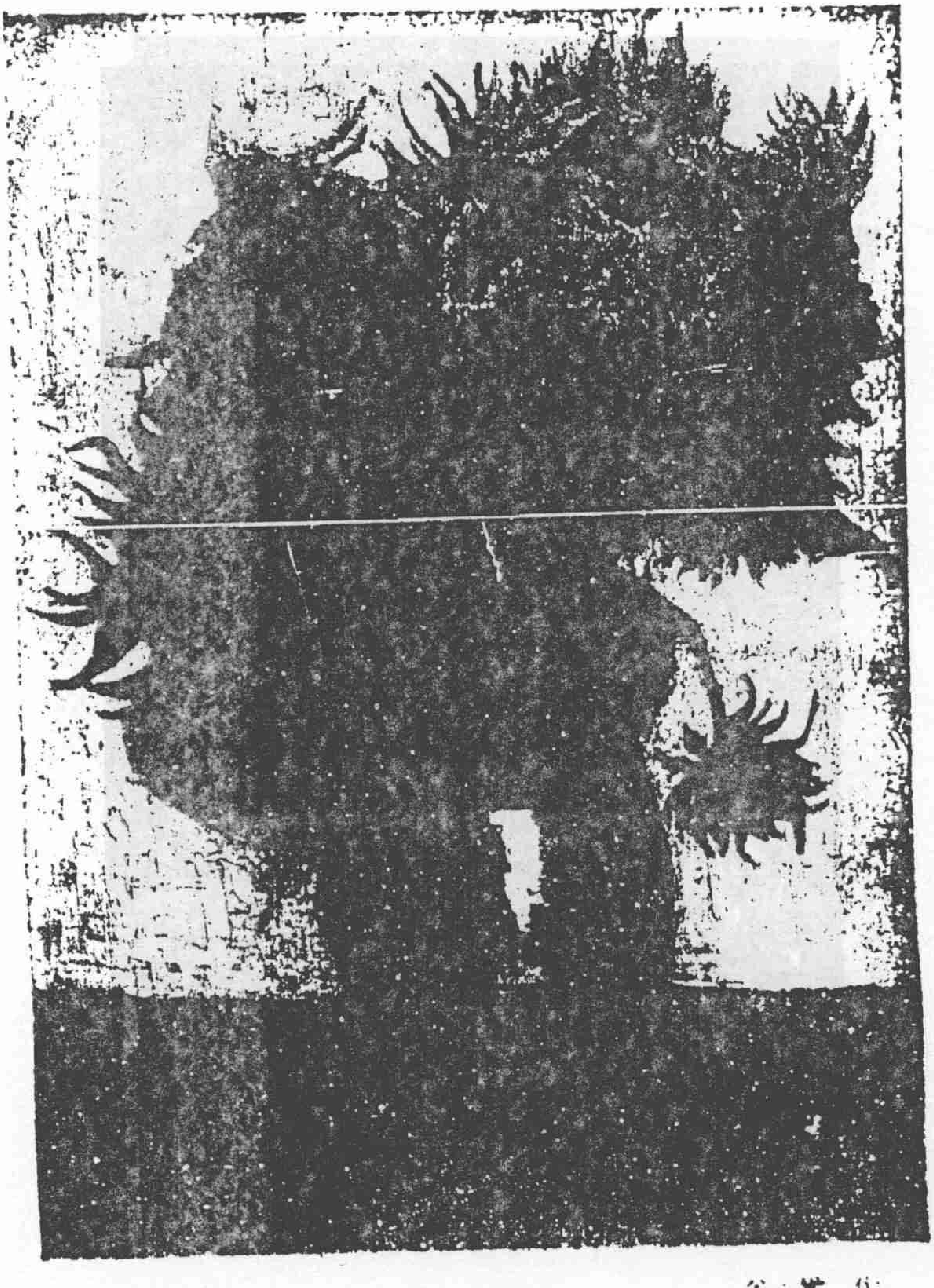
開明書店

新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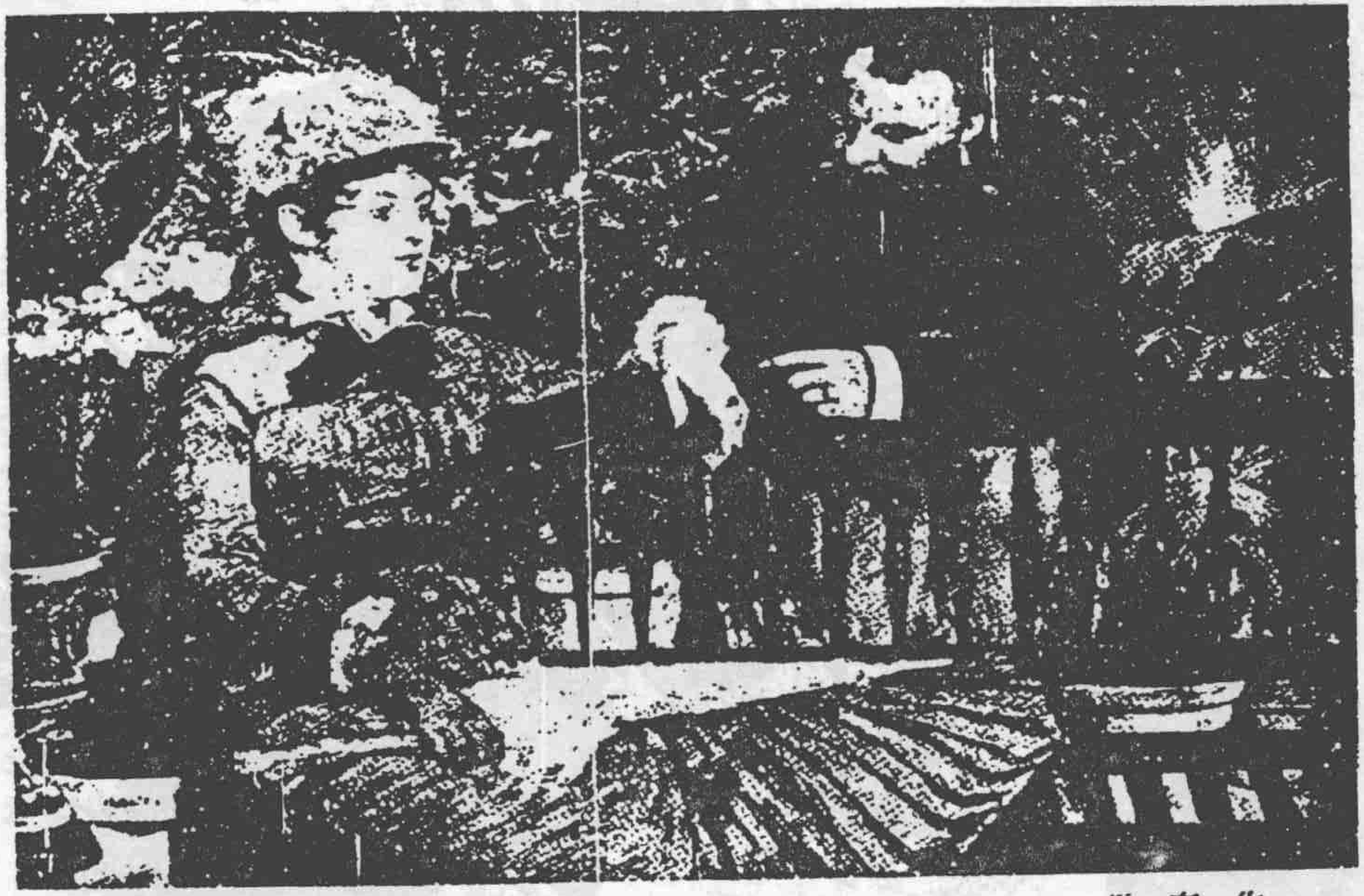
第四卷上冊

一九二九年七月合訂

實價大洋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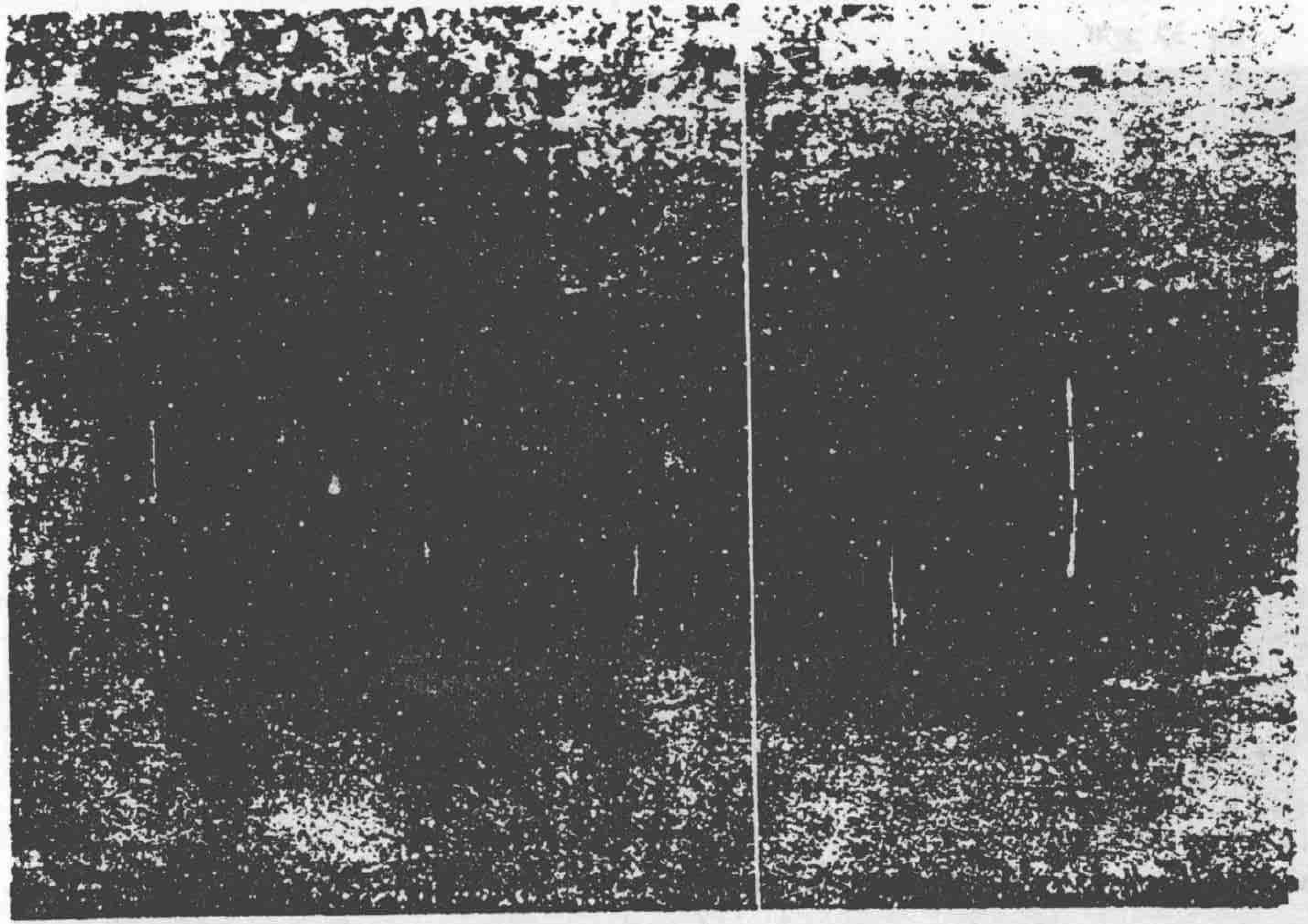


向日葵　　谷茉作



温　室　　　　馬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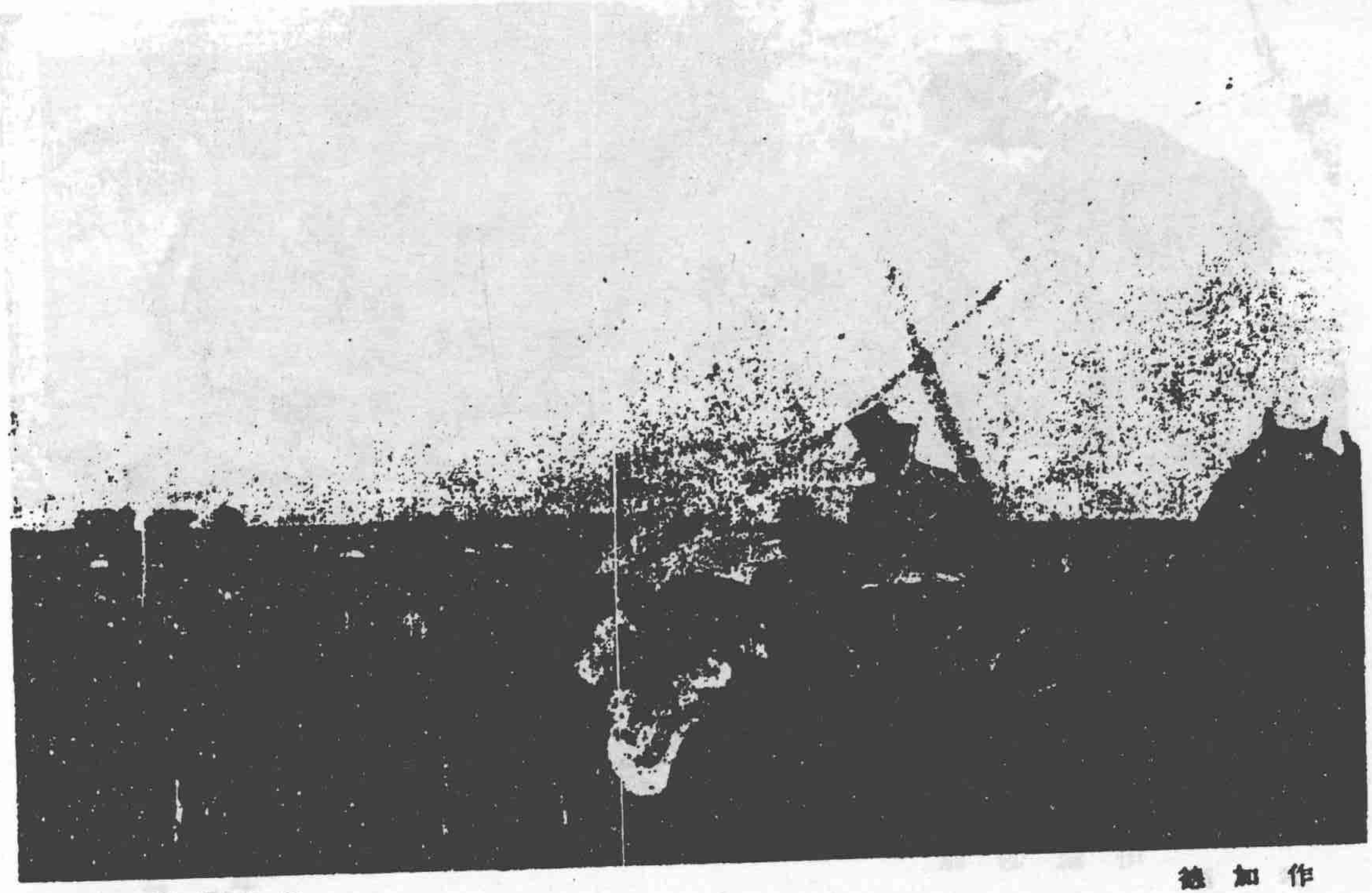
草地上的聚餐　　馬奈作



陸　運　　　　　　艾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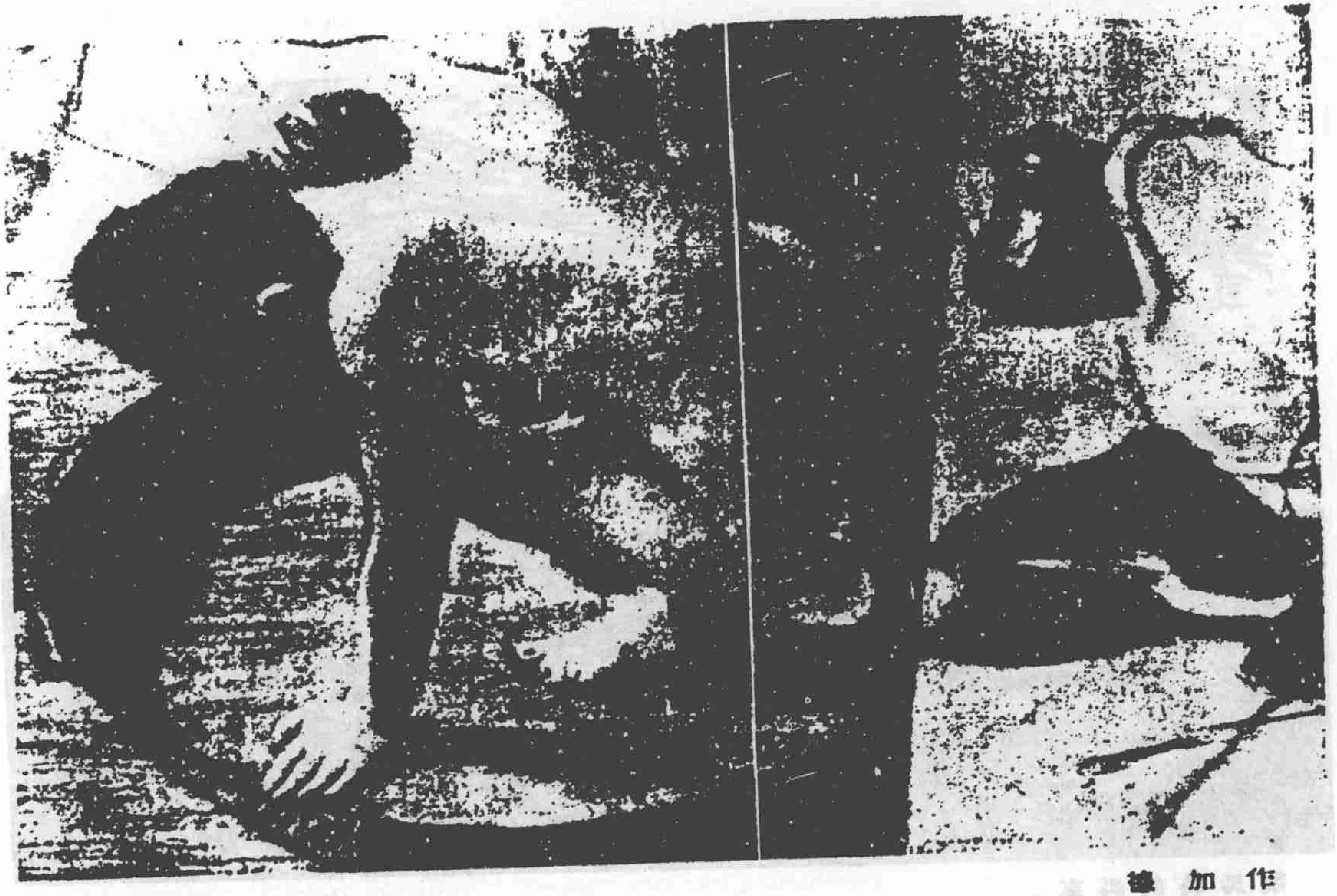
母 親 的 肖 像

芇的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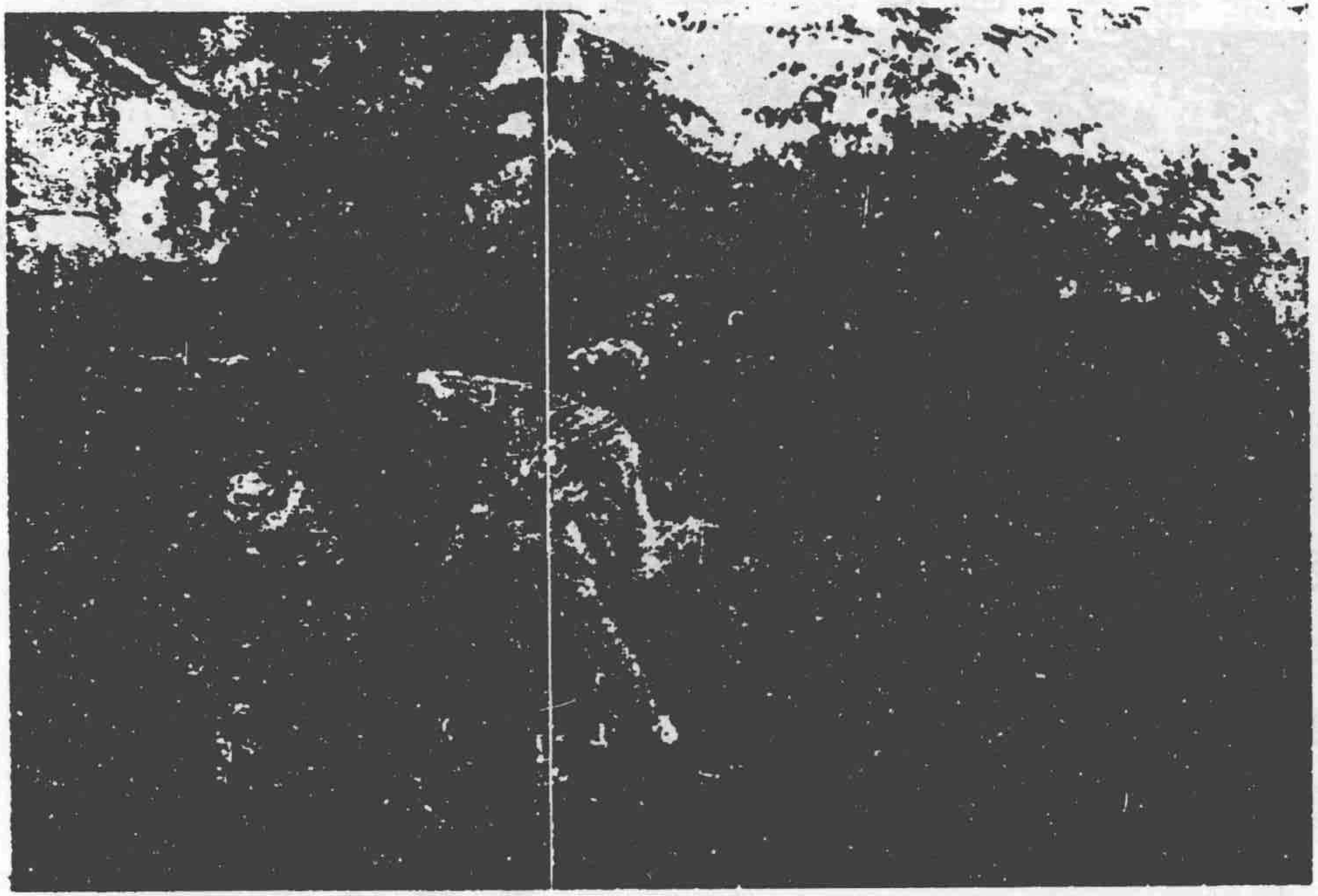


跑馬場的馬車

德加作



水[illegible]浴　　[illegible]加作



[illegible]　　　　畢沙羅 作

憩坐的農婦　　　　畢沙羅作

新女性 第四卷 新年號（第三十七號）

插繪

溫室　馬奈

草地上的聚餐　馬奈

詩

生的留戀……燕志儁（一二七）

夏夜……燕志儁（一三〇）

憶……企秋（一三一）

小詩……張威（一三二）

新婦人……沈端先（一）

婦女運動之國際的發展……哲生（五三）

女性的悲劇……陳宣照（七七）

結婚與戀愛事件……顧均正（九三）

大地情歌……丁未生（一一〇）

呼喚……婁花歌 邵君[illegible]譯（一一四）

小姐姐……泉 透（一一五）
教主變成鶴鳥的故事……顧均正（一三三）
燕語……朱 偰（一四七）
圖版解說……錢君匋（一七二）
海外通訊……安 娜（一七三）
大埔情歌……丁未生（一七六）

費、話

隨便講說……陳光堯（六一）
冒險的戀愛觀……洪 鈞（六五）
戀愛的條件……洪 鈞（六八）
費話中的費話……介 子（七一）
談洩變態性慾的女作家專號……不 謙（七四）
短筆頭……長 文（七六）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鵝媽媽的故事

貝洛爾著　戴舒望譯

實價三角

一提到童話，便不禁使我們想起全世界第一個寫童話給孩子看的貝洛爾。這本鵝媽媽的故事，便是貝洛爾的唯一的不朽的傑作，也可以說是他所寫的童話的全集。他的故事之得兒童的歡迎，自不必說，灰姑娘一流入英國，便把本來流行於英國的民間故事「貓皮」湮滅無聞了，即此已可見到本書的魔力。所以，如果有人買這本書去送給兒童，一定可以使他笑逐顏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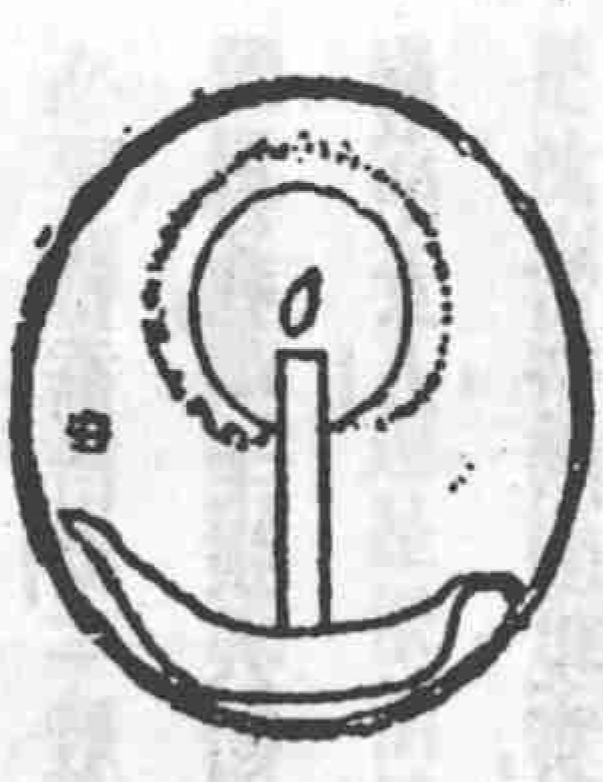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空大鼓

周作人譯

這是「點滴」的改訂本，新近由周先生從原本中刪除了三篇，另外補入三篇。選集裏的兩種特點，一，直譯的文體，二，人道主義的精神，已經爲許多人所明瞭。原本早經絕版，現在改訂再版，印刷紙張，比前更加精美。中學校用作課外讀本，極爲適宜。全書三百二十餘頁，實價大洋九角。

上海開明書店



新婦人

柯倫泰著
沈端先譯

一

所謂新婦人究竟是怎樣的女人？在現在世間，真的有這種女人存在嗎？這不是獻真追求煽情底新奇的現代文學家的幻想產物嗎？但是，讀者諸君假使能夠以銳敏的眼光觀察周圍而加以充分的考慮，那麼諸君一定能夠相信，這種女人的確是存在的。

實際上，諸君早已知道她們，在現實生活裏面，已經屢次的遇見她們。自勞働婦人至女科學者，自謙遜的女事務員至女藝術家，在一切社會階段上面，諸君應該是早已頻繁地遇見她們。但是，在諸位現實生活上雖則早已頻繁地遇見這些女人，而她們的姿態成爲文學上的女主人公而表現出來，卻是最近的事情。在最近的十年裏面，生活上雖則因必然的結果，用牢實的鐵錘鍛成了具有新的心理新的意慾，新的感情的女人，但是文學上卻依然描寫過去的女人，創造倦怠退縮的性格。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俄國，在現實上正是產生光輝的新婦人的時代，而詩人和作家們，卻毫不注意地在

旁邊通過他們不感到她的存在，不聽見她的聲音，也不理解和識別她的特質。屠格涅夫以柔和致，如實地描出了她們的存在，但是這祗描出來的圖像，已經及不上實現一般的光明。祇有在他那獻給俄國少女們的散文詩裏面，屠格涅夫曾經對於她們的那種勇敢地打破桎梏的悲壯姿態，表示十分的敬意。

在歷史上著名的那些所謂女傑之後，排列著無數「無名的女人。」這些「無名的女人」都像破巢之蜂一般地死滅，她們的遺骸，埋滿了憤慨的未來的神聖險路。這些遺骸年有增加，而詩人作家們卻遮著他們的眼睛而毫不注意。他們的眼睛好像除出觀看古代女人之外毫無感覺，所以他們對於新的婦人，不能把握，不能理解，也不能加以描寫。完成而發展的文學，一方面尋求嶄新的方法，嶄新的色彩，嶄新的辭句，而一方面卻祇是繼續地描寫那些被欺凌被拋棄的可憐的存在，換句話，就是頑固地描寫著那些復仇心強烈的女人，充滿了魅力的動物，沒有志氣的「鈍獸」，乃至純真無垢的可憐少女！

當喬治桑一般覺醒於生活的新型女性，從渾身的血肉，在現實生存，在現實煩惱，主張女性的「自我，」主張人類的「自我」的時候，在她的近旁的福勞貝爾卻祇能描寫了一個波華荔夫人一般的女人！

當苛酷的現實，用無情的鐵鎖，縛住了不斷地生長不斷地增加的女人大衆的時代，托爾斯泰這

是沈溺於婀娜克萊尼娜一般做了幾世紀的運命的奴隸的女性還是感嘆於加志夏一般天眞而可憐的女人，還是低徊於娜乜夏洛斯德華一般嫵媚而婉和的情緒。——十九世紀時代最有才能的人們，還是祇曉得感嘆他們女主人公一般的嫵媚嬌羞，而感覺不到描寫正在發生的新的婦人特徵的必要。到了最近十年乃至十五年以來；極少數的新進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方纔將這種覺醒於現實生活的新式女性作爲研究的目的。於是，他們便將這種性格在最近的作品裏面描寫出來，到了現在，這種性格，似乎已經不很當作新奇的型式。諸位不一定要在這些「先驅」的小說裏面，就是在平常而善良的故事裏面，也可以碰到這種女人。

不必說，這種「新婦人」的型式因她們的國家而不同，因她們所隸屬的社會階級而不同；更不必說，這些女主人公們的心理的表現和她們的希望及生活目的有多大的間隔。但是，不論這些新女主人公如何的多樣，我們從她們裏面，很顯明地可以看出她們有一種共通的特徵——就是「種對的特性」——可以使她們和過去的女人區分。她們用完全不同的眼光解釋社會，用完全不同的態度對付生活。從過去的女人羣衆裏面發現新型女性的誕生，並不需要特殊的歷史和文學的教養。也許我們不能正確地判斷，她們的新異究竟在什麼地方，但是，在我們的意識裏面，一定能夠形成一規準，未分別和規畫女性的典型。

那麼，這種新的婦人究竟是怎樣的呢？她們不是以幸福的結婚作爲 Romance 終結的

女，也不是因丈夫或自己的不貞而遭遇了離婚的婦人，不是悲歎著青春不幸的 Old Miss，因不幸的生活條件或自己的放蕩而犧牲了自己的『戀愛尼僧』，她們是完全清新而從來不曾現過的『第五』型 Heroine，她們是要求生活獨立的 Heroine，是主張自身人格的 Heroine，是一對婦人在國家家庭社會奴化，是代表著女性而鬭爭的 Heroine。漸次地表示出這種型式的女性，都，差不多都是獨身婦人，是的，她們都是『獨身的婦人』——

在『獨身婦人』出現之前，女人的原型就是所謂『夫人』。換句話，這就是丈夫的影子，丈夫的附錄，丈夫的物品。但是，到了獨身的婦人，她們便不做這種從屬的脚色，不做丈夫的影像。在她們自身，有一種內的世界，她們的生活，不斷地和一個人格的利害相接觸。不論在內的生活或外的生活，她們多是完全獨立。在二十年之前，這種說明不論在理性上在感情上，大概都不能容納。當時的少女，母親，對於不論什麼事情都不管的『閨秀作家』，婀娜克萊尼娜（托爾斯泰著作戰爭與和平裏的人物）式的『Saloon 女王』，這些都是不論誰都能夠理解的慣例的物品，但是獨身婦人呢，卻不論在文學上或者實際生活裏面，都沒有存在的可能。假使在歷史上面出現了一個具有現代特色的女人，那麼人們便將她當作偶然的存在，將她當作心理學上的珍奇現象。

但是，我們的生活決不在一定的地點停留——以不斷地增加的速度迴轉著的歷史車輪，使和上述人們同時代的民衆創生了新的概念，使他們的字典上面，增加了新的材料；我們的祖母和母親們所

夢想不到的獨身婦人的確已經存在，——她們已經是成爲一個現實上活著的現象。

所謂「獨身婦人」，——這就是在每天早上在晨光裏在和夜色交戰著的清晨，排著無限的行列，穿著灰色的衣裳，從工人區域到工場去，從貧民區域到火車站電車站去的那些幾百萬的人間！所謂獨身婦人，就是住在大都會的鳥籠一般的屋子裏面，每年使「獨立」家計者的統計，不斷地增加的老幼女人！這就是每天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面叩電報機的姑娘；這就是每天在櫃臺後面和生活的嚴酷交戰著的女性！獨身婦人，——這是具備著潑剌的精神，銳敏的計畫，浸潤著科學和藝術的洗禮，爲著要尋覓工銀低廉的文牘和其他輕巧職業，而像男子一般活潑地在馬路上奔走的女人，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獨身婦人，——在工作檯上執行研究所的實驗，在圖書室裏整理材料，在病院裏面從事劇烈的職務。

請看——這些女性的姿態如何的與過去的女主人公不同！如何的與屠格涅夫柴霍夫所描寫的嬌媚而多感的女主人公不同，如何的與左拉莫泊桑所創作的女主人公不同，更如何的與英德兩國文字上所表現出來的無個性而溫和的女性不同！

生活創造出新的女性！——文學便是生活的反映。

代表新女性的女主人公，排列著無限而多樣的行列，在我們眼前經過：

排開了現代實際生活的荊棘，以充滿了自矜和決心的步調，勇往直前地進行的，這是工

台（霍普德曼的小說馬的台的女主人公）生活的荊棘使她的手足流血，使她的肌膚受傷，但生活的困難裏面，她的鐵石一般的顏面，連微皺都沒有一點。充滿了苦痛的皺紋，在她的嘴邊加深是昂然自若的眼光，還是冷然的燃著。

新的苦惱歡喜的光輝——工人社會所不常有的客人——一次都不曾和她會面。她用灰色的圍巾包住了身體，以誇示的決心，昂然走上山去。——這是一個苦惱的立像！她的眼睛望著未知的世界，她深切地相信「未來」。從來對於生活，已經有了鬬爭經驗的馬的台，決然走進了都會，在她的身體裏面，洋溢著新鮮青春和健康。於是，他去叩工場的大門，充了一個女工。用磚石造成的怪物，不斷地在尋求新的犧牲，但是馬的台卻毫不恐怕生活。她戰勝了一切運命所投擲的嘲弄，不斷地以確實的步調前進。一切生活的汚穢和低劣，不能使她純粹的衣服沾汚。在她的生涯裏面，確實地保持著一種不能搖動的純情。她祇是一個窮苦的女工，但是這一件事情也就是她的誇耀！她對於一種力量——對於全不藉人而獨自生活的力量，表示多大的誇耀。

不久，她遇見了春日一般優婉而光輝的初戀，她遇見了女性最初的歡喜。她知道了戀人的服從，她經驗了對於自由喪失的反抗。——於是，初夏一般的情炎，火焰一般的苦惱，經歷了憧憬，苦痛，幻滅，做了人間的母親，而重新回復到孤獨的本色。但是，卓立在我們前面的，不是因「墮落」而頹唐了的少女，不是爲貧窮所戰敗的人間！這是一個充滿了誇示和孤獨的母性，這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格。馬

的台的人格不斷地成長，不斷地強固。一切的苦惱，一切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祇能證明她「自我」的強固！

在她的旁邊，露出了夏日曬焦的裸足，以鎮靜的步調向前的，這是利耶商的女兒夢想家的它却娜。（高爾基漂泊者日記的女主人公）她隨著沒有故鄉沒有家室的人們同行，她是「混在鏽蝕了的鐵山裏面的一片銅幣。」——今天在收穫的馬依考巴工作明天說不定會漂流到洞痕地方。祇要有事情可做，他們是逃什麼地方都會去的。

它却娜和他們一同漂泊，像風一般的自由，像草一般的孤獨。誰都不認識她，誰都不保護她。她裸著眼，裸著胸，以一個人的力量，不屈不撓地和運命搏鬪。無情的運命使她破裂。對於馬的台和它却娜一般獨身婦人，運命是祇有苛刻而沒有慈悲的。但是，她決不被生活的鞭笞征服，顛覆了從新躍起，在她的心裏，還是深深地懷抱著地上的好夢，深深地期待著幸福而暢快的未來！她這樣地在世上周旋，這樣地追尋幸福，但是，幸福之神，卻好像故意和她惡戲一般地和她遠離，所以這位優婉的夢想家所能夠拾得的，祇是些轉瞬間就會逃去的幸福的屑片。

有一位漂遊者，使她的心旌搖動，她流了眼淚，像燃著的火焰一般地，將她自身交給了這個男正像這種孤獨而沒有自由意志的獨身婦人和放浪的勞働婦人聽慣做的一般地，她單純地率直將自己所有的一切歡喜，從生活上面收拾起來，獻給這位男子。但是，將她的生活全部和這個

結合，在她是不願意的。「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不，這種事情，我是不願意的。假使你是一個農，行了，但是，即使是農人，兩個人住在一起，不是太笨了嗎？暫時或許是可以的，但是一生一世，那是無如何也是辦不到的。」

當她向他微微的一笑，表示出分手的意思之後，從新又開始了尋求他心嚮的幸福的徑路。——她懷抱了世界上祇有自己一人，惟有自己的力量纔能創造新路的想像，開始了尋求幸福的徑路。

如此，瑪的台和屯却娜繼續的前進。排開了人生的叢林，打通了未來的新路。在她們的後面，希望迷到這種新路的一切社會階層的新的婦人，都以滿身的熱意擁在後面。她們也被荊棘的繁枝，刺傷了門脣，也被尖銳的石頭，胼胝了腿趾。她們足跡所及，都已染過了血跡，但是，在這種艱險的道程上面，一個都不曾中止。繁茂的叢林，再四的阻止了他們的新路，但是，這種苦難的道路，已經逐漸地開拓。

在中途沮喪了意氣，喪失了氣力，因此和新的道程漸漸的疏遠而重回到過去的人們，這是最大的不幸！她們滋補了不斷地進行的大衆的力量，已經突破一切的阻礙，但是，中途疲弊的人們，卻垂頭喪氣地在新的道端脫走，從新歸回到奴隸生活的灰色城頭！

在這些尋求新路的女性大羣裏面，我們可以看見許多足以代表一切民族，一切社會階層的英雄女性！在這些女性先頭，站著最美麗的女優瑪克婁。（蘇德曼戲劇故鄉的女主人公）她對於藝術，對於她自身的價值，都有偉大的誇耀。她有一句大膽的格言，足以表示她嶄新的性格，她說：「我就是

我，——我現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身力量的產物。」她破壞了市民家庭的傳統，唾棄了市民階級的道德。但是，在她的「故鄉，」在她的家庭，被當做「罪人」的她，還是昂然的立著。她知道自身人格的價值，頑強地主張自身應有的權利。提高自己價值，比不犯罪更加重大，比保持地方的純潔更爲必要。

大膽，聰明而情熱的奧爾伽（格萊德瑪荼兒海司的小說知識階級的人物）也以決意開拓新道路。她脫離了族長猶太人的家庭，打破了一切的障礙，投身於歐洲大都會的生活奔流。她是被選爲「社會精華」的智識階級的會員，高級文化的資本主義中心地點的生活，奢麗地在她的眼前迴轉。爲著生活而起的鬪爭，爲著智識階級的失業而起的鬪爭，爲著主張女性是人間而起的鬪爭，奧爾伽和其他無數的文化都市特有的知識階級少女同樣地，爲著自己的生存，不斷地在鬪爭裏面生存。她不怕生活，對著運命，大膽地要求她自己應有的幸福。她所愛的男子和她接近，——但是不久又和她分離。她的生活不斷地交錯，不斷地急變。共同生活之後，兩人的利害也不能一致，所謂戀愛，除出從她的經驗豐富之外，什麽也沒有好處。情熱消亡，戀愛死滅，於是他們又各自出發自己的道路。但是，我們在此所看到的，不是羸弱頹唐的少女，而是勇敢地嘗味毒酒的女性！奧爾伽比她所愛的男子更加強；所以在她看來，戀愛的 Romance，不過是複雜而豐富的體驗和生活鬪爭中的一段插話而已。

在新婦人的群衆裏面，典型的獨身婦人女將勞格洛卽洛（考來德依維爾的小說科學、

女主人公）以確實的步調，昂首前進。科學和醫術，是她生活的全體。所以診療室是她的家庭，也的聖殿。在男性的同僚裏面，她博得了尊敬名譽。她容貌秀麗，性情溫婉，但是對於一切結婚的誘引加以斷乎的拒絕。爲著非此不能生活的科學醫術，在她看來自由和獨立，是絕對不可少的。素樸的服飾，嚴格的時約，鬪爭的工作，勝利的誘示！我們僅看了這種解放了的姿態，就要感到涼爽的冷意。但是急轉直下，局面忽然開展。在休假的時節，我們又發見了女醫的其他例示。她和她的『友人』——也是一個醫生——同往鄉間休養，在此，她完全是個女人！——在此，她女性的『自我』支配了一切，她的衣服淸新，她的臉龐帶笑。她對於這種『結合，』並不秘密，她在巴黎不願和她這位『友人』同棲，祇因爲不在一起反而可以使他們兩個（工作上的僚友）更加『安逸』而已。

在這位偉大的女醫旁邊，情熱的德萊莎（休尼萊爾著作到曠野去的路）像火焰一般燃燒著的女性，向前面奔著。——她是奧國的社會主義者，是熱烈的煽動家。她以全身的精神，傾注於黨內的工作。但是，當情熱的高潮襲來的時候，她也並不拒絕光輝的生活微笑。在她的身上，並沒有僞善的外套，不，她曾經和她所選定的男子，暫時離開了工作的範圍，而陶醉於戀愛的美酒。但是，當她知道了這種戀愛的酒林的深淺之後，她便毫不躊躇毫無苦惱地將他拋棄，而復歸於黨務。——在德萊莎看來，所謂戀愛，像許多男同志一般的，祇是人生行路中的一種短期的休息。她自己生活的目的，卻不是這種戀愛，而是黨務，而是理想，而是煽動，而是工作。

此外，還有一位新的婦人，假因獨身婦人的最初 Heroine，亞格耐司，蓓德絲維娜。（T. 斯借波基那庫倍爾涅克的小說她們之中的一個）她以異常冷靜的態度，選擇她自身的道路。她是女性作家，女編輯者，她是「以活動爲最先任務的人」」當她熱心工作的時候，當有些思想和理想支配了她的心靈的時候，那時候她對於什麼事物都不覺得她的存在。「我是不能離開工作的，因爲要做工作，所以需要自由，不論甚樣的戀愛，我是不打算因此而犧牲自由的。」但是，當她回到家裏，用舒適的便服來替換了工作服的時候，她便毫不躊躇地承認自己是個女性。她在男子身上試驗自己的女性魅力，覺得一種滿足。在戀愛裏面，她不想尋覓人生的內容，在戀愛裏面，她不想追求人生的目的。在許多男性裏面，她所要求的，祇是些「愉快和諧趣。」所以，即使對於她所戀著的男人，她也不許他借用威權，來干涉她的「自我。」

當米耶德列夫要妨害她的時間，要干涉她的自由的時候，亞格耐司便認爲兩人的結合已經破裂，所以毫不顧惜地和他分別。她說：「將自己像東西一般的歸屬男子，將一切意志，一切感情，一切能力都委曲起來取悅男人，（假使以充分的自覺和歡喜而這樣地做的時候）在女性看來，或許是一種幸福。但是，我們爲什麼要將這些一切的一切爲著一個人而犧牲呢？……假使，人類應該捨己爲、那麼我也不願意將自己的全部貢獻於一個男子的。假使我應該替男子烹調食物和整理疑具，那我爲什麼不能替其他的許多男人效勞而一定要服侍他一人呢？……」

在亞格耐思的後面，還有一個獨身的婦人樊拉妮考台莫維娜（朴它本考作品霧中的人）不很明瞭的姿態，靜穆而逡巡地前進。她在古舊的傳統裏面生長，而包藏著一種近代主義的萌芽，她的心裏，包容著『一個過去』，而這種『非常懸劣的』過去，在她的心裏遺留了陰暗的足跡。有些『生理的』原因以外的原因，使安靜賢明而冷淡的樊拉，委身於一個男子的擁抱。許多年輕女友，對她的行動非難，於是她回答著說：『和感情的遊戲，這是毫沒有關係的，但是，能夠了解我而不將這種行為當作淫游的，簡直一個都沒有。』使她委身於一個男人，這是一定有些什麼原故的，這究竟是什麼？或許是對於母性的憧憬，或許是對於親密而有理解的靈魂的追求，或許是這種危險的天使，附著在這位仔細而優婉的獨立婦人身上。從此之後，樊拉便處身於崇拜者之羣的裏面。——但是，從祖母遺傳下來的本能，使一切對她求愛的男人們，途窮計絕。她的特質發揮到這種程度，或許使她要變成妖婦的型式，但是她卻堅決地保持著她的自由，走出了 Saloon 之後，樊拉便是一個幹練而活動的人。

患着肺病的嫻利（維幾尼商考作品生活的天秤上面）流露著可憐的微笑，在我們前面走過。在她的後面，短小精悍的女戰士它麗亞（同上）穿著踏薄了的皮鞋，在尋覓工作的地方。在她們兩個的後面，我們又可以聽見精神方面貧弱凡庸的亞納德（仝上）的反抗的笑聲。她們也是獨身婦人的一種幾相。

商夏爾的女主人公，天真而率直的安娜，望著新的道路突進，手牽著手，米拉，麗提亞，耐里（商夏

關小說安娜的手記中人物）一同地進行。這些姑娘們，都有一種非常尊貴而不是女性的特點一君非常空虛的麗提亞，也有自負，也有野心。但是，一朝戀愛的火焰燃燒，一朝女子的天性要求她的權利，這些姑娘們，便一齊拋棄了古風的 Sentimental，恐怕踏破了禁斷的門戶。——不久，她們都走進了生活的 Symphony，但是在這種複雜的 Symphony 裏面戀愛不過是暫時間插入的一個 Melody，而已。

像用柔和的水彩齎瓷出來一般的麗人，Circus 的舞姬羅耐（考萊衛維里的小說放浪者）避開了尖銳的石角，像滑走一般的在我們前面走過。她以破滅了的幻影，傷殘了的心情，和她的丈夫分離，對於從風的世界，看破了一切的虛僞，現在她所知道的，祇是她的藝術——她所創作的舞蹈，她所訓迪的默劇，也就是像浮萍一般的，充滿了苦勞和緊張的生活。她決不尋求戀愛，——她努力的趨避，因爲她的心臟，是斷傷得太利害了。她個人的願望，祇是獨立，祇是自由，也祇是孤獨！但是，當她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回到自己屋裏，坐在火爐前面的時候，虛空而孤獨的憂鬱，走進了她的屋子，她在這時候覺得，好像憂鬱是躲在她椅子的背後一樣。

「我是慣於孤獨的了，」她在日記上寫著，「但是今天卻孤獨得可憐。我還不能獨立嗎？我還不能自由嗎？可怕的……寂寞。」在這種說話裏面響著的，不是慣於承受他人輕憐密愛的過去女子的聲音嗎？

但是，在不多幾時之後，當突如的情熱．阻住了她的進路，猛烈的情炎燒灼了她的心靈的時候，便毫不抗拒地將自身讓這種情波捲去，不過，情熱不能夠使她的慧眼失明，戀愛不能夠使她的理性盲目。她從醉裏醒來，她抑住的悲傷對自己說道：「這不過是官能的問題，使我沉醉的，不過是官能而已」新的戀愛，不能滿足她的要求，在戀人的懷中，她還是覺得孤寂。於是，「漂泊的女人」終於逃走，終於從她的戀愛裏面逃走！因為這種戀愛，和她所要求的事物，絲毫都沒有近似的地方。

羅耐寫給她拋棄了的戀人的書信，是表示出女性的靈魂對於人生提出新要求的一種文獻。

羅耐之外，倍耐德的女主人公，一個女性作家的獨身婦人跟在後面。(倍耐德作品聖潔之戀)被陶醉和尊崇的感情推著，她委身於一個偉大的音樂家的擁抱。但是，這種戀愛的經驗，僅能發見和確立她自己的創作才能，僅能使她對於人生，得到了更冷靜，更仔細，更意識的認識。當新的戀愛再和她接近的時候，她便像古代英國小說中的 Heroine 一般地，既不逃避，也不將自己當作已經汚辱了的女人，而含笑地和她接近。

充滿了潑剌和元氣的瑪耶（格萊德瑪發爾海司的小說聲）以激切的步調前進。在她看來，一切經驗，祇不過是造成她的人格的階段。為著求獨立而和家族鬬爭，與最初的丈夫離別，和一個東洋人的短時期的結合，纖細地洗鍊了的第二結婚，在她心裏出現的新舊兩女性的鬬爭，第二次的離婚，第二次的追求，於是最後終遇見了她長時期夢想著的男子，——就是遇見了對於她的內心之「聲」

(她的人格的象徵)表示尊敬而能夠創造內在的自由戀愛的男子，

瑪耶的生涯，充滿了複雜的心理與事件。但是，一切足以使舊式女子腦碎的事件，(自己所愛的男子們的不貞，以及兩次的離婚等等)也祇足以使她得到訓練。經驗愈多，愈使她能夠確實地了解自己。她無意識地遵奉著歌德的名句：『每日應該使你的生活更新，好像生活是從這一天做起一般地』她自己也說：『不論怎樣都不能使我消沈的勇敢的意志，將我救了轉來。——這種無意識的自己保存的意志，像天使的兩手一般地，將我的生涯救了轉來。』

但是，在瑪耶的生活裏面，還有許多足以使我們想起古舊樣式的插話。要求獨立和自由的新的傾向，不斷地和舊的遺傳衝突。爲著順從愛人的趣味，她不屑改變自己的心理，爲著適應丈夫的理想，她不屑放棄自己的主見，這種柔樸而率直的努力，差不多表示出她自身沒有獨立的價值，她的人格，完全依據對男子的關係而決定。在女性裏面，這種遺傳的傾向非常利害。喬治桑一般華麗而充滿了魅力的人格，也一時因爲這種傾向而使她拋棄世界而去取悅於狂熱的 Muse，使她斷念於藝術的創造而去從事於毫無興趣的政治。但是，像喬治桑一般強固的人格，是不會讓這種實驗無限地跋扈的。不料喬治桑立刻發覺了她自己的危險，立刻察知了她自己心靈裏面的大膽而叛逆的成分，將要壓殺了情熱而瘋狂的自己。於是，她毫不躊躇地割斷了這種古舊的羈絆。當這種決心一朝在她的心裏生動的時候，便什麼事情也不能阻止她的實現，不論怎樣偉大的力量(即使是她自身的情熱)，也

不能打破這種從具有嫵媚優婉的女性心靈的偉大人物裏面產生出來的意志有一個憂鬱的秋日，奧洛爾竇獨樊（喬治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爲著要與巳經決定了分離的戀人謀一次最後的會面，怱怱地走著。但是讀者諸君，請你們可以不必再替喬治桑耽小，——因爲在這種會見裏面，可以使她改變決心的力量，巳經什麼都沒有了。這種會見不過是喬治桑送給哭泣著的奧洛爾的最後的贈品。階段巳經跨過，在經驗的後面，巳經加上一個休止符！

瑪賽爾海司的瑪耶，當然不像喬治桑一般的強烈。但是她對於愛人的適應，也有一定的界限。自己否定，自己放棄，以及戀愛陶醉等種遺傳的傾向，不斷地和巳經發展和確立了的人格相衝突。就是瑪耶，也祇要到了一定的時候，便會起來爲著解放自己的心「牢」而前進。

在現今的婦女看來，要立刻拋棄數千百年之間養成的能力，（過去的婦女們因爲有這種能力，所以能夠和運命所選定的支配者同化。）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要使她們確實地相信爲著戀愛而放棄自己是一種女性的罪惡，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和瑪耶並排，冷靜，精細，自矜的貿乜（哈因利許疊痕的小說求戀）以誇耀的步伐前行。她是一個女優，所以她的生活是要將她所最尊崇的「自我」變成「戲劇」而提示於人前。在她看來，所謂藝術，也不過是使她個性成爲更完全更發展的一種手段。這種性格，我們可以很明白地知道，是對於幾世紀以來養成的婦人自卑和屈從的必然的反動。強烈的名譽心，冷靜的理智，極端的利己，卓越的

演劇才能，使她的自信更加強固。她對於個人的幸福，對於緊緊地跟著她的克魯德的愛慕完全不放在心裏。她承認戀愛的價值，但是她祇將這種價值當作在鏡子裏面反映出來的自己姿態一樣。所以，當爲她的魅力所煩惱，爲她的冷淡所苦痛的克魯德在她的面前背叛的時候，她不覺泫然淚下。但是，在這種時候解得恥辱的，不是她心裏的女人，而是她藝術家的性格；（因爲她的渴仰者公然在大衆環視之下，表示出戀愛了她所痛惡的黎洛幾妮。）使她下淚的，不是殘破了的愛情，而是幻滅了的自愛。在這一篇小說裏面，賀它是始終忠實於她的「自我」——在她的一生裏面，這種精神的冷靜和「自我」的尊重，是始終不肯改變。但是在戀愛上面看來，沒有素養的藝術家，愉快而活潑的女人黎洛幾妮，終於戰勝了聰明美麗，藝能「卓越」而感情缺乏的賀它！那種「神聖的火焰」，莫非是不在賀它的心裏燃燒的嗎？

在羣衆的裏面，我們可以看見生於富家的藝術家塔尼亞的姿態。（那格羅特斯加耶小說酒神的憤怒）塔尼亞雖則是結婚的女人，但是我們也可以將她和三次結婚的瑪耶同樣地，歸入「獨身婦人」的部類。因爲這樣的分類起來，和她內心的姿態反而覺得相應。她雖則和法律所委託的丈夫同住在一間屋裏，但是「她自身」卻依然是一個自由而獨立的人。當她的「丈夫」不用她的本名而替她介紹的時候，她雙眉緊緊地蹙促。她和她的「丈夫」，各有獨自的世界，她醉心藝術，丈夫熱心科學。他們是友好的同僚，是親善的友人，但是，假使是親善的朋友，那是不能互相束縛他人的自由的。

在這種純粹的雰圍氣裏面，塔尼亞對於「美青年」司它克的官自而生理的情熱佔領了她的胸臆。當然，塔尼亞對於司它克，並不是愛他精神的優越，而是在邂逅的瞬間，喜歡他「永遠的男性」。她對於精神的內容，並不當做重大的問題，（正像從來的男子，對於熱烈地愛著的女人並不要求精神的容貌一樣地；正像安娜瑪尼亞，依查們流著眼淚向司它克要求「你的靈魂……你的靈魂，難道一點都不肯給我的嗎」的時候，他毫沒慈悲地拒絕了她們一樣地。）塔尼亞對於司它克的態度很有些男性的面影。在人格方面，我們覺得她的態度比諸司它克更加明暸更加強固，更加豐富。爲著要求裸裸地滿足情熱，塔尼亞是過於「人間的」而過於「非女性」的了！她自己曾經告白，對於司它克的情熱，非特不能使她豐富，反而使她覺得乾燥。使她覺得苦痛的，不是對於丈夫不貞的意識，而是當戀愛的狂熱鎮靜的時候，覺得自己非此不能生活的藝術生活不能與這種戀愛合致的苦悶。這是非常特徵的事情！情熱使她的能力和時間浪費，使她自由的創作工作不能完成。——因此，塔尼亞覺得她生活裏面所不可或缺的事物，漸漸的瀕於危險，於是她便放棄了情熱而復歸於她的丈夫。這種行爲，並不是出於「義務」的命令，並不是對於丈夫的同情，這種行動，簡單說，不外是她自己救拔自己人格的一種自愛！假使和司它克長在一起，她便有喪失自己的危險，所以她在情熱未曾消亡的時候離開，在心裏懷抱著司它克的幻影而離開。——在過去的那些時代的小說女主人公裏面，具備塔尼亞一般的勇氣和決心的人物，能夠找得出一個的嗎？

塔尼亞在她的時代，實行了屬於心理的新型的女主人公，易卜生的愛里達所實行的行動。當「從海洋來的男子」，對愛里達要求和他同走，而她丈夫卻許可了她完全選擇自由的時候，她終決定了和丈夫住在一起。她是明白地意識著假使和「從海洋來的男子」同走，她的自由將要完全喪失，而纔決定留在她丈夫身邊的。她是明白地了解了一種女人所最可怕的牢獄——具有一種可以使女人的人性破滅的情熱牢獄——已經埋伏在她的面前，所以她纔決定了留在她丈夫身邊的。

具有禁慾的靈魂和強烈的精神的郁賽弗（依爾賽弗拉旁的小說勞働）很仔細地開拓她的道路，用她的雙手排開阻在前面的生活荊棘，而緩緩地前進。她的存在，表示出布爾喬亞社會婦人經濟獨立的推進，和自由職業發展的徑路。敏感而精細的克理斯它羅蘭，也以沒有自信的步調，輕輕地向著新路前進。（海特烏依許獨姆的小說克理斯它羅蘭）這個女主人公的描寫，就是張開了眼睛好奇地觀察世界，探尋新的女人權利而漸漸地意識了自己的一個女人的圖像。她的格言，就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兩個人僅僅在戀愛的時候，方纔能夠一致。」

靈魂的悲劇！在心裏充滿了連自己都不能理解的煩惱，而依然勇敢地望著「新的權利」進行的，這是裘休凱維支的女主人公埃列娜。（裘氏小說從輪裏走出來的人們）她決不是獨身婦人，也不是具有真意義的新的女子。在她的心裏，複雜地結合著兩種新舊不同的特徵。「永遠地女性的」特徵，在她的心裏明瞭而且深強，但是在她的精神裏面，卻充滿了人的「自覺」和許多嚴肅的問題。她

具備著「獻身的」戀愛和女性的矛盾，也包容著許多奴隸的虛僞，但是她的叛逆而無限探究的精神，使她列入新的女人的部類。裴休凱維支用柔和的筆致描寫她的存在，以非常好意的口吻形容她的性格，——好像一句說話也足以使這位多愁多感的悲劇女主人公傷痛一般地。

在這許多新女性的群集裏面，我們可以選出一個萊娜蒂馥克思（耶可勃伐賽爾曼小說萊娜蒂馥克思）——我們可以選出一個在罪惡和汚穢裏面生活，而依然保持她身心潔白的「叛逆的靈魂」在她的臉上流露著崇高的靜穆，在她的處女的手裏卻懷抱著一個未來的「新人。」——和她相並著，格萊德亞列娜的女主人公（格萊德小說敢做此事的女人）勇敢地打破了公法的形式，誇示地在處女的手裏懷抱著因自由結合而產生的嬰孩。女科學者瑪利亞（維幾尼青考小說生活的天秤上面）很忽忙地到研究室去，——在她的笑容裏面，我們可以看得出光輝的生活調和。——昂然地擡著頭，賽希娜米拉達（愛利賽愛爾薩來姆作品神聖的蠢動），奉著她「神聖的使命」在逆她的眼覺都被擴奪了去的生活的濁流裏面前進。

戴着「蕩婦」的假面，社會革命黨員安娜賽娜諾維娜（O.庫諾的小說戰鬪）意識地使自身在情熱裏面奮鬪。——毫不顧慮世間的偏見，自由地解放了的英吉利女學生法妮（蔗伯納作品早期出世）像在大空裏面飛翔一般地輕快地前進，而且那些荊棘的繁枝，一點都不能刺傷她的衣服。——同樣，佇育生的許多女主人公，育納思李（將軍之女）的耶考勃生列法拉，都在新開的途上受

難。一方充滿了內心的不安，一方又常常很膽小地留戀著過去的吉妮（挪威女流作家翁賽脫的小說吉妮），也在新的路上行走。她正像那格羅特斯加耶的塔尼亞一樣地，恐怕肚子裏的孩子產生出來，要使她已經感到苦悶的結合更加強固，所以大膽地拋棄了她的男子。本來，她從此可以更自由更大膽的進行，但是過去的聲音，從新又喚起了她已經忘記了的感情概念，——吉妮在前進的中途回頭，——於是使她自己陷於破滅。

但是，在她的旁邊，覺悟了的『叛逆的』女性，還是不斷地繼續前進。

具有對於克理司篤夫的友愛，具有對於其他男性的熱情，具有對於藝術的執著，具有鐵一般的意志和絲一般的柔情的弗朗索華胡東（羅曼羅蘭的強痕克理司篤夫）的婉和而嫵媚的雪爾惠脫，——以後和她同一方向而具有均整的精神的賽西爾（仝上）都是毫不顧慮到『新的真理』已經在她們的手邊形成，而勇敢潑剌地前進。——婦人參政運動者裘利痕法朗思（G.亞諾東的小說裘利痕法朗思及其時代）；從俄國逃走而想要完全地獲得美國市民權的猶太人姑娘瑪利亞丁（讀懷之國），麗加爾迷爾市（例如 Vita Somrium Breve 中的露茜），加勃利爾萊依娜薩拉格朗特，耐姆華德克朗痕第埃夫司加耶們的一切女主人公；以及沙龍文學在瑪賽爾勃萊服的前兆的男爵夫人。（註）

（註）上面所舉的作家，大中都是女人。她們的作品，有許多沒有特殊的藝術價值，而且這些作品的自身，也不是怎樣才能的

際作。但是我們在此將她列舉出來，是因爲和許多男子的有藝術價值的作品比較起來，反而是這些作品有更多的貢獻。婦人所做的小說，大中部是有興味的自傳作品。愈將完全的生活姿態，赤裸裸地，非藝術地描寫出來，愈將無女性的心理，苦悶，憧憬，混亂，完全而率直地告白出來，我們可以得到愈多的研究材料。自來女性作家停止了對男性作家的盲目的模仿，而勇敢地開始暴露女性的心理狀態以來，（這種女子的心理，是從來一切具有銳敏感覺的藝術家們所不能窺測的）——就是自從她的開始用自己的說話來描寫自己的心理以來，即使外觀上缺乏些藝術的美點，但是內容上卻增加了許多特殊的意義價值。就是我們得到了這些女性作家的幫助，纔能容易地知道了正在創造過程中的新女性型式。

這種新女性的人數太多，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在這一篇倉卒的論文裏面說盡。但是，這種新的女人已經多數地存在，已經不斷地在世上發生，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在現實生活上，表現出現在的生活，不斷地在創造和形成這種新女子的型式。

這種新的女性，因爲具有新奇的特徵，所以有時候附帶著許多使我們嫌惡的奇矯行爲。我們仔細地看著她們，從他們身上要尋覓在我們祖母和母親身上看慣了的親密的面影，但是，直立在我們面前的她們，都是些訣別了過去而迎合了新的感情和經驗的女性。我們覺得疑惑，我們覺得絕望。可憐的柔順，女性的優婉，已經到哪裏去了？適應結婚生活，將自身獻給毫不足取的男子，而自己在生活上退讓的那種「女性的能動」，究竟到哪裏去了？

立在我們前面的，是人格的女子！是獨自有內在的世界而自體有價值的人！是主張自己的個性！

也是粉碎了一切束縛她們的鐐銬的女性！

三

那麽，這種特質，這種新的感情，究竟是什麽呢？我們用以將一個女子編入「獨身婦人」階級的女性精神特徵，究竟是什麽呢？

感情的優越，在過去的女性中是最典型的一種特性。這種感情的優越是女人的美德，同時也就是女子的缺點。使婦人們爲着生存而參加積極鬪爭的現在經濟對立的銳化，命令她們克服自己的感情。她們在現今的社會，不僅要理解複雜的社會障礙，而且要用意志的力量，來強固她們沒有抵抗而易於妥協和懷柔的心意。唯有這種強固了的精神，纔能公然地保持她們方纔因戰鬪而奪得的生活權利；唯有這種強固的意志，婦人們纔能完成她們比男性更重大的自己訓練。

陰暗的思考，和笨重的憂慮，深深地罩住了郁賽弗（依爾賽弗拉旁的小說勞働）的心境。她脆弱的肩膀，似乎不能擔負這種生活的重擔；她很想像其他的女性一樣地，在他人面前大聲的痛哭，大聲的申訴，她也想像其他女性一樣地，將自己深深地沈在悲哀裏面。但是，她的工作，——用時間來計算的她的病院的工作，不給她這種餘裕。病院裏的事情，不能像自己的家事和孩子們的衣服修補一樣地隨作隨息，所以她祇要一聽到病院的鐘聲，便非抑制著自己的感情和埋藏自己的生活而走進

病院不可！

馬的台眼親親地看著她情熱的結晶的兒子死去，但是，因爲生活窮困，所以她依舊非運用她熱練了的手指去工作不可。

現在的社會關係，使一切從事於家庭以外的職業及職業的女人，用非常強烈的意志，來統制自身的行動和克服自己的感情。這種事情，在過去婦人中是除出僅少的特列之外是不能遇見的。

嫉妬，猜疑，尤其是莫名其妙的「女性復仇心」都是過去婦人的典型特質。嫉妬，這是一切女性精神悲劇的根本。當然，在男性的精神悲劇裏面，也有嫉妬出現，但是，莎比士亞的奧賽洛，他是決不選用一個有自制和教養的英吉利人的，也決不選用一個聰明而洗練的威尼斯人的奧賽洛，是一個被熱情支配了的摩亞人！

這種極度的感情支配，使她們用極端醜惡的形式，來表示出她們對於情敵的憎惡，更使她們用極端低劣和奴隸的行動，來表示出她們的特徵。譬如過去的女主人公們，對於她們的情敵，即使不用硫酸來澆潑，也一定要用毒計一般的惡罵來侮辱對方的。

新的婦人們，即使在戀愛的時候，也沒有獨占的野心。因爲她們要求尊重自身的感情，所以她們也知道尊重他人的自由。在許多現代小說中所描寫的女主人公對於情敵的態度，在這種意味上是一種重大的特徵。她們不用硫酸，不用惡罵，她們對於情仇表示出一種好意的慎重態度。海司的女主

人公瑪耶（小說聲）對於她戀人的前妻，並不互相憎惡，而表示出許多共通的說話。在她們兩人之間，似乎比她們對於心臟之主的丈夫，更加親密。當瑪耶看見她丈夫對於她情敵加以精神的侮辱的時候，不覺代她流了眼淚。——當她看見她們所共有的「他」對於她的情仇毫不表示溫存的態度，連慣例的接吻都不給一個而將她當作法律所賦與的財產的時候——瑪耶感到了「婦人」的憤激，在她已經能夠超越狹義的個人主義，在她的心裏，表現出過去的戀愛裏所尋覓不出的「集團性」和「同胞性」的感情。

同樣，瑪耶對於她第二個丈夫的不必要而無意義的不貞的態度，也值得注意。她在現場目擊了他的不貞行動，但是她既不卒倒，也不喧嘩！她立刻離開他的現場，而走到了他前妻所生的孩子的房裏。天真爛漫地睡著的孩子睡容，可以使她的苦痛消散，於是她回到了她寂寞的故居。這地方比冰更冷，於是她便生起爐火，在火邊展開了有趣的說部。如此，她用她自身的力量，儘可能地離開危險而恢復了她心境的平衡。

格來特的小說生活之霧中的伊麗娜，不僅和她以前的友人維克多和解，而且對於她的情敵取了慎重的態度。反之，一方維克多知道了伊麗娜的過去的時候，卻現出一種被侮辱了的「情人」一般的口氣，他說「那麼我究竟是第幾個呢？我很想知道呀，……你究竟和過多少男子……。」維克多是一個進步的男人，是一個聰明的作家，但是他的「獸性」卻遠勝過一個不足取的伊麗娜。不必說，

伊麗娜是一個毫不足取的女人，但是她也能夠向著生活眞理的方向進展，卻是一椿極有興味的事情。

新的婦人，已經逐漸地在征服根深蒂固的嫉妬的「女性」。

現代婦人的第二種典型的特色，是對於男子的非常高度的要求，——這是愛倫凱也屢次在她著作中指摘過的。過去的婦人，由她們的支配者賦與了「自己沒卻」和「自己受難」的教育，所以她們甘受著男子們對於她們的弱點和苦難的嘲弄，而毫不引起對於自己，想像和經驗的注意。假使我們在此指摘出從來一切男子，即使在「最親密的瞬間」也不曾信任過他們的女性，那是恐怕現在的男子們，也會覺得驚異。男子們對於女性「自我」的無限的放恣，也是從來一切家庭悲劇的重大原因。

熟練了的 Don Juan 們，不僅知道佔領婦人肉體的方法，而且能夠用一幕「了解」的喜劇，來佔領婦人的精神。——就是他們對於因男性的放恣而蹂躪無餘的女性「自我，」能夠裝出一種非常溫存和尊重的樣子，來博取婦人的歡心。但是，Don Juan 偶爾過從，來而即去，剩下的呢，依然是自己的本夫。

如此，經過了幾世紀之後，所謂「人妻，」都能夠適應這種生活，制限自己要求，將自己的幸福觀念，轉換到裝飾品和其他「外在」的事物上去。

『他』用戒指和耳環賄她，『他』用花環和果點媚她，如此表示出『他』是正在愛她。
卽使他像暴君一般的亂虐，卽使他要將種種要求和束縛加到女人身上。但是對於這種事情，卻已經變成了他的權利，變成了支配女人心靈的權利！——

現代的女人，卻有許多的要求，她們要求尊重她們的人格，要求尊重她們的精神。她們有自己的「自我，」她們不能忍受暴君的專橫。瑪耶的東洋的支配者不準她在演奏會唱曲，當他知道她破禁的時候，便要二禮拜之內不寫信給她作為「懲罰，」但是因此終於失卻了瑪耶的愛情。她或者可以說是在希望這種「懲罰，」因為這樣之後她的心靈反而可以覺得自由。

瑪耶的肉的主張，使我們想起了一個關於古代婦人的故事。當洛薩蒙特的丈夫（國王）殺卻了她的父親而強要她用她父親的頭蓋骨來盛酒的時候，她斷然地拒絕了他，她說：『你的意志，確是遂行了，但是，在我的心裏，你已經失去了你的妻子。（就是，我已經不是你的妻子！）』這句說話決不是空虛的恐嚇，她這時候在心裏已經斷然地殺卻了她從來所愛的丈夫。

過去婦人所決計不能容許的許多事情，現代婦人都能容許。（譬如丈夫對她不擔任物質上的供給，對她的外務不大關心，）有時候，甚至於可以容許丈夫的不貞，但是，不尊重她的『自我，』不承認她的『自由，』卻是一毫也不能容許的。

假使朋友對於她的精神方面毫無「藉耳」的誠心，那際在新婦人看來，他和她關係的價值已

經喪失了大半。

當克里斯它羅爾試問她的愛人對於婦人作何感想，而她的愛人故意地用許多陳腐的說話來敷衍她的質問的時候，她立刻覺到了一種感情的疏隔。裝出尊重她的「自我」而獲得了她的戀愛的男子，對於她的這種質問的重大都不能理解，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致於這樣愚蠢的。克里斯它對於他的這種態度，是不能容許的。就是其他的一切新的婦人，對於自己丈夫的這種態度，也一定不能容許的吧！——從前因為她的大膽活躍，因為她的精神獨立而愛上了她的丈夫，現在居然抹殺了她心裏的「聖光，」（她是用這種聖光去尋求新路的）而將她當作一個快樂的對象——從前曾經想要將她引進自己的精神的興味領域、而和她同作宣傳旅行的弗朗克（她的丈夫，）現在已經漸漸的和她分離，而將他獨有的知識的世界，完全壟斷，的確這是足以使她喫驚的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一同出去旅行，一般的事情，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了。而且，即使當克理斯它熱心於思想工作的時候，她的丈夫對於她也感不到一些「女性」以外的事物，她的體態更加洗練，更加豐化，那麼她的丈夫愈加想要強固地將她束縛。他輕視了她的精神能力，她蔑視了她的思想領域，他所企圖的，祇是要提高自身對於她的感情的慾望。於是，克理斯它棧複抱了「被偸盜了」一般的感想，和她的愛人分離、新的婦人們，對於她們自身裏面所存在的「女禍」，固然許可你們侮辱，但是對於自身的人格，那是連一根毫毛多不准你們侵犯的！

樊拉妮考台莫維娜對於她愛人要求精神的人格，也是同樣的例子。據樊拉的意見，即使是「非常優秀的婦人」「理性」也祇演著第二義的脚色。「在她看來，最重要的是道德的基礎，所以愈加切用愈加學問，則道德的基礎也愈加洗練。但是在男子方面，這種道德的根柢差不都毫無進展而陷於停止。假使眞的如此，那麽我們是何等的不幸！——假使眞的如此，那麽一切男子祇足以使我們悲傷，祇足以使我們不快！……」

婦人們要求男子愛著她們的精神，尊重她們的「自我，」這種要求，正是婦人們認識自身人格的必然的發展。「我咀咒著我的女性肉體！因爲有了這種肉體，差不都使我忘卻了自身一切其他有價値的存在，」這是商夏爾的小說安娜的手記全卷的呼聲！其他各國的女主人公們，都用著種種不同的形式，反覆著這種抗議，像高爾基的它卻娜一般無智的女人，也不滿意於充當一個享樂的器具，她大膽地抗議著，她說：

「他將我當作一種所有的東西；……但是，我能做他的東西的嗎？我不能像別人一樣的做家貓一般沒有心肝的女人，你算些什麽呢……？蠢……！」

婦人的人格愈銳敏地構成，那麽她愈明瞭地覺得她自身是一個堂堂的人。男子因爲幾世紀來養成了一種堅牢的心理，所以他們不能看到在覺悟了的女性中間生長出來的人格，而祇能銳敏地覺得因這種人格的生成而造成的侮辱。

因爲新的婦人對於男性提出了這種高度的要求，所以許多新小說裏的女主人公都爲著他人的歡樂，爲著他人的愛著，而急切地轉變到自身理想（即情熱與精神親愛的調和，戀愛與自由的一致，友愛與獨立的保持等等）的探求。

「我心裏所憧憬著的，祇有一樣，這就是從世界裏面，發見一個不希望我再和他分離的男子，也就是發見一個不願意他再使我逃走的男子！」這是瑪耶在不安和祈禱裏面發出來的呼聲。我們的這位「放浪者」的女主人公，因爲在她的心裏，懷抱著一種更偉大更完全的戀愛理想，所以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她的男友。現今的現實使一切尋求調和而完全的戀愛的天真底女性失望，所以她們終勇敢地切斷了戀愛的羈絆，而向前去尋求理想。——但是，在這種地方，她們還忘記了一件事情，就是她們現在所期望著的戀愛，是要在很遠的將來，具有新的精神構造的人類出現之後，方纔能夠完成。（就是要等能夠理解「在戀愛的時候，同僚精神和人格自由也佔有最高地位的思想」的人類出現之後，她們的理想方纔能夠完成。）

舊式的婦人，全不知道尊重人格獨立的必要。沒有人格的獨立，她們有什麼事情能夠做呢？屬於這種舊式的婦人或者戀人，一旦假使被男子拋棄，她們的悲慘和無聊，恐怕是沒有再厲害的了。被丈夫拋棄或者丈夫死亡之後，她們不但喪失了物質的維持，而且破壞了道德的支配。她們不慣於維持自己生活，所以她們都恐怕獨身。因此祇要一有機會，她們便毫無必要地實行了不快的再婚。

現代的新的婦人，不僅不怕獨立，而且因爲她們的關心漸次的超過了狹小的家庭，家族，和戀愛，所以她們更加明瞭地知道了獨立的可貴。在契拉妮若台莫維娜看來，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對於男性的經濟的依附。她和她的女友們說：「假使我要依靠男子，假使我要丈夫撫養，那時候我纔是真正的不幸！」正像解放了的犯人提起了監牢便有些害怕一樣，契拉想起了要支配和所有她的靈魂的「丈夫，」她便覺有些膽小。「對於這種奴隸狀態，我是再也不想再走進去了……！因爲我是已經夠經驗了……」

「那麼，你曾經結過婚嗎？」

「不，婚是不曾結過，但是，我的情熱和 Romance，是早已有過的了，」

在現代的婦人看來，即使沒有外形的結合，她們也覺得結婚的束縛。到現在還依然在我們心靈裏面生存著的古舊思想，對於我們的生活，要想加一種比外形束縛更加有力的道德的桎梏。——

因爲如此，所以新的女主人公們，都要頑強地排除一切，使那些外在的理由不能再使她和她的心靈支配著結合，對於男性的物質的依附，以及沒有男性撫養時候的生活不安，使過去的婦人走進了無論如何也不能脫離男子的絕路。

但是，在非用自己的肩膀來擔負生活資料不可的新的婦人，對於這些固定的結合形式，卻早已保持了否定或無視的態度，當羅耐的女朋友們問她「你對於這個男子是什麼關係？是市民的結婚

關係嗎？還是暫時的戀愛關係嗎？」的時候，她祇是輕輕地聳了一聳肩膀而已。（放浪者）

「我們的關係嗎？——很簡單呀！——我們是在互相的用功呢，」她這樣的說「你說我們將來打算怎樣嗎？唉唷，說起將來，我是最討厭呢。」

馬的台雖則和陸珍加生了一個孩子，但是她決不願意和他同居；同樣，她對於書記陶米涅克的結合，也決不願意形式的地舉行。所以，即使埃爾耐史不將她拋棄，我想馬的台不論甚樣對他強烈的思慕，她也不過是滿足於她們的自由結合，而不致於積極的企圖將他形式地佔有的。理性不勸告她（堂堂的一個女人的她）和他結婚，同時也不鼓勵他（堂堂的一個男子的他）和她結合。

高爾基的乜卻娜，也同樣地不願意將自己的運命和男子結合而承受束縛。她要在廣大的世間，找尋和她的理想合致的男子，但是，即使對於她自己所擇定的愛人，她也不願將支配的權利交給他的。「一點鐘或許可以，一生涯是辦不到的……。」

凡是為著職業，為著工作，為著理想而活動的婦人，都需要人格的獨立和自由。Vita Somnium Breve 裏面的露查，並不干涉她愛人米加爾的自由。她情願他和他的本妻住在一起，而將自己和他（她的友人，也是她的愛人）的短時間愉快的會晤作為最大的安慰。但是，在她的心裏，她不是不將戀愛作為生活的最上內容，而將藝術和繪畫作為「悲痛的自慰」的嗎？「我是孤獨的人」露查這樣想，「但是，我有我的繪畫，我有我的思想；我有我的創作，所以我並不是孤獨的呀！」

從來婦人的生活內容，都以戀愛經驗爲主。所謂戀愛在生活飽滿的人們，也不過是美觀的珠玉，但是，反轉來說，喪失了戀愛的婦人存在，幾眞是被當作沒有色彩沒有內容的悲慘事象。不論甚樣的外的快樂，不論甚樣的名譽，——甚至於連母性的歡喜，（註）也不足以補償戀愛幸福的缺少的。

心情空虛的時候，生活也覺得空虛，因爲這一點，過去的婦人與男子有了非常的差異。在男子方面不來，心情生活之外還有事業的生活；所以，即使在女主人公狂熱地對「他」戀慕的時候，而他（就是丈夫）呢，依然在她所不能理解的世界裏面，和運命鬪爭。下面的那種事實，實在是許多心理悲劇的原故。就是當「她」狂熱地等待著的時候，她的丈夫很遲地從勞働或事務回來，回來了之後，又不能好好的和她親熱，而祇能從皮包裏拿出紙張來預備明天的講義，或者祇能飛一般的喫完了夜飯而去出席會議。因此，他的妻子對於這種行爲，發現了絕對的猜疑和絕對的厭惡。在她希望大家脫去了工作的衣服，忘卻了職業，政治及其他一切的不快，而丈夫呢，卻無論如何也沒有這種餘裕。——一切社會階層的婦人，對於這種丈夫的態度，（就是他們的關心超出她所能夠了解的範圍之外，）都

（註）她們將母性的幸福看做婦人的幸福的替代，這是頗得注意的事情。這就是說結婚不能得到幸福，她們應該放棄自由的戀愛；丈夫中途死去，她們還剩下了母性的歡喜。這補母性的煩悶和母性的歡喜就是她們最後的避難場所。母性是自己的目的，她們完全不曾想到。祇有上了年紀的婦人，方纔知道保存種族和維持家族的感情。於是，她們纔將這種母性的歡喜當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偶像，——而且，這是家庭的其他成分，暴君般地要求她們如此行動的。

覺得非常的苦痛、這種對於男性的無理解態度，是一切階級的婦人（不論是教授的妻子，官吏的夫人，乃至工人商人的內眷）完全同樣的。

「你又要去幹那種下流的會合了嗎？」這種充滿了怨恨的婦人們的罵聲，到現在還是不斷地在向著她們的丈夫投擲。不論他是工人，他是交易所的所員，還是一點也沒有兩樣的。

但是，到了現代，婦人們漸次地捲進了社會生活的渦潮，漸次地變成了國民經濟機構裏面的一個中軸；她們的眼界擴充，她們和世間隔離的家庭城壁逐漸崩壞，在不知不覺之中，她們漸漸地注意了許多從來所不能理解的事象。所以，到了現在，戀愛已經不是她們生活的唯一內容，而逐漸地變成了和男子同樣的第二義的事項。當然，即使是新的婦人，在她們的生涯裏面，也常常有被戀愛的熱情，遮住了她們的理性，因之使她們的意志消沈、使她們的見解黑暗的時候。當然，在這種瞬間，新的婦人或許也要和過去的女性同樣地經驗悲劇喜劇，但是，這種情熱和戀愛，終於不過是在她們生活裏容易過去的一瞬！新的婦女們的生活內容，是她們所奉仕的「神聖事物」是社會的理想，是科學職業，是藝術創造。在新的婦女看來，覺得這種工作，這種目的，是比諸情熱的歡娛，更加重要，比諸心情的欣喜更加尊貴。

因為這種原故，現代婦人們產生了一種從前女主人公們所沒有的對於工作的新的態度。在倍痕耐德的作品裏面所表現出來的女主人公，用過去婦人同樣的情熱，和她的愛人開始了幸福的最

初談話。但是，當她聽見了她的愛人要在明天一早走來看她的時候，她雖則陶醉在戀愛的幸福裏面，她還能很從容地遮住了他的提示。

「但是，在早餐之前，請你不要來罷。」

「在早餐之前是不行的嗎？」

這是什麼原故？——「他喫驚了，但是，在這五年之間，我已經做慣了我自己的主人，在這個時期，我確立了我的趣味，我養成了我的習慣，一方面，我也造成了我自己的生活秩序。在早餐之前，我是不會客的，況且，明天還有許多的事情。這個男子不會變成我的征服者的嗎？不會破壞我每天早晨的工作的嗎？在我的心裏，不知不覺的發生了一種關於自身自由和獨立的憂慮。」在正在戀愛的婦人，這種態度不是一個嶄新的特徵嗎？祇因爲早上已經養成了創作的習慣這一種簡單的理由，祇因爲愛人來訪要破壞她工作的時間這一種簡單的理由，她自動的拒絕了應該歡喜的戀愛會晤。在舊式的女子看來，貢獻給愛人的時間，不是這浪費多不可惜的嗎？那格羅特司加耶小說裏面的塔尼亞，即使在和斯宅克的蜜月期中，也因爲停止了工作而覺得難過。她用自責的眼光望著畫布上面還不曾完工的繪畫。

「今天雖則約定了會晤，但是，這是不行的。我應該知照他，使他今天不來。」她這樣的決心。——但是，斯宅克對於她的這種態度，卻生了氣而提出抗議。（在從前的小說裏，這種角色是女人演慣了的。）

「一日之內，不和你會面，這種事情是可能的嗎？」他用孩子們撒嬌的口調說著，「我是決計不來妨礙你的工作的，我祇是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你的旁邊。我對於你的藝術，覺得有點醋意了！」他繼續著說，「她是我最大的情敵！」在這個時候，塔尼亞表示了讓步，但是，當她想到了工作放置著不動，模特兒正在等她以及繪畫先生那裏不能出席的那些事情，她覺得了心碎一般的苦楚。假使戀愛非妨礙她的藝術不可，那麼戀愛的幸福裏面，是什麼的完全和和平都沒有的。

「今天做了工作！」她用自矜的筆致，在她的日記簿上寫著。「這是熱狂一般的工作，從清早起，覺得連一刻都不能將工作放手。」這種清算表的記事，使我們感覺到光明而潑剌的元氣，使我們感覺到解放了情熱的魔法而回復到本來的心境。揩著調色板的那種工作！塔尼亞從情熱的夢裏醒來，突然感覺到在斯宅克之外，——在狹小的情熱恍惚之外，還有色彩與歡喜，還有眞美與苦惱，還有具備著這些苦樂的廣大世界。於是，她忽然想起了遺忘已久的朋友（意物爾），好像覺得出了遠門的旅人一旦回到了自己的故里。——讀者諸君，你們在舊式的女子裏面，能夠找得出這種女性的嗎？能夠找得出這種像男子般的突然地拋棄了情熱與夢幻的環境，而復歸於自己的工作的女性的嗎？能夠說得出這樣容易地感覺到自己人格獨立的價值而重生的女性的嗎？

亞格耐司蓓德祿維娜（她們之中的一個人）和她的戀人米耶屈來夫同到意國去旅行。靜寂的良宵，泛舟於威尼斯海的輕波之上，盡夜，片舟，戀愛，——但是在這個時候，亞格耐司突然提出了出人

意外的質問她說：『這種生活，你能夠繼續下去的？……』

『啊啊，願永久地！』他這樣回答；但是她呢，卻感到了一種戰慄！充滿了脂香月色波聲的生活，展開在她的前面，——但是她覺得恐怖；這是何等空虛的生活！

『這樣看來，我生活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我不是和別的女人一點都沒有差別了嗎？』在她的心裏，這樣嚴重的自問，『我是年輕，我是美麗，那麼我難道可以無思慮地接受戀愛，是婦女全體一般的思想的嗎？不僅如此，我祇要一想將自己的一生永遠地獻給這樣的遊樂這一樁事情，就足以使我茫然自失！』

於是，亞格耐司回到比得堡之後，立刻和戀愛的暴威對抗，而開始了她文筆的生活。有一天晚上，在祇有兩人的地方，他們相會，於是亞格耐司非常高興地立了起來，『她的眼睛流露著光輝，她出於至心地將他擁抱，像小孩一般的嬌癡，像小貓一般的柔弱，』……當然，米耶歷來決受寵若驚！於是，亞格耐司將香唇接近了他耳邊，說出了一句出於意表的耳語：

『我的好寶寶！快快回家去吧！……我還有許多東西非寫不可呢，假使你在這裏，那是我的那些好容易蒐集攏來的思想都會逃走的。……』她眼睛裏的光輝，很明瞭地，不是因為有了他的到來，而是因為在她那美麗的頭腦裏面，有了那些思想！

過去婦人的最大苦惱，是戀人的不貞或者喪失，而現在婦人的恐怖，卻是為著愛人為著戀愛而

放棄了自己的「自我！」新的婦人不僅是對於外的桎梏抗爭，而且是對於「戀愛的牢獄」爭鬬她們恐怕戀愛的束縛，她們更恐怕因戀愛而起的畸形的心理影響。在過去時代，婦人們常常沉湎在戀愛裏面，而新的婦人卻對於戀愛覺得恐怖。——她們不斷的耽憂，恐怕潛伏在她們感情裏面的遺傳傾向復活，恐怕這種傾向使她們忘卻了自己的工作，放棄了自身的任務。

你假使已經被橫暴的運命蹂躪，
你假使已經被虛偽的甘言說服，
假使你獻禀有刺的薔薇，
那麽你去戀愛吧。——
你假使已經討厭無爲，
你假使已經討厭傲慢，
你假使還不知道熱情的苦痛，
那麽你去戀愛吧！——
你假使已經厭倦了長久的自由，

你假使已經不歡喜自由的飛舞，
你假使自己歡喜爲奴，
那麽你去戀愛吧！——

這不是爲著要求「戀愛的權利」而歌唱的戰歌，而是對於道德的和感情的束縛而發言的抗議。這也就是現代——內心的自由獨立還不能和戀愛的情熱調和的過渡時代——婦人對於戀愛的反叛！

假使過去的婦人是爲著苟延悲慘的生命而走進了陰暗世界的女性，那麽新型的婦人就是解放了戀愛的桎梏而誇示地愉快地獲得了自由的人間。「思想奴隸的時代已經完了！」格來特的女主人公雖信著情熱的奔放已過，而發出了這種愉快的歡呼！「不論甚樣的苦惱，不論甚樣的興奮，不論甚樣的恐怖現在都已經不致於使她麻煩因爲在不知不覺之中，她所熱愛著的維克多已經在她的心中消亡。」於是，當伊麗娜「感謝了可以從他人豐饒的心情裏面汲取資源而使她已經萎縮了的心力復活的時候，她覺得了非常的欣喜！對於她自己心力的這種壓迫，不斷地使她意氣消失，所以現在這種力量的復活，是足以使她獲得歡欣。……」

從他人思想的俘虜裏面解放，從苦悶的情熱裏面解放，因此，從新獲得了自由，從新發見了自己！——這種事情，在一個有人格的女性看來，這是何等的欣喜，但是在過去的女性看來，這又是如何的

難以理解的啟發

當男性對於妻子不再擔任給養，而婦人們要想免去破產危險的時候，在她們心裏非實行重大的方向轉換不可。她們應該發展自己的理性，她們應該積蓄自己的精神資本。要她們的生活不全被戀愛佔盡，要她們的「人格」完全確立，於是我們對於婦人道德的評價，方纔能夠應用新型的規準。在過去數世紀之間，Heroine 的價值，不用人性，精神和心力來評價，而祇用資產階級的所有道德對於她們所要求的「女德」來作為規準。「性的純潔」或者說是「貞操」，這就是從來婦人道德的容貌！犯了性的德行，她們是絕對的不能容恕；所以從來的小說家們，也非常仔細地保護著他們所愛的女主人公，使她們不致於誤入破滅的岐路。對於他們所不歡喜的女人，他們許可她們「犯罪」，但是對於男主人公的這種行動，卻認為什麼道德的價值都不致於喪失的。

新時代的女主人公，大多數超越了這種因習的性慾道德，但是我們的讀者和著者，卻絲毫都不將這種女主人公當作『墮落了的女性』蘇德曼的女主人公，大膽的瑪克達，曾經犯過了許多的「罪過」，但是我們對於這個少女，還是感到好意。霍普德曼的馬的台，在夫婦關係之外，和許多男性發生了性的關係，但是，雖則她和多數自己選擇的男子生育了子女，而她的人性，還是充分的足以使我們感動。(註)就是維幾尼青考的遂拉，她雖則不得已而被金錢買去了愛情，但是她的行動，還是絕對的不曾喪失了人生的眞價。

多數的男子，不是也取了和她們同樣的行動嗎？他們取了這種行動，我們還不及依舊的對他們『尊敬』著嗎？

我們雖則不曾自覺，但是在我們心理裏面，已經構成了新道德的前進……在五十幾年之前，對於妻子或女兒的情事，絕對的當作一生涯不能洗刷的烙印，而現在呢，已變成了毫不需要辯明和解釋的現象。在喬治桑的當時，為著要主張婦人的正當權利（就是主張婦人可以拋棄了法律上的丈夫而自由地選擇愛人的權利）非引起激烈的論爭不可；但是到了現在，在偽善的英國，格朗特亞朗也非保護不曾結婚的母親不可！但是，自從婦人們離開了父親和丈夫的保護，用自己的能力來參加社會的爭鬥之後，從來的道德規準，已經變成了殘缺不全。

婦人們有用的一般人間特性，逐漸地積蓄起來，這種事實，指示出我們不僅應該將她們當作女性代表者而尊重，而且應該將她們當作人類代表者而尊敬。所以，古來將婦人祇當作受丈夫的扶養而生存的『女性』一般的評價，自然地都要歸於消滅。

在從前，生活告訴我們，這種新的尺度祇有對於『偉大的靈魂』纔能適用。換句話，就是祇有『自

（註）馬的台的事情，決不是以妨礙我們對於她的人格的尊敬，但是，我們對於她的姊妹輩的瑪爾它，——對於瑪爾它一般在情事之後接受金錢的工女，都感得個人嘔吐一般的厭惡，她們兩人的行為完全差異，馬的台是自我的自由，瑪爾它是金錢的買賣。

由的」女藝術家，閨秀詩人，著名女優，女著作家，纔可以違反一般所承認的性慾道德。

「但是，爲什麽祇有「偉大的靈魂」可以提出這種要求而其，他不是「偉大的靈魂」便沒有這種權利呢？」倍倍爾以充分正當的理由，如此責問。

「從古來已經如此而現在還是如此的許多人類當中，特別選出兩個——歌德和喬治桑；旣承認他們依著感情吩咐而實行的一切爲正當，而又將關於他們戀愛事件的書籍無數的發行，使一般的男女以敬畏的感激耽讀，那麽，我們又怎能將崇拜歌德和喬治桑的而嘲駡他人呢？」（註）

假使有些僞善家說莎拉蓓爾娜爾不道德而拒絕和她握手，假使有些慷慨家說瑪克遂不道德而要將她拖下舞臺，那是我們很容易地可以將這些蠢人笑倒，但是，假使「她」不是天才女優而是「不偉大的靈魂，」那時候我們的判斷便會搖動，對於這些自由而不結婚的婦人的評價，便會混亂。但是，假使我們在實際上眞的要用過去道德的尺度來評價那些婦人，那是我們恐怕非離開近代文學所造出的一切最優美而最人性的女人不可。崇拜白璧無瑕的 Madonna 的舊式婦人，（她們是從小就這麽教育著的） 在她們苦心地保持自身純潔的時代，她們總想要秘密地掩飾她們的感情，但是現代婦人的唯一特徵，卻是毫不祕匿這種肉體的衝動。這種特徵不僅表示出她們有獨立的人格，而且表示出女性代表者的自己主張。對於片面性道德的婦人的「叛逆，」是新型女主人公的最

（註）錄譯 A. Bobel 婦人與社會初版，頁七〇一——譯者

顯著的特徵。

這是非常當然的事情！在荷負著未來的婦人生活裏面，這種反對僞善見解的心理，比之男性的場合有更大的影響。感情的自由，選擇愛人的自由，就是選擇「自己」孩子的最良父親的自由：以及對於崇拜「二重道德」的爭鬪，——這就是新時代女主人公們，在沈默期中，採入自身生活的主張綱領。

過去婦人的典型的特徵，是對於肉體的輕視，和在夫婦間也張戴著的「清淨」假面。但是，新型的婦人卻毫不否認「女子的本性，」毫不拒絕現實所賦與的「地上」的歡喜！

新時代的女主人公，不結婚而做了母親，或者在中途離別了她的對手，她們的生活內容，因爲戀愛經驗而愈加豐富，但是，這些女主人公，正像他們的著者和讀者同樣地，絕不徒然地追億她們「過去的人等。」瑪的台奧爾伽和瑪耶一般的自由而率直的戀愛事件，比之高爾基的乞却娜的消極美德，比之屠格涅夫的理查的儒怯道德，大概有更完好更完全的倫理存在。——

所以，新婦人的特性，可以像下述一般的歸納起來。她們不是感情過剩，而是自己統制；不是非人格的從順，而是自由獨立的尊重；不將自身沈湎在毫無共通點的「戀人」裏面，而公然地主張自己的個性；不戴僞善退讓的假面，而強烈地主張家族的權利幸福；不將戀愛當作唯一的生活，而將戀愛當作第二義的生活目的。在我們面前，已經沒有丈夫的「投影，」已經沒有「女人般的女子，」——

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儼然的人格，是一個人的女性！

但是，這種獨身的新型婦人，究竟是甚樣的生活狀態，方纔能夠使她們產出？

獨身婦人——這是大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產物，獨身婦人，這決不是稀有的現象，這是和地獄般的機械噪音和報告工作的工場汽笛同樣地，是規則地反覆著的日常的大衆現象！

現在還在我們記憶裏面的，因不斷的大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誘發的生產條件的變化，在爲著生存而鬪爭的戰陣裏面，使婦人們也非適應於環境的現實不可。這種方纔造成的婦人性格，和我們人類現在正在經驗著的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有密切的關係。婦人們內在的容貌，因經濟條件的變化而轉移。因生產關係的變化而改革。祇因爲工銀雇傭的婦人勞働力不斷的增大，所以新型的婦人，纔能造成了一種顯明的性格。

在半世紀之前，婦人們參加職業生活，也被當作越出常軌而破壞自然秩序的事實。進步的人們，甚至於連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也苦心地考慮使婦人們復歸家庭的方策。但是到了現在，這種思想早已變爲陳腐而放棄了的見解，祇有凝醉在偏見和腐敗裏面的反動派們，還在反覆著這種見解。

在半世紀之前，諸文明國裏面，在全工人人口中間，最多也不過數萬乃至數十萬的女人。但是到了現今，勞働婦人的人數，已經很遠地超過了男性。不是數十萬而是超過數百萬的勞働婦人，在現在文明國裏面存在。數百萬的婦人和男子同樣地奔向勞働市場，數千人的女性投向商業買賣，數萬的

女人服務職業：數千的女人從事業藝，在歐美兩洲，據統計報告，有六千萬以上的婦人從事勞働。這是世界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女工進軍—在這種女工的大軍裏面，有五十%以上，是獨身婦人——是在生活鬪爭裏面獨力奮鬪的女性，也就是不能像從來婦女一般安坐而食的女性。

在幾世紀之間，將婦人們牢牢地束縛於家庭，束縛於丈夫，束縛於「扶養者」的生產條件，出於意外地切斷了她們的鎖鍊，而將毫無準備的她們領進了困難的經濟獨立的大道——換句話，就是將毫無準備的她們，推進了方纔開拓的資本主義的棘路。在無家，無食，無衣的威脅中間，她們因爲已經沒有了父親和丈夫的扶養，所以方纔發見了自力生活的方法。她們對於這種變化了的生活條件，非急速地企圖適應不可。於是，她們在這種生活的動搖中間，引起了清算從前前輩們所傳授的「道德的處世方法」的必要。她們覺悟了從前所背著的道德包袱，對於人生行路，毫無用處；她們覺悟了幾世紀以來教育著的婦德，（就是受動，獻身，溫順，幽雅等等）非特無益而且有害。苛酷的現實，對她們要求完全相反的性質，——就是現實所需要的，是能動，是抵抗，是果敢，是決斷，簡言之，就是從來祇當作男性的特徵和特權的一切性格。奪去了住慣的家庭，從溫暖的香巢裏面突然地投擲到生活鬪爭和階級鬪爭的路上的女性，對於較好的生活鬪爭，不能像她們的同僚男性一樣地，充分地具備一切生理的武器。當她們急速地適應新式生活條件的時候，她們往往毫無批判地援去「男性的權利」——而歸根呢，這種權利不過是在布爾喬亞階級纔能成立的「真理」——

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現實用種種的樣式想要從婦人裏面創造出一種非常地接近男性的性格。祇要女性和國民經濟及社會生活發生關係，這種同化當然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資本主義的世界，祇有對於脫卻了婦人的美德，而能夠體會到祇因生活而鬥爭的男性哲學的、婦女，纔能比較的寬容。對於「非適應者，」就是對於舊式女子，在工作的情形裏面，絕對的不容她們留一些插足的餘地。所以，在種種的社會階層婦人裏面，發現了一種「自然淘汰」的現象，就是說，祇有強健耐久和有訓練的性格，纔能走進「工作者」的行列，其他弱小無力和受動的分子，祇好逃進家庭的隱角。這種不幸的婦人，假使再喪失了家庭的保護，而將她們推進生活的激流，那麼她們毫無志氣地，便會委身於合法或非合法的賣淫生活，就是委身於理性的結婚，或者變成爲街頭的婦女。勞働的婦人——唯有這種婦人，纔是可以當作一切社會階層代表的進步的婦人軍隊。但是，這種軍隊的壓倒的多數，卻不是以獨立自誇的契拉老台莫維娜，而是用灰色的圍巾遮著臉部的幾百萬的瑪的台，而是因爲窮困而跑進了新開棘路的幾百萬的宅却娜！

假使有人相信以爲這種「獨身婦人」是屬於個人的英雄的能力的成果，那卻是偉大的錯誤。個人的意志——就是一個大膽的瑪克達，一個果敢的羅耐，是決不能創造出一種新的婦人性格的。婦人靈魂的改造，婦人精神構造的改造，是一定要在奴隸的桎梏之下，是一定要在對於激變生存條件的婦人適應性進展的社會下層，力纔能夠實現。她們——瑪的台宅却娜們——並不想要解決問

題，她們祇是想要追從過去；但是祇因爲她們的力量敵不過歷史之神的生產力量，所以祇好不知不覺的走進了新的道路。她們以滿懷的悲傷，滿懷的憤怒，乃至滿腹的憤慨，不斷地追憶著融樂的爐邊，憧憬著和平的家境。啊啊！假使這種道程能夠拋棄，假使過去的幸福能夠恢復，在她們心裏，以爲不知是何等幸福的事情！但是，她們的同伴不斷的增加，女工的洪水將她們冲到了更遠的他方。她們所能夠前進的道路，祇限定了武裝自己而和生存權奮鬪的一路，在磚石砌成的怪物支配之下，勞働婦人們確立了獨立的人格意識，增大了對於自身力量的信念。因此，不可避地，成素的地，在勞働婦人之間，遂行了一種新道德及精神資質（對於代表一定階級的她們所絕對不能缺少的資質）的集積過程。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種婦人內在容貌的變革經過，並不祇在一二個特例上面發生，而在無限的廣大羣衆上面推進。兩三個「個人」的意志，是無論如何也敵不過要想適應新的生活條件的幾百萬勞働婦人的集團的努力——在這種地方，資本主義也在廣大的基礎上面作用。就是資本主義將婦人們趕出了家庭，奪去了搖籃，使這些受動的家庭動物和嫵媚的男性奴隸，變成了爲自己及一般的權利利益而奮鬪的可敬的戰士。婦人的人格漸次鍛鍊，婦人的人格逐漸地成長——

但是，假使勞働婦人們相信自己孤立的人格無敵，卻是最大的災禍。資本主義的戰車，可以使她們全軍覆沒，她們假使要征服這種戰車，她們非求助於密集的叛逆者大羣不可。——婦人們自覺了她們的人格，自覺了她們的權利，同時，她們也發生和確立了同從階級間的感情團結在別的社會階

段的婦人這種感情極不容易發展這就是勞働階級獨身婦人和布爾喬亞獨身婦人的根本差異，也就是銳角地畫分這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階級的根本感覺，根本感情根本思想。但是，這兩種不同的女性雖則和過去婦人有共通的差異，雖則因爲同時參加勞働和社會活動而內在的容貌有了同一方向的變革，但是她們因爲所處的階級不同，所以她們的關聯逐漸的疏遠。勞働婦人間的階級對立，比之舊式婦人（她們是連階級鬪爭不可避性的風聞多不曾知道的）之間更加顯著。在超過了家庭的牆壁，經驗了自身的力量和積極地參加了階級鬪爭的勞働婦人看來，明瞭的階級意識，是生存鬪爭的一種武器——資本主義的現實，在高爾基的它御娜和那格羅特斯加耶的塔尼亞之間，畫了一條尖銳的粉線。就是，在意特羅澀奇上面，女工場主和女勞働者有了非常的差異，這種差異和從前的「東家太太」與「很好的鄰舍」的夥計妻子的差異，不能同日而語。資本主義的現實使勞働婦人們銳敏地感到了社會的對立。到了現在，在種種階段的新型婦人之間共同存在的特色，祇有下述的一點：就是她們都有獨身婦人的特徵，都和過去婦人根本的差別。——她們同樣地通過「叛逆」的時期，同樣地主張自己的人格；有的意識地「拿定了主義」而鬪爭，有的無意識地，集團的地，必然的地被推動着而戰爭。

但是，在勞働階級的婦人看來，她們爲主張權利的鬪爭，和主張人格的鬪爭，都與階級的利害一致，而其他社會階級的婦人，卻遇到了許多意外的障礙。她們的階級意識，和她們的精神改造相敵對。

在布爾喬亞的環境，婦人「叛逆」的性質有非常尖銳的輪廓，她們的精神悲劇，也比較的複雜多樣。在勞働階級，新婦人的心理成長，與她們的階級意識全不衝突，當然也不能有所衝突。所以，精神的獨立和自由的新型女性，對於勞働階級所造成的道德，完全適應。勞働階級在完成他們使命的鬬爭之中，絕不需要「男子的奴隸」，絕不需要具備「婦德」的家庭動物！他們所需要的，祇是反抗一切奴化的人格，祇是與男子有同樣資格的集團的，意識的，能動的階級戰士！——

屬於新型獨身婦人的女性心理，在她們同時代的女性姿態上反映出來。屬於勞働大軍的婦人，使她們因生活而造成的特色，漸次地變成其他婦人的特徵。即使勞働的婦人還是少數，即使在她們中間還有一個兩個舊式的女子，但是這種事情有些什麼關係呢？勞働婦人在生活上已經有了主潮，她們已經在創成現代的婦人心理，已經在構成鍛鍊了的新型性格。

因為道德和性的規範的嚴正批判，新的婦人們使尚未走入新路的婦人們發生了精神的搖動。使婦人們永久地陷於狹小世界觀的獨斷主義，已經失去了支配她們精神的力量。斷克微支的亞耐而加，已經在我們的眼前消去。

勞働婦人的影響很遠地超過了她們自身的範圍，她們用批判的力量，「荼毒」了當代婦人的理性，破壞了古代的偶像，對於幾百代以來婦人們奉為圭臬的「眞理」開始了挑戰！新型的獨身勞働婦人，因為解放了自己，所以結果也解放了同時代姊妹們的退讓，躊躇，受動的靈魂，新型的婦人已

經攻入了文學的領土，但是在作品裏還不能徹底地肅清一切具有舊式精神的女性，「一個人的女性」型式，還不能擯除「女子般的女性」和「男子的回聲」的女性，但是新型獨身女子在生活裏所招致的特性和心理的特色，漸次地在許多舊式女主人公的性格裏面流露出來。就是那些決計不能給我們新性格的「閨秀作家」，在不知不覺之中，也知道應用和過去文學的女主人公完全不同的性格感情來描寫現代小說的女主人公了！

現代的文學，漸次地表現出許多過渡時代的婦人姿態——就是表現出許多兼備新舊兩重性格的婦人姿態。而且，已經構成了的新型婦人性格，也在經過困難的變化過程。新興的性格，受著過去的傳統和感情的妨礙，長期間的因襲勢力很重的籠照在新興的自由婦人身上；隔世傳統的感覺，常常使新的經驗中斷；已經死滅了的古舊概念，還是用著尖銳的爪鋒，向著要自由突進的婦人進攻。舊的概念和新的概念，以永遠的敵意在婦人的心裏鬭爭。所以，現代的女主人公，非向著兩條的戰線鬭爭不可。——就是一方和外在的世界相鬭爭，他方還要和深深地潛伏她們心裏的祖母傳來的性向相鬭爭。——

「新的思想，已經在我們的心裏產生，」海特依許陶姆如此地喊著，「但是，舊的思想還不會在我們心裏死亡。在我們的內部，過去幾世紀的經驗，還是儼然的存在，——雖則我們已經有了新型女人的聰明智力。」

要適應新興經濟社會的生存條件，而改造婦人的靈魂，婦人們非完成強劇的自己克服不可。對於這種方向的道程，每一步都有過去女主人公們所不曾知道的鬭爭。這種婦人精神方面的衝突，漸次地使文學家諸君覺醒，而漸次地變成他們藝術靈感的源泉。婦人們漸次地脫離了男性的精神悲劇的對象地位，而形成了獨立悲劇的主體。

新月月刊一卷十號要目

中國移民之趨勢	吳景超
浪漫化不關	徐志摩
米格兒（小說）	胡適試譯
歐洲近代哲學概觀	彭基相
再別康橋	徐志摩
「他眼裏有你」	徐志摩
枉然	徐志摩
歎非君（四幕劇）	陳楚淮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三續）	潘光旦譯
美國未行考試制以前之吏治	羅隆基
英國文學A.B.C.	陳淑
評四本短篇小說	閔仲樂
林宗孟遺墨	志摩藏
一篇「自序」	實秋
冬天	實秋
翻譯	實秋
海外出版界	葉公超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發行

川口章吾著　黃涵秋翻譯

口琴吹奏法

民衆音樂的先驅

口琴在中國一般社會還被當作小孩的玩具，然在西洋及日本却早與披雅娜懷娥鈴等複雜的樂器同等看待。而口琴的小巧廉價，易學易熟，遠非其他樂器所能及。費銀二三元，便可購得最優的口琴；平時藏在懷中，業務餘暇，隨時可以吹奏。眞可算得最高尚的民衆音樂。川口氏爲日本口琴名家，口琴音樂的鼻祖，書中詳述吹奏方法，使人一讀即能熟習。黃先生亦擅長此術，於初學不易領會之處，更丁寧說明。附錄名曲多篇，尤便練習。愛好音樂者不可不讀。每冊實售大洋八角。

另備川口式口琴二種，甲種實價大洋二元四角，乙種實價大洋二元二角。

業餘娛樂的良友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婦女運動之國際的發展

Helen A. Archdale 作　哲生譯

最近十年中的歐美婦女運動，已轉變其方向與範圍。最初是目的在同等的選舉權，其性質祇是公民資格的一個原素；現在則目的在包含一切原素之同等公民權。最初是限於國家的，現在則擴而為國際的工作。不過運動的基礎，始終立於平等這個原則之上。從牠的各方表出上看去，牠始終有這個穩固的基礎。這基礎，便是婦女運動的基點原因，動機和鵠的。

歐洲各國中，無論其為君主國或共和國，凡是婦女還沒有獲得平等選舉權的地方，則婦女運動的外表，還是趨向於這個平等的公民權中之特殊原素。總之，凡是已獲得了平等選舉權的地方，則運動的方向趨於別個原素，歐洲各國各有不同的宗教，對於女權的概念，又各有不同。但婦女卻以同樣的目的組織起來。基督教有種種的教派，回教也有種種的差別，而婦女則一致掙扎着要與男子站同等的地位，受同等的待遇。她主張種種的權利，也主張種種的義務，也主張種種的公民的責任。美國有種種的民族與信條，而婦女所爭的仍是這同樣的要求。

一國的教育與政治標準較高時其中必有較多的程度較高的婦女，一國的教育政治標準較低時，則出人頭地的婦女自然較少。不過這少數的出人頭地的婦女，就其個人的教育能力而論，並不差於較進步的國家中的婦女。凡國家的法典根據於輸入的成文法的，則年時久遠的傳襲的改變，便屬不少。有幾國以世界戰爭和革命的因緣，行致了新法典，這些新法典，都有一個傾向：即要載明根本的平等原則。

美國有同樣的種種表出；有同樣的基本要求；有同樣的立法問題。加拿大有古代與現代的混合物，她迴翔於以婦人爲動產的舊觀念，與婦女應有平等權的新觀念之間。就美國全體講，她算已開放了這個平等權，但有幾州的立法，還保守着法蘭西，西班牙，不列顛的舊法，完全根據在以婦女爲動產的觀念之上。南美洲的諸共和國，其法律也多根據於法蘭西，西班牙的舊法。不過這些法律的後面還有更古的，更本土的所謂自由的婦女這個概念在生作用。而有幾個共和國，則簡直不見有兩性立法之存在。

也許就是這幾個發展迅捷的國家，起來領導，爲婦女爭得一個國際的平權條約。他們顯示對於婦女的要求有較深的了解，而且又有較多的活動。英國十年來爭持於平等選舉權之一問題，結果於幾個重要事件，仍不給與婦女以平等之權。法國以其可悲的愚頑性，拒絕了婦女的選舉權。而南美洲的哥倫比亞，卻以平等權案呈到了國會。阿真廷於一九二六年，竟許與成年獨身的婦女以絕對的平

等公民權，不過在結婚中的婦女，則因有爲母的責任，及結婚中的種種安排而受特殊的拘束。還有幾個南美的共和國，亦表示同樣的趨勢。他們對於舊法律，不似歐洲各國致其逾度的尊敬。

婦女運動的目的雖屬一致，而方法則各相異趨，婦女運動也有左右翼之分，這裏邊還有許多婦女，她們既非選舉權者，也非婦女主義者。所謂選舉權者，望文而義自生，不必再加解釋。而婦女主義之定義，則不得不借助於字書。耷韋勃司脫萬國字典云：

婦女主義：　這是某一流人所持的理論或儀式，他們以爲現今的法律習俗，以及社會的狀況，都要阻礙婦女之充分自由的發展。他們乃主張有所更變，這更變能將所加於婦女政治社會經濟行爲種種不當的限制排除掉。他們爲達到此種變更，乃亦有所宣傳。

那些既非選舉權者，又非婦女主義者的婦女，形成了所有組織的婦女之大多數。任何婦女的集團，皆被認爲整個的婦女運動之一部。所以談婦女主義，必須假定這一點。雖然就狹義言，牠是限於選舉權者和婦女主義者的。

在歐洲，特別是在英國本國，這些婦女的集團，其結合的目的，一般是職業性的。即工程師，律師，醫生，教師的集團。她們的目的，在將職業內男女的差別破除，這一點是屬於婦女主義的。職業的婦女集團，在歐洲要比在美國爲多。她們對於男女平等一原則之要求，一般是參加的。美國的婦女組織，大抵以地理爲單位，因之其目的乃較寬廣。亞美利加婦女俱樂部聯盟，即是地理集合的一例。南美及加拿

大也傾向於由地域而集合的俱樂部。

在這許多地理的集團中，看出種種不同的對運動方向的觀點。這觀點的異別，最近在國際事件上，乃趨於接近。有兩個國際的婦女集團，一曰「為平等選舉權及公民權之國際聯合」一曰「婦女的國際會」兩者在各國，皆沒有分會。這兩個國際團體，目前的問題，是在使他們兩邊的左右翼趨於一致。今年開始時，國際聯合因致力於和平問題，忽了女權平等問題，頗受人家攻擊。自外間人觀之，則聯合中之職員，頗注重於和平運動。而聯合中一般人員，則主張不放鬆聯合成立的原意志。英國全國的各婦女集團中，也有這種同樣的異趨。右翼被稱為社會改良家，而左翼專效力於平權運動，被稱為婦女主義者。在美國有一極同於此的對照：即一派有社會改良的大程序，他派祇問女權的平等。其實不論美國，和英國婦女運動中的左右翼，都要求還女權平等。不過一派以為婦女以婦女的身份對社會改良，有其特殊的義務，對於一切事件，婦女自有其特殊的觀點。婦女必須嚴行這個義務，發表這個觀點，不問是否被擯在公民資格以外。他們則以為第一須要求的公民的全權，然後來談履行義務。婦女與男子離開而自成一階級，這她們決不肯承認的。

全世界的組織的婦女，一致向這根本的問題——平權——趨動，必能生其效果。有許多認運動中所發生的幾件表徵，為運動勝利之趨近。世界上有幾個國家，因婦女的要求而給與選舉權。有幾個經過長期的鬪爭，纔得許給。婦女運動中的右翼（英法美加拿大等處的），以教育的方法掙扎了四

十年，而終無所成。而英國的左翼，卻成了光榮的勝利。美國也遇到同樣的情形。加拿大則左翼不甚得勢，右翼的教育方法正見流行。法國的左翼，今年始開始進攻，而法國國中的頑固之徒，必致失敗的。從這些結果上可以證明：主張從教育謀改良的，雖開了大道，但沒有政治的野心來把道路達於終端。左翼沒有這個忍耐性來等人家慢慢承允，她們卻有政治的敏感，來握住勝利。但勝利一得，左右翼便共同歡欣，因此也就起而共同作用了。

在國際的婦女運動上，有同樣的左右兩翼存在。最近兩年，左翼漸趨活動。近幾年國際的婦女會集，出席者多屬右翼，左翼的人數，非常之少。這些會集的議程，所含概的範圍頗廣，每年每年，範圍加廣一點。研究他們過去三十年中的活動，見出他們對於社會改良有極大的興趣，又漸漸的向這些改良之政治方面趨進。例如三十年前，她們關於衛生問題的決定，祇是慫恿女子研究問題，從事進行。現在則取向政治當局請求的形式，要政府去工作，去解決衛生問題。而在已得到之選舉權的婦女之中，政治的意識，發達得尤快。她們不再循那傳統的婦女的途徑，專跟在男子後面作清理的工作。婦女選舉權之給與這個事實，已詔示了女子：他們能於事實未成以前，加以阻止。所以在婦女的國際運動中，已發現左翼的分子。她們努力活動，而目的單一。

自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以來，婦女運動又行奮起。當大戰時候，男子投入戰壘，奮身為國的國家，女子也一樣的投身而入。那時，婦女運動，幾暫擱置。但過去的十年的改造期間，增進

了女子對於政治權力的熱心，於是婦女運動，又行崛起。婦女運動，也經過了許多升沈。有幾國已得了完全的公民權的平等，有幾國甚至於公民權的原素之一，——選舉權——也靳而不與。

國際聯盟大會中，會有這樣的規定：「凡與聯盟有關之職務地位，——卽秘書的、職務也包括在內——男女一律平等擔任。」

雖有這個規定，而聯盟中的男性的重要職員，卻忽視了這點。聯盟中的所有職務地位，都沒有女子的蹤迹。後來經由婦女團體的努力，專門顧問，和替代代表中，婦女乃得得任命的地位。而較高的地位，則仍是男子的。有幾個委員會中，祇不過有一個女子。惟於婦孺買賣委員會中，男女委員，乃各居半。

這一種兩性的隔別，其結果適與國家的立法上，新經驗的兩性隔別的結果相同。而此時一般人的思想趨向，亦以形成。這趨向分為兩歧，而任何一歧，都有害於女子。一歧：是屬於父母愛護主義的，以為女子與兒童同類，而不與成年的男子同類。這思想在立法中表示出來，而使兒童暴露於成人狀況之前，更限制女子於兒荒的能盡。第二歧：以為女子是男子的爭競者，凡婦女方面有所進展，必堅決地反對，深恐她們在工資上與男子爭競。於是主張男女隔別，不讓女子有機會。這一歧的思想，也在個似的立法中表示出來。這種立法，表面是蒙的保護的藉詞，所以也得到父母主義者的贊助。

自國際聯盟和牠的種種委員會工作上了軌道以後，就發生一般立法的潮流。這立法供國際的採擇，而特別適用於女子。工業界因守舊的工聯，恐怕女子來競爭雇用，於是迫得工業界來舞弄這些

法律。工業界對於婦女的限制，既經成功，於是試爲別種立法，來限制職業的婦女。還有婦女的公民地位和政治地位，也要重行審查，以爲國際的指導。

所以這是不用奇異的：婦女運動中的左翼，在國際上活動起來了。這左翼要繼續爲國際的女子平等權條約這件大事努力。此外則不息地監視各種國際的集會和委員會。她們以爲這監視有兩個動機：一是要使資格相合的婦女，參加此種集會和委員會的討論和實權；一是要使關於婦女事件的討論，能充分實現婦女的意見。

這左翼婦女活動的顯著；是在去年。去年正二月間，哈范那開第六次全美會議時，南美洲諸國的婦女，以及北美合衆國的婦女，即在該大會呈請通過平權條約的議案。雖然這個新鮮的請求，爲大會所拒絕，大會終於指定了一個限於美洲的國際婦女委員會。這委員會的工作說是：

「預備搜集調查呈報，於第七次全美大會，以便研究全個美洲婦女的政治平等問題。這委員會，由汎美聯盟就美洲各國中推出七個女子組成之。但此後，則由委員會本身決定，就美洲的每一個國家派一代表加入。」

緊跟着這汎美的左翼婦女的蹤迹的，有五月間在日內瓦開會的國際勞動組織的最小工資討論會中，英國代表女子亞巴脫加入這回的事。她不但代表英國，且代表了歐洲的其他數國。在討論會中，她發表意見，主張男女間最小工資的平等。

因爲一九二九年海牙地方將召集國際公法專家集會，編纂國際公法，所以國際的婦女主義要組織起來，發表一個意見，主張國籍不受結婚的影響。關於這點，世界法制專家，會已有所研究，她們祇消搜集起來，呈之專家大會。

在過去十年中，某幾國的女子，雖仍是在爭求平等的選舉權，但她們的活動，並非是一國一國隔離了做的。後起者，曾受有先進者的實例的啟示。有幾國，立即把平等選舉權這問題擴大而爲平等權運動。婦女已知道單單平等選舉權是不夠的。任何由性別而起的限止和差別，皆須廢除。無論內國的或國際的立法，更不得通過以性別爲根據的法律，這是世界各國婦女運動的中心。她們要擺脫立法上的性差別，她們要起來做公民，負責任；她們認性別是關於私人的事體，無關於公共生活。婦女主義者所認定的平等，還是一個憧憬，距實尚遠。不過十年來的活動，已把全世界婦女的目的和精神統一起來了。

費話 2

目次

隨便瞎說……陳光堯
冒險的戀愛觀…洪鈞
戀愛的傑作……洪鈞
費話中的費話…介子
「女作家專號」…不踪
短筆頭……長文

隨便瞎說

陳光堯

一 多才多藝

「多才多藝」一句話，在人類的「本能」上，自然是很好的批評。當中國古時，你若要做一個優秀的國民，首先便要去修甚麼「禮樂射御書數」等須必修的功課，後來時代像似文明了些，大家於是又以「琴棋書畫」等事爲批評「才子佳人」的重要條件了。下而至於通俗小說中，作者照例根據住要發揮自己的理想生活之原則；所以也無不要特別將該書中的主人翁寫得才多藝多，大富大貴了，像如十七歲中「文武狀元」咧，十八歲做「七省巡按」咧，這卽是他們描寫各小說中主人翁的最普通的方式，也是我們見不勝見的小說老套子。固然這種理想是虛幻的，或者是不能實現的；但惟其如此，纔更見得中國舊小說家的天才本領，也就不必多怪了。現在大家所認以爲「多才多藝」的標準，似乎倒

還沒有人規定出來；可是現代人之求『萬能』的欲望不特不能沒有，亦且是只會較古人進步的。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就以個人的意見暫擬出了一個有普通知識的人現在對於『才』『藝』所抱的希望條件如下：

甲　文類

思想，文章（中西），打字（中西），速記，書法，演說，音樂（中西），圖畫（中西），照相，雕刻（中西）。

乙　武類

運動（田徑），拳脚，刀劍，騎馬，乘自由車，開汽車，跑冰（二種），游泳，打靶，軍事學（海陸軍事常識）。

二　人生病感

所謂『宇宙間只有自己的行爲是最好的，但也只有自己的境遇是最壞的，』這種感想惟有在比較有知識的人中始多，

過好的非件之來，我們總疑是做夢：而過壞的事件之來，我們則盼它是做夢，於是夢的權威便只於人的非常憂樂中乃始顯著。

只有水中的流藥可以解釋『人生，』也只有口中舌頭的動作可以解釋人類的『行爲。』

『許多人雖然窮了，但可以造出少數的富人；所以窮了的人們，諸位態度最好放坦然些，切不要悲哀』——一個發了財的忠實改造家這末說。

叛徒誠然是世間最壞的人，就因爲他們膽敢將窩有勢力的罪孽黑幕，都不客氣的暴露出來。

撲燈蛾是很有趣味很可敬仰的一種動物，假如牠們之被燈火燒死都確是因爲要求『光

明」的話，

「一個尼姑悔出家，」這是最富藝術最美麗的情感；所謂的「道學家」們對於此事之反對，足見他們自己的悲慘。

偶遊某處廟會，遇見了一位穿西裝的先趨少年。很奇怪，當他將要屈膝給神悲叩其頭之先，他卻拿恐懼的眼光看我兩眼。待我一想，原來這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上的一個解釋。

三　金之價值

A是一個被金錢征服到底了的人，所以關於「拜金主義」的種種表示和行為，他都無一不有。但「相對論」到底很靈驗，在另一方面早就有B的「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舍本逐末，斯民爭奪。」一類人生觀上的論調在高唱著。若就我個人的環境與情感說，只要在「人格」的條件之下，倒是完全表同意於A的，不過處在現在這個「唯心」的，「精神文明」的（此係「國學家」的話，其實質確與否尚難說定）中國中，我們若採A的態度，而將「金錢」看得重一些，這是要被一般「銅臭」論者所詬罵的。但你假如沒有錢，而你卻要信仰他們這些學者的「節制」的學說，待到你「上當」喫了「虧」之後，他們則仍然在暗裏要笑你。你就憑著這個訓示使我們除了知道：「有了錢你再大倡「唯心」「節制」」等學說」之原理外，倒還想起了一個合於「聖道」的對付「金錢」的「中庸」方法。就是你不要把銀幣看得像磨盤那樣大，鈔票看得像國際條約那樣重；但也不要把銀幣看得和銅圓一樣小，鈔票看得和廢紙一樣微。最好你看銀幣還是同它本來的大小一樣大，（即其直徑約為一又二

分之一英寸）你若斜稟還是同它本來的輕重一樣重，這是可以避免一切資難的辦法。

四　洋狗的聰明

據人說洋狗是很聰明的動物，尤其是對於偵探上人力所不能辦的事洋狗則能辦之；所以洋狗的智力之優秀，非中國的狗所能企及，自很明顯。早先我本來也就知道這些聰明的洋狗們的生活——尤其是食料方面——是很美滿的；不過卻沒有十分的去注意這一件事。日前偶見友人某以多量好的人食的麵包喂他的一隻英國狗；於是我乃特別大悟，原來洋狗們的聰明，纔是由這好的食料所養成的，同時亦並想起了衞生學上「食物的效用」等等學說。但由此推而廣之，假使人去喫禽獸喫的東西，又使禽獸來享受的人飲食，如此在數十年之後，則有一部分人與禽獸的智力會逐漸轉移，這預想也是很有趣的事了。

五　國歌與民歌

國歌與國花是相對等的東西，據說國歌國花都可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此話到現在大概還是很準確的，不過有一個不要緊的小問題，就是所謂的「國歌，」倒底是就形式上說呢？還是就事實上說呢？若就形式上說，中國現在雖尚沒有正式的國歌；但已往形式上所認爲臨時國歌的便是「卿雲」歌。不過這形式是可以矯揉造作的，有時形式的自身尚不十分淸楚準確，更不用問其所代表者的眞僞了。（按「卿雲」歌民衆既不會唱，知識階級雖然是知道的，然而也不喜唱）要求其能免此項缺點的便只有民歌。可是民歌過多，仍須找出一首最通行普偏的來

作代表之代表方始可以。在以前的北方「蘇武牧羊歌」倒是民間很通行的；在南方極通行的雖有「打倒列強」歌，但事實上還大致只是兒歌，不是民歌。如果更要求那南北各省一致通行的中國大同的民歌，便只有「打牙牌」曲一首可以當之了。（其次如「梅花三弄」「妹妹我愛你」等曲雖也受人歡迎，而實際勢力卻並不宏大，因爲唱的人較少也。）所以「打牙牌」一曲，可以算是中國真正的國歌；中國的民族性可於「打牙牌」曲中見之，——雖然這種現象並不是惡劣墮落的。

冒險的戀愛觀

洪釗

「戀愛賤肉」一致論自從被介紹進中國來，戀愛這個名詞，就被一部分人尊嚴神祕地使用著；一部分人鄙夷地譏諷著。把戀愛尊嚴神祕地使用著的，是大部分對於兩性問題很有研究的新道學家。把戀愛鄙夷地譏諷著的，在先有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舊道學家，在後有夢想千萬年後世界大同的革命家，我對於把戀愛作這樣的看法的，都不贊同。舊道學家的見解在今日，已經到了所謂沒落的時代，所以可略而不論；關於革命家的見解，我已寫了一篇「混戰聲中」與一篇「性交自由與戀愛遊戲」來反駁了，所以在這裏也暫不多說；我所要說的，便祇是那種最有勢力的新道學家的尊嚴神祕的戀愛論。

戀愛至上(Love is Best)，戀愛神聖這些口號我都承認。但所謂至上，所謂神聖，是指戀愛與人生的關係而言，並不是說戀愛之本質是尊嚴的，神秘的，是難以達到的。

如果戀愛這東西是尊嚴的，神秘的，戀愛這境地是烏托邦，只能夢想，而大多的人都不容易達到，那末我也要高唱非戀愛的偉論了。

不過據我的私見，戀愛雖然靈肉的一致，但所謂靈者，也不過是指情投意合而已；靈並不如非愛戀者所設想爲玄學的東西。靈既不是神秘的，而人與人的結合，更無尊嚴可言，所以戀愛也決不是尊嚴的。

但是，戀愛既不是尊嚴神秘的，爲什麼一般人都把戀愛看成尊嚴神秘的樣子呢？我們在一個團體的宴會上，或在幾個友人的談話中，都聽見這樣的一種對話：

甲 A女士與B先生的戀愛事件你以爲怎樣？

乙 他們哪裏算得上戀愛？

甲 爲什麼算不上戀愛，

乙 他們認識的時期是這樣的短，那裏會產生戀愛呢？

這是以認識的久暫，而判別戀愛之眞僞的。

甲 某某與某某女士的戀愛你知道嗎？

乙 知道，但他們並不是眞的戀愛啊！

甲 爲什麼呢？

乙 他們第一次的相遇，是在某公園裏，那時某某看中了她，就拼命地去釘她的梢。他們就是這樣地認識來的，這算得是戀愛嗎？

這是以認識的方法之自然與否而判定戀愛之真僞的。

甲　鄰家的小丫頭和對門一個做木匠的，互相戀愛而逃走了。你可知道？

乙　恐怕不會是戀愛的，戀愛沒有這麼簡單。一個不識不知的毛小丫頭，和一個不識不知的小木匠，那裏懂得戀愛？

這是以知識的有無而判斷戀愛的真僞的。

此外的例當然很多，但是寫例只寫兩三條是做文章的成法，所以我也不必多寫了。

總而言之，在許多人看來，在現社會上，真戀愛少僞戀愛多，這是很明顯的一件事。

不過我卻並不用這樣的眼光來看戀愛的真僞。我覺得戀愛的初步是肉的，由肉的互愛而發生精神上的互愛時，便算達到了戀愛的境界。我這裏所謂的精神上的互愛，也並沒含有怎樣神祕的意味，不過在彼此之間能夠互相了解，有一種同患難同甘苦的心理而已。這種在戀人間的精神上的互愛戀愛，如果你叫牠做友情原也可以，不過牠是友情中最真摯的一種，這在普通的朋友關係中是找不出來的。試想一對如照以假的戀人在擁衾同睡當兒，心心相印，暢談著一切的瑣事，互訴著各自的秘密，不是在白天所想不到說不出的話，在枕上都可以毫無顧忌，毫無掩飾地說了出來。但是我們在朋友間的交談，多少總留着點不便說出來的話，這也並不是爲了友情的虛僞，實在是爲了沒有說這種話的一個適當的環境。所以我說戀愛是友情中最真摯的一種。

而如上所說，戀愛之所以高出於一般的友

情，並不是本著何等神祕的原因，只是因爲有使對手間容易相互了解的適當的環境而已；但是要有這個環境，非在同居之後不可。

所以從以上的戀愛觀看來，則在未同居以前的愛，何論如何只能說是相互的肉的追求，而沒有一點超於友情的精神上的愛好可言。所以男女同意地約定了同居或結婚這件事，何論牠是十分審愼，總只是一椿冒險。我卽根據此理，以評論社會上戀愛的眞僞，所以對於卽使是帶有弔膀子搭訕頭形式的戀愛事件，只要他們大家都覺得其結合後的生活是滿意的，我也將毫不遲疑地肯定他們的戀愛是眞的。

寫這一篇裝話，毫無別的用意，祇是近來深深地感到有許多青年都陷在不得戀的苦悶中，一半人果然是因爲太沒有求愛的勇氣；但確有許多人是受著新道學家的影響，以爲戀愛是極鄭重極自然的，只好待美滿的機會，慢慢地到來，帶了一點熱中的追求的形式，似乎不能算作坦蕩蕩君子之概。乃作此文，以告這些君子們。

十七，十二，十。

戀愛的條件

洪鈞

很有許多人以爲戀愛是無所爲而爲的，我愛一個人，就是愛這個人，不管這個人之是否愛我。卽使這個人是愛我了，那末一到他（或她）不愛我的時候，我還是要愛他。他們以爲這樣的愛纔是眞愛，纔是值得作爲模範的愛。

也有許多人以爲戀愛是超於一切的，戀愛

時不管面貌，不管學問，不管貧富（性情健康自然又作別論）所以在戀愛之神前，甚至沒有王子與丐女的分別。他們以為這樣的愛纔是眞愛，纔是値得作爲模範的愛。

在以前，我也確付作這個想頭，以爲戀愛應該如此。不過有時候下意識似乎在反詰我說，「你既然這樣主張，爲什麼你不去與一個小丐女講戀愛呢？」那時候我的回答是「只要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到來，我自然要毫不遲疑地去和她講戀愛的。」這個回答心裏雖知道有點勉強，但反正這個機會永遠沒有到來的一天，所以這個回答可以始終不負什麼責任地讓牠下去。

現在呢，我的思想受了經驗的教訓，已經有不少的變化——雖則這是向前進或開倒車，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現在覺得我愛一個人，至少這個人是肯被我愛的。譬如我愛錢，若錢在別人家的袋子裏，那末我雖愛牠，卻無以表出我的愛，除非我去搶劫。愛情亦然，我愛這個人，而這個人不來接受我的愛，這是多麽殺風景的事！除非我去強姦。然而搶劫與強姦，無論在道德上是說不過去，卽與法律亦相抵觸，所以我萬不能愛不愛我的人。若有人焉，眞能愛不愛他的人，愛人打他一下，則迎以笑臉，愛人罵他一聲！則忙賠不是，此人苟非超人，一定是個被虐狂或神經病患者。（因愛成恨，自然我也不贊成。）

我又覺得人總是受生理的支配，所以人總愛肉的美；人總是有求知慾，所以人總愛學問；人總是愛經濟的約束，所以人總喜歡多積幾個錢。戀愛是人間的人與人之關係，當然要受上面所

說的幾條人類的自然的慾求的限制。同樣兩個女子，一個是醜的，一個是美的，那末我們總愛美的那個女子。同樣兩個女子，一個是無知識的，一個是有學問的，那末我們總愛有學問的那個女子。同樣兩個女子，一個是窮的，一個是富的，那末我們總愛富的那個女子。總之，愛美，愛知識，愛錢，乃是人類普通的心理，從理論上說，從事實上看，無不如此。雖有憤世疾俗，反於這個心理的奇人異士，但這究竟不是常態，不能以律一般的庸人。

或者有人要反詰道「美的要愛一個更美的人，有學問的要愛一個更有學問的人，富的要愛一個更富的人，這事怎麼得了呢？」

我說，人總得「識相」一點，身邊只有兩隻八開，走進徽州菜館，就只好喫一碗三鮮麵，如果三鮮麵的滋味太不合口味，至多也只好叫一碗蛋炒飯來解解饞，若是你不「識相，」看見人家喫魚翅海參，便貓膽大炒了一盤清蝦仁，打了三斤紹興酒，那末會起賬來就不免有點「瞎矢臭」哩。戀愛也是這樣。你自己滿臉麻點，見了一個標緻女人，卻想喫喫這塊天鵝肉，這如何可能？一個鄉下「粗人」看中一個年輕女博士，其戀愛當然沒有實現的一天；而王子與丐女的戀愛，除開在童話中，我們也沒有聽見過。

所以儘管有人在那裏大吹大擂，高唱著「戀愛之世界只有愛沒有條件」，我卻躲在旁邊冷笑。心裏想，「朋友，請你親自去給我做一個證明。」

但以上所說，被一般人所否定的戀愛的三條件，（注意：條件並非對象）——肉體，學問，金錢——自然也有輕重和等差。這是隨各人的天

賦與境異而異；有錢的人，經濟方面已得滿足，所以可不重金錢；無學問的人連自己都無知無識，所以學問不列爲條件；貌醜的人自慚形穢，所以對於肉體的美，終不若漂亮少年這樣的要求。

「開倒車!」「開倒車!」我的耳朶裏彷彿聽見有人在這樣的喊!

這一喊，我與有點毛骨悚然；連忙放下筆，拱著手，說，「朋友，請你幫幫忙，別喊得給人家聽見，——有點難爲情，我不寫了。」

不過在未擱筆前，我還得討一個饒，補說一句話：

以上云云，是我根據了現代的社會背景而言，若社會能做到無貧富，無智愚，無美醜時，自然我的話真的變成費話了。

介子

費話中的費話

一 和尚的新職業——花匠

據說國民政府自從取締娼妓之後，南京的娼妓都改營女子理髮業，生意非常發達。這個消息是很可樂觀的。

最近禮制會公布了關於婚喪禮制的草案，其中最使我注意的一點，是在新的喪禮中將廢去和尚拜懺與紙錠元寶等無謂得緊繁文縟禮，像這樣大刀闊斧的革新精神，真使我十二萬分的佩服。不過，我看到這里，卻有一點杞憂；就是國民政府取締娼妓，娼妓倘可改營理髮業，若國民政府取締拜懺，那末叫這些誦念經混飯吃的和尚，將依何爲生呢？

再看下去，讀到了以花圈來代替紙錠元寶的規定，我頓然擊桌起舞，替那些光頭的大法師們額首稱慶道：「還好，還好，諸位的生機還沒有絕，和尚不做，可學花匠；要是這個草案實行，花圈的生意一定很好。照滬上市價，花圈每隻至少大洋二圓，本輕利重，一定比做窮和尚有希望。況且人一定要死，人死一定要有喪禮，行喪禮一定用得著花圈，而花圈是花匠的獨門生意，這豈不比做和尚之有道士尼姑搶生意來得好呢！

二 文藝界之花

花界中有花國總統，電影界中有電影皇后，學校中有學校皇后，國貨展覽會中據說要選舉國光，自然文藝界中該有一個文藝界之「花」或「皇后」之類了。

某雜誌要出女作家專號，在他們的廣告裏說，「女作家是文藝界最燦爛的鮮花，」這話實獲我心，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該專號出版的時候，須附上一張選舉票，以便產生出一個眞正的「文藝界之花，」那豈但是文藝界之幸，也是我們大中華國家之光呢，負責編輯該專號的先生，勉乎哉！

三 從黃陸事件所得的一感想

對於黃陸事件本身我不想說什麽。因爲從而終，是數千百年來中國女子的唯一的性道德。女子一旦失身於人，遂爲終身之玷。黃陸事件，便是基於這一個貞操觀念而來的。要是這一件事值得我們歌頌讚美，那末青年守寡，抱牌位做親等貞妻節婦，觸目皆是，我們將歌不勝歌，讚不勝讚了。所以我對黃陸事件的本身不想說什麽。

我因黃陸事件而所觸發的題外的感想，倒

有一點

我覺得看中國報不如逛遊戲場報紙的責任在採訪新聞，而採坊新聞自然是愈快愈好，愈眞愈好。可是現在的中國報，其消息之呆滯，失眞，至於極點。黃陸事件本來是不値得這樣的大宣傳的，既經宣傳，也該採訪一點新鮮的正確的新聞纔是。但中國新聞界則不然，因爲這事能迎合社會心理，所以要特別宣傳；因爲沒有材料，便不妨揑造事實。據以前報紙所載：「今春閏二月間黃與陸同在先施公司附設之大東旅社作三小時之同牀合夢，逾兩日又復至原處作二度春風，詎覺珠胎暗結，孽根隱種矣。」是則黃之懷孕，當在閏二月間；而在陰歷十月初旬的報紙上，卻已揑造出黃慧如於九月中產子的新聞。夫閏二月至九月，其間不過七月餘耳，難道一個新聞編輯連「十月懷胎」這樣一句成語都不知道麼所以我說看中國報不如逛遊戲場因爲以消息的快慢論，則報紙上的黃慧如產子是與遊戲場中的黃慧如產子，是同時出來的，以消息的眞僞論，則報紙上的黃慧如產子與遊戲場中的黃慧如產子，同是揑造。

四 「以後娶黃女士的便是 Hero」

寫好上文，湊巧見到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有價值的週刊」生活第四卷第五期，開頭第一篇小言論「以後誰要黃女士的便是 Heor」。看完後便再想說幾句話。但是，仔細一想，又有什麼話好說呢？所謂輿論也者，本來不過如此。可是因此卻使我想起了上海舞臺開演實事像眞新戲黃慧如與陸根榮所登的廣告。

「黃慧如與陸根榮之戀愛，初爲家庭局部

之事，上下守秘，無聞於世。迨黃慧如與陸根榮私奔蘇州，報章爭載其事。於是社會始稍稍注意焉。既而陸根榮被拘，判禁二年，黃慧如不服，起而上訴。忽引起社會特殊之注意。爾時，新舊兩派爲此而大起爭辯。新派認黃陸之愛，爲潮流所應有，係打破階級觀念之眞戀愛。舊派則斥黃陸之愛，爲不正當之苟且行爲，法律所不容，禮教所不許，稍知廉恥者必不爲之。二派紛爭，各執一辭，……」

這個廣告，不知出自何人手筆，我是非常佩服他能夠活龍活現地刻畫出現代中國輿論界對於一切戀愛事件的心理，所謂新派的輿論是這個樣子，所謂舊派的輿論又是這個樣子。幼稚的輿論界！

發洩變態性慾的女作家專號

不讓

在一個朋友的案頭，偶然看到一本眞美善月刊，翻過牠的目錄，一張該雜誌女作家號的徵文啓事突然躍入我的眼簾來。我約略的讀了幾行，幾疑心我正在讀著的這本是一册四馬路上野雞書坊出版的紅紅綠綠一流雜誌。那里會想到我們萬分欽佩的囂俄戲劇全集的譯者所主撰的雜誌，也學會了這套把戲，十足的侮辱起女性來了！

你看，牠的劈頭第一句說，「女作家是文藝界最燦爛的鮮花，是讀書界渴盼著的慰情天使，……」夠了，就這半句，不是已經是『什麼話！』了嗎？一個女子從事於文學——甚而至於一切

學術——的工作，是她以『人』的資格而從事的，並不是以『女』的資格。這正和他——女作家號的編者——一樣，他因爲是一個『人』，所以他編輯雜誌，並不因爲他是一個『男』子而纔做這種工作的，難道他不是人嗎？

一部或一篇好的文藝作品，牠的效力足以引起讀者心理上的共鳴，作品愈好，他的吸引力愈大，讀者愈讀得愛不忍釋。如果用一些花描的字眼來形容，牠是一朵燦爛的鮮花，是一位慰情的天使，我們不能否認這兩句話有什麽不妥。但是你得注意，所謂鮮花，所謂天使，是指這一部作品，並不是指寫這部作品的作家！更何分男作家和女作家！如果這部作品是好的，牠能慰情，那是這作品在慰你，並不是那位作家在慰你！無論是男子作的或女子作的，祇要是好，一樣是燦爛的鮮花，一樣是慰情的天使誰說女作家是最燦爛的鮮花，是渴盼著的慰情天使！惟有最好的作品纔值得稱『最』纔爲人家所渴盼！

總之，男女的性別，只是渠們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同而已，在文藝的圈裏是用不著區分的。一個男作家是作家，一個女作家也是一模一樣的一個作家！

如果在心理學的或生物學的或社會學的立場上講，固不妨特別提出女作家來研究。譬如我們要知道男女兩性想像力的強弱，表現能力的高低，……我們不妨把作家分做兩種；再譬如我們要知道在資本主義和宗法社會的鐵蹄下的婦女生活，青年女性的心理的煩悶……等等問題，我們也可特別徵求女作家的作品！

惟有從把女性爲最燦爛的鮮花，和渴盼著

的慰情天使的出發點來出女作家專號是女性的仇敵，和斗方名士捧坤伶逛窰子有什麼區別！就這一件事情上，我們戳穿了他們的假面具，證明他們完全沒有了解所謂文藝，和蔑視了女子的人格；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們色情狂的變態性慾的醜態！

我們對該雜誌的創辦人本來也表相當的同情，但自從一二個上海新聞記者式的文氓混了進去，他們便受了惡化，我雖則在這里向他們抗議，但也代他們非常地惋惜。最後我希望文藝界要有一個防禦戰來抵抗這惡勢力的侵襲！

長文

短筆頭

一

依賴丈夫爲活，新女子認爲等於賣淫。依賴父親遺產爲活，新女子却認爲當然。其實，依賴丈夫是自己賣淫，依賴父親是託母親賣淫的餘蔭。

二

某西洋人說「中國人的結婚類於西洋人的嫖妓；中國人的嫖妓，類於西洋人的求愛。」中國人近來也正在研究求愛的技術了；然而還沿用嫖妓的方式。

三

和男子交際的新女子，有的完全不肯用男子一文錢，接受男子的絲毫贈物；有的却隨便向男子借錢，或要求饋贈。一般男子，大抵喜歡和後一派的女子交際。

女性的悲劇

羅勃沙 著
陳宣昭 譯

羅勃沙女史（Gina Lombroso Ferrero）是意大利人，她兼有醫學及文學的兩個博士學位。她著有「女性的心理」「女性的生活」及近著「墮落婦人與常態婦人」等書，文筆的細膩，圓到，思想的豐富周密，體驗的深確廣博，可以說是近世的女性的著作中所希有。英法德日各國均有譯本，這裏所介紹的一節，是「女性的心理」的第一卷，將來我很想給牠完全譯出，這不但可以當作女性的座右銘，也是男性所應該仔細研讀的；還有應該聲明的，這是從鮑司可力女史的日譯本重譯而出。

譯者附誌。

一 女性問題的複雜

人生，正如展望著高山。

試看那連綿的山脈，峻峯蔽天，那是多麼的雄偉與莊嚴？

那巍峨的遠山，初見似乎是很容易親近而且踏徧山巔無艱險的能？可是真的走近去，就與預想

不同。深淵的溪谷展在眼下，斷崖殘壁裂碎於山側，奔流斷澗，溪河間阻，與當初模糊的預想毫不相類。實際的人生，何嘗不是含有無限的複雜性呢。

我們的人生，如同小孩弄玩具，認為是最容易的事，但是，見聞與年齡俱進，經驗與日月同增，人生的複雜，也漸漸地知道，而且也覺得人生是有溪谷在平原更有高山峻嶺了，同時，也認識最微小的一部分的變化，能夠影響於其他的一方面了。換句話說：我們要不為人生征服支配，必須發見自己是在無數的煩瑣中逡巡著，必須征服那一切的煩瑣，纔能發見真正的人生！

還有再比女性生活的在屈服的狀態之下的麼？尤其在歐洲大戰爭以前。我們不懂為人類的母親，造宇宙最重要的母性，無論由自然法的見地道德的或者常識的見地來說：為什麼要屈服未必勝似女性的男性之下呢？為什麼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要比男性輕呢？為什麼女性不能與男性享同等的權利呢？為什麼婦人在公私的事業上，對於聲譽榮譽權力，不能有最尊敬的滿足，最高級的責任與最光榮的地位呢？為什麼女性有像男子所慣常做過的誇張的行為，她的名譽信用，便要因之失墜呢？更為什麼女性比之男性終是緊曳著更嚴酷的道德律，比之男性要有更大的犧牲呢？

在這過去的較長的時間裏，我已確信男性的不正當的一切原因了。男子佔據著最高的位置，使女性應受的酬報，由男性主張，向男子要求；我初以為這樣的社會的不正當的處置是容易矯正的；但是因年齡與經驗的增進，檢驗著人類的心情與衝動了——這在處女時代是不知道的——攷察女

性的行爲與其自己及社會的發達的幾多結果，我認爲這種的不正當，是由於權力的人爲的掠奪，與社會的壓迫所致。而且我更注意到這種根本的原因了。無論女性的有否認識或者是已有所考慮，我覺到在這一個世界裏的女性應有的使命，是從婦女界本能的及性的區別方面而起的！而且更知道這種的所謂不正的情形，是調和社會的要件，正如各種的粗長的簫，是與鋼琴中的音樂的調諧上所必要的。

二　婦女的天性與他人中心主義

女性本來不必拒絕與男性的不相同等，試一讀小說與傳奇，或古代與近世的詩歌，所描寫著的女英雄反覆寫在男英雄的事實中，便可知道。尤其在聖書中的女性，例如利培加，那阿米，魯芝，邁枯大賴的瑪利亞，她是耶穌的母親，男性是都能想像的。又如拖羅意的海命，海枯勃或巴爾蔡克的右艾尼與威路泰司各脫的利培格，台依芝鰹的陶立德，所表現的性格，即使作男英雄看，無論誰決不會說是什麼滑稽與奇怪的。

兩性間除生理的及智的方面有顯然的區別以外，還有種不同之點，就是決定女性對於人生的態度的根本的事實，女性是他人中心主義者，女性的感情享樂以及慾望的中心點，不在她自己的個人，是以他人以及圍繞著她的一切當作自己的情緒的中心。所以她的感情常以所愛的與被其所愛

的男子小孩父母及友人爲中心。

女性的性情，最容易被周圍的人的歡悅與悲哀所移動，不顧慮到周圍的一切，甚至連自己的啼笑，工作與快樂，都不能引起了。女性的一顰一笑，是跟從他人的承諾，非難，愛情以及好惡而動的。雖然有的婦人因感情與理性爲利己的快樂而難以銜動的。但是大多數，她所想的愈其深切，她的情愛便鋼得愈切，凡是能夠爲她而勞苦扶養或協力的人，就是她的唯一的生命。爲他人而生存，爲他人而犧牲的女性，常銘感著有人給她的好意時，她不會記憶著曾爲別人做過點什麽，但是她總是非常的苦悶著想怎樣去報答那給她好意的人，換言之，就是女性是爲他人而生存的。所以她們的心中所燃燒的火燄，常在失其對方時而忽然消失。雖然有的婦人利己慾極強，祇想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的利害；但是她的熱情與感覺，非有一個對手方爲她所貫注，就會失其生活的樣式。由這樣說來，所以這種的婦人，也不能稱爲他人中心主義者的自己主義者罷？她們不專想自己，惟以他人爲唯一的目標；而且必須注意到周圍，纔能滿足她的心意，即使他人尊敬她愛著她或者注目她的，有善有惡。要之惟以他人爲自己慾望的中心，這是女性的一般的常態。

男性，使完全不同。沒有母性的可能性，與一切的生物一樣，男性是自己的中心主義者。就是男性的生活，以自己的快樂與活動，並以所住的世界爲中心。

男子的天性，無論爲生活爲享樂，是不理會他人的，他不關心周圍的各人的喜怒哀樂，不想去理

會他人，對於別人的感情興味，甚至別人對於他的有否興味，有無感情，也完全是漠不關心。他的先天，祇在盡力的躲懶，盡力的隱匿著熱烈的天真，他雖然沒有愛，沒有快樂，沒有煩惱，都能生活的。他不管他人的毀譽褒貶，他所歡喜的是感覺上的快樂，他所追尋的，是財產權力與抽象的理論的滿足，按其實，男性生活中的生命的火燄，祇爲他自己的燃燒而已！

試看，在同室之下，以同樣的乳哺與同樣的教育與訓練的男小孩或女小孩，女小孩時常在玩木偶，學做衣服，管理弟妹，或作各種的幫助與思量，男小孩祇喜愉玩劍擲球，以試練其個人的武力與勇氣。女孩子所練習的是學校的功課，病院的看護，愛惜年輕的弟妹；而男孩子則奔走跳躍，掠弄他所愛的同伴的髮髻，捧著其他的女孩子接吻，與其年長的互相角力，以做總司令上將軍相競爭，以命令其餘的同伴們爲殊榮。女兒則服從著師長及父母之命而勤學而工作；男孩子則非用獎懲褒貶不能使之耐苦與勤奮。

雖然有這樣的古話：一母生九子，連母十條心，但是男子的興味，終是側重在自己的快樂與活動，女子是要依賴別人，纔有她自己的地位。

年老者的性格，更比靑年人容易明顯地表現出無意識的舉動。男性在相當的時候，嘗希望過平和安定的生活，如在環境不良時，尤其容易發生放浪不羈的事實。在那時候，假使沒有家庭的，便更覺得有家庭的必要，這因爲在男性，自己是不能發生慰安與謙抑，非有賴於別人的慰藉不可的。

而女性則蹤在同樣的地位，不致於退到自己活動的圈內去，也不願意去過無關係的寂寞的生活，卻反能靜候著未來的時機，雖然實際上或者不如是，至少還存著希望，預備著精力。假如自己雖不爲他人做什麼事，但是一想到正義，便想爲他人去犧牲。圍繞在她身邊的兒孫們，如偶像似的背去忍痛耐苦作一切的犧牲，甚至爲他們盡了畢生的精力。像愛自己一樣的愛護他們，以極深切的注意力去養育他們，她信仰著這是她的唯一的責任。所以說女性的生涯，是不斷的追求著新的義務與新的勞心，這並非過言能。然而由他人中心主義而生的歡樂，是不確切不安定的，從而女性追念其過去的經驗，回憶其過去的苦悶時，惟有使悲哀，憂悶，悔恨，與嗟怨的越重而已！尤其在晚年期圖安息與生之享樂時，更不知使她增加多少的煩惱啊！

在婦人的生涯中最幸福的，是在埋頭於家庭及社會的服務，完全使用其肉體與精神的勢力，不絕地維持著眞實與自然的心境，在她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時，祇是全部的爲著他人而粟碌，雖然他們並不是爲她努力，而她終是那樣的信賴著。換句話說，她們爲小孩子的母親姊姆教育者或教師時，愛或是被愛的女性的程度那時候是最大，也就是最幸福的時期了！

不與人相往來，也沒有知心者互相愛戀，甚至連兄弟姊妹外甥內侄等也不相愛的老處女，雖然對於貧病者也不會起他愛的衝動，對於任何事不會有直感與活動，不是教師也不是母親，她的生活也沒有眞實的中心點，甚至連草木也無所爲憐惜與愛護的女性，那祇是畸形的頑固的人罷了。

沒有比女性在被動的地位時更其苦悶罷，也沒有比生活不能接觸著自然時更其難堪罷。要愛而無從言愛，有憎惡而無所消解，這是女性最苦悶的一椿！

在賽會時，少年男女不是在紙片上都寫著這樣的句子麼？女子大都是這樣：「她是最溫柔最可愛的，她已很熱烈地戀著了一位男子了，那位男子爲了她要陷在悲慘的境遇，所以不久也報之以愛，於是結婚了。」而在男子的方面「他經過了惡戰苦鬬，抱定目標，窮其畢生之力以求成功，結果贏得最後的真價，而且有大的財產與名譽了！」兩方是這樣的禱告著神祇，

如果你們各位，能夠把現在各人的狀態，不是現實的也不是已經表現的行爲，是用理想的加以注意：則一定可以認識女性必定有他人中心主義的傾向，而男子終是被自己中心主義所支配，男子所談的大都是世界情勢的變化，政治與其他運動的經過，以及平和與戰爭的各項問題，在揣測，在討論，可是女性所談的無非是些她所接近的男子小孩子與朋友們的瑣屑，或者是她的理想中所要犧牲的事情罷了。即使是最猛烈的女權論者，也不過是爲救婦人救小孩子或者救各方的貧病的人，呼籲奔走而已。簡單的說：婦人祇是發展他愛的使命；而男子則注重在能力，發展與自己的功績的進展。

三 女性他人中心主義的理由與原因

女性的他人中心主義，並不一定是高尚的道德標準，這是與男子的自己中心主義同樣的可以產生寬大，熱情，犧牲以及卑劣的舉動的；而且這不過是兩性間本能的根本的差異能了。

一切動物，也與人類一樣，雌的嘗以本身作犧牲，雄的則表現其利己的主義。

植物界也有同樣的傾向，雌花是把周圍的世界所開的爲她的嘴眼的花瓣，因爲種子的成長而犧牲。蝶兒嘗把其幼蟲安置在極穩妥的所在，並爲幼蟲的便利覓食計，務必在花根近處的土上去產卵，自己卻生存在極不適當的所在而死亡。

女性的他愛主義，爲種族保存上所必要，倘使女性沒有他愛的那種天性，則生物早已在世界消滅了，小孩子假使沒有母親把生命的全部或一部願意去犧牲，決不會成功其教育與創造，所以兩親的新生命的創造是非女性莫屬的。

因爲這樣，所以女性的他人中心主義，是一切本能中的基本，就是爲達到創造的目的的本能的表現。

我們全生涯的目的是什麼呢？我們男女由誕生以至老死，無意識地傾其全力作惡戰苦鬪，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無非是要使我們毀滅的形像，殘留於永遠的世界，圍繞著我們的無限的時空中。要攫住某個分子以爲自己的替身。

自然爲了要達到這種目的計，便產生愛與慾望的兩種的刺激物；爲我們自身永遠的延長生命

計，於是盡了我們無意識的血肉，爲子孫而服務，這是全賴有這種的愛；爲著我們自身的偉大的理想與道德，努力的創造與奮鬬，想把我們的形像在時間與空間中作永遠的長留，這完全出發於慾望。

我們嘗不屑冒萬苦冒犧牲而不辭，就是爲要達到這些目的。

爲了種族的保存，女性嘗不避一切的痛苦與死難，這正如男子爲了迷信着主義，賭其生命而不辭的情形是一樣。

苦痛——是警告危險的哨兵——但是無論怎樣的劇痛，祇要能夠達到我們的愛與慾望，時間與空間雖然失去，祇要我能夠得到永生的希望時反能轉苦痛爲歡悅。當船遭難時，母親爲要將愛兒登載在救生的船上，自己雖留在就要沉沒的那船上，她不但是不會怨恨，反而是很願意的死去。同樣，雕刻家，畫家，著述家等，爲要完成他所自信的藝術品計，無論怎樣的冒寒，受餓，被窮困所逼迫，終是不改其素志。

這兩種的動機，不能說是女性或男性的特質，講到慾望，是等量的能夠促進男女兩性的進步。但就全體而言，卻以婦人爲多，因爲愛是達到人生的目的的機會，自然比任何的力來得宏大。

女性對於小孩子的生產，是早有創造性的自覺的，她是確實地信仰她的靈魂與肉體的某部分，是可以存留於未來，這彷彿是她的永生的夢幻，這也是她的意識地與無意識地產生那愛的各種的本源了。女性的直覺，熱情與活動，是天賦的，她對於所愛的男子，獻呈她自己的心身，爲他而放棄其一

切；然而爲什麽別人不能盡其直接的理解與愛呢？這就是男性不能爲她的生活的中心！

、女性的他人中心主義的特質的原因，前已說過，但爲什麽創造生命保護生命必須將自己以外的感情與活動爲中心呢？這在時間與空間上，是要把綿延自己的小孩子，當作她自己以外的永生啊！

在男性就不然，他決不願把愛當作他個人的唯一的目標，他在實質上不能創造生命，他祇能利用腦髓，精神，與技術的創造，這就是自己中心主義的原因。也就是自己與自己的欲望爲他的生活的理由，這是可以說明無關心受動性及推理力的。而男子的所以祇戀戀於慾望權力與財產者，其理由也正在此。所以男子對於這些慾望權力與財力，嘗比他自己的生命還貴重！雖然有時以國家的權力，可以命令男子放棄其生命；但是無論怎樣有權力的政府，決不能使他們放棄其一切的野心，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事實。

照這樣說：依直覺熱情及活動的他人中心主義，是女性所具有的特性；無關心，受動性，理智的自己中心主義，是男子的特性。至於利己主義與他愛主義所起的美德與弱點，並不是限於兩性的任何一方，這都是不必細說的了。

我所要指摘的特異點，並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普遍的，當然所謂普遍的，一定是有例外，許多的男性，是秉賦著女性的美點與缺點，也有許多的女性，具備著男性的缺陷的性質，無論怎樣的男子，他的性格有相當程度的他愛主義，同時女子的性格也含著幾分的自己主義，這是自然的現象；同溝，他

愛主義利己主義的程度因各個人而異，所謂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

我所要盡力說明的一點：男性的被稱爲道德，思想，以及感情的如何，是看他怎樣站在爲男性的根本特性的自己中心主義之上。女性的道德思想，與感情的如何，也看她的基礎怎樣建築在他人中心主義的一點上。所以兩性的道德的判斷，可依他人中心主義與自己中心主義的程度的變化而定。

四　婦人的他人中心主義的悲劇

若是婦人對於世界的使命，生成必須以自己以外的存在爲其生活的中心，則在事實上婦人一定容易陷於悲劇的生涯；而且這也是解決婦人問題的最大的障礙。婦人的幸福既然要根據他人而定，那當然難以實現她的幸福的了。

女性的慾望中心，恆以他人的快樂爲快樂，全生命的愛主愛他人，卻不能不依據他人以爲生活。這樣，還能夠以自己的手來創造幸福麽？

男子以粗獷的勤勞與忍耐，獲得財產，名譽，及較高的地位，滿足感覺上的希望，同時，也能實現他們所追懷的藝術及政治的理想，這都是由男子自己之手，以獲得所熱望的對象；但女性就不然，她們以他人的感情比自己運命中的感情與行爲似乎有更多的關係，她們的幸福是依靠在她所接近的人的。例如長子或最小的孩子，祇要性質上或者美觀上多少與她相合，或者對於她有相當的理解的

男子時，她就以爲這是無上的幸福了！女性的生涯，常在運命的掌握之中，她的幸福都是偶然碰着的爲多。在全世界，偉大的與有意志最善的女性，周圍的人非感應她的特有的人格的魔力，不能接受她的活動，功積與美質的愛罷？愛不是買賣的，是由自然產生的，假使志趣不定，以愛爲玩物，則女性的生活中心，一輩子要陷在悲劇中了！

女性的他人中心主義，還有其他的悲劇：旣然以他人的感情生活爲中心，同時，有因自己的利害關係上有與他人發生差異時，女性時常將情緒去遷就利害，於是就發生種種的苦悶。

個人利害的構成，是包含著各個人的道德及物質的各方面，從健康的問題起乃至財富，名望與榮譽等都是這種在男子方面，是能夠獲得而滿足其本能的，所以他們的維持健康，是爲求感覺上的快樂，他們的要增進權力，是爲滿足財產榮譽以及名望的滿足；但是名譽與財產，是不能使婦人滿足的。她們用她的生命，去養育那圍繞著的一切孩子，盡其能夠愛護的能力，以求其所希望的幸福，這是她發生熱情的唯一的緣由；也正是她的喜樂與悲哀的根基。所以女性的愛他人與盡扶養的責任，是出於本能的要求，因此一切的行動，大都是她犧牲自己的利益的。

母親爲了子女，由早到通宵的勤勞，這樣的一生涯的勞心苦思，決不是爲她的個人的利益，子女們是不會給母親增進健康，增加資產名譽和聲望的；他們一至成人便離開父母的傀儡的家庭，這在習慣上是有幾分的安慰的，而在子一方面，則服從著男子並不得到相當的供給，也得捨棄一切的自

由財產以及地位，凡此種種，都不是爲女性自身的利益的要求。看護病人啊，救濟貧弱者啊，固然不是爲婦人自身的利益，乃至飼養花鳥禽獸以及其他的生物，也不是爲自己的利益。在她的生涯中最注意子女的，是使他們完成婚姻，雖然使她如何的孤寂，她祇有喜悅而沒有怨恨。從個人的利害的見地上說：恩伯生卞因時候的祈禱，是不合理的，「上帝啊！你已給我們小孩子了，捨了我們的一切罪惡罷！」爲了卞因之故，恩伯經過了不斷的犧牲，並沒有得到相當的快慰；但是恩伯的祈禱，是出於女性的眞的本能的感謝。她摸索著走那沒有預定的目標，惟有做母親纔是她正當的願望，所以這樣的滿足，祇有女性是一件的必要。

我們要區別福利與快樂，而且要保持兩者的均衡，這本來是最難的事。婦人生涯的所以有許多悲劇，是因爲個人的福利與本能上的慾望，不能測定相對的價值，是這樣的昭示著：歷史女性爲想增進她們人的利益，嫌忌她自然的任務，（便是母親的職責，家庭的主婦，愛與犧牲所遺的苦難）與進而入於政治社會文藝以及科學的世界，以滿足個人經濟與精神的慾望。這就是現社會所繼起的一種現象，新時代的女性，擎了蹤跡與悵惘，這樣的宣示著：「婦人是愛的犧牲品，爲了他人而傾向其全人的勢力的時代，現在還有人希望著能；那是最不合理的前時代的遺物罷了。新時代的女性，應該達之如繫屣啊！」

但是這種現象，無論在有史以來的最初期，或者是比過去已經解放的現代，女性存著的希望雖

然怎樣的得到財產名望與榮譽，終必有嫌惡的一日，仍舊追隨著幻夢，放棄人情的冷暖從競爭的舞臺上重復回歸了。名利場中的勝利，不是她的眞正的目標，而爲母與保護者的滿足，在最大的苦難之中，卻能發見她的眞實的滿足。

現在的女性正徘徊於女權擴張運動所反映出來的利害問題，與他人中心主義的母性本能及愛所代表的熱情之間。

女性遇無情的男子，感到一切幻象的悲哀時，有的也有要求自己利益的滿足以資慰藉的；但是幻象終是不能避免的，她雖然達到了自己中心的目的，結果還覺得不能使自己的滿足，仍舊爲求別的更深切的需要計而忘卻其以前的利害關係。

男性是能免掉這樣二元傾向所生的悲劇，他是完全獨立的，不但能達到本能上所希望的目的，而且能夠獲得自己的利益與慾望並不致於衝突，故實際男性的本能與利害皆是一致的。

在另一方面，女性就有特別困難的地位，因爲婦人的興味，是在相互間的周圍不相同的一切人，他所努力的，是要使各人同時快樂，自己又不能不跟從著別人而行動。她有這樣的複雜的立場：做母親時要爲各個小孩子成立各不相同的教育方針，同時對於孩子們的愛情，要不與自己的男人與兩親相衝突；又如出嫁後母家與夫家感情的互相調和，對於公婆的愛情，更須視丈夫的顏色以爲轉移，所以婦人甚至遷出嫁以後，對於過去一切關係都還不能斷絕咧！

男性便沒有這些要求，男子的熱情的對象，即使不以他自己爲中心，也可以遠遠地離開了空間與時間，而決不致於衝突。男子完全立在自己的生活計劃之中，同時不妨嗜好著音樂，政治，古董，飲酒，不必顧慮著他的感情有沒有和別人相衝突。

最後使女性生活發生困難的，是女性的情熱的對象時時發生變化。青年們希望他的愛人是具有詩的優美的與純潔的天性，對於人生有明確的理解與經驗；而且是強壯康健的一位主婦，在或種的意義上，還是男子的正當的要求，因爲愛不是男性生活的主要的目的，他所祈望的祇是自己的生活的安逸。可是在婦人如果碰到男子是缺少理解或者態度有所變更，她的生活的立場就要非常的困難。

現在再舉母子之間的例子罷。小孩子在兩三歲的時期中，母親是刻刻注意著，甚至沒有一瞬間的自由的時間，手忙脚亂，盡其晝夜，廢寢忘食的撫育，幾年之後，子女向母親的唯一的要求是「不要給他們以阻撓，」他們不歡喜聽母親的忠告，不願意順母親的經驗，祇想求個人的生活，這樣的少年時代的本能，我們自己都已體驗過的罷，然而辛苦締造全部小孩子的母親，要如何的難堪啊！

不過，小孩子的感情，是和女性所接近的不同的標準而判斷，例如小孩子是不會注意到功利主義者的社會的地位美與知識的，祇看感情上誰對他是最親暱，他便愛護誰，所以保姆，教師，女傭等如比較母親更爲接近，那小孩子對於她們自然比母親與叔母還要好了。

總結起來說她的全生涯中，不能不歷盡無數的艱辛，充滿著大小的各種的悲劇；然而男子是靠自己不靠別人，所以能迴避這些悲劇。男子爲獲取名聲與幸運，可以不必變更其人格的標準，祇須漸漸地表現其固定著的特性，而且他的努力能夠得到正比率的酬報，他是能夠在自己所預定的路綫上，前進或者後退，都可以自由地行動，然能夠滿足相當的感情，這是因爲他的要滿足自己的熱情，是不必依靠著他人。特別是在男性，雖然站在反對的地位，各人所要求的雖然是互相矛盾，仍舊是可以安安穩穩的生存。

所以女性生涯不幸的原因，並不專在男性所製造的法律與罪惡，完全是在女性是被隸屬於所愛或被愛的以外的人爲她生涯的使命的基礎之故。

不過話雖這樣說，爲了婦人的使命的悲劇，要把自己處處站在對立的利益的地位，這是與社會及法則相逆行的。

女性的感情是愛他的，她的使命是社會的，所以感情是應該與使命及義務互相對應。

女性的應該尊重他人的生命與財產，同情貧弱與疾病以及敬愛父母的法律與教育，這是不待說，便是宗教也似乎有相當的必要。至於爲女性的貞淑純潔而定的所謂法律與秩序，乃是可以不要的，因爲女性的熱情是與所有的法律及秩序的目的就是一般的社會的福祉是相一致的。所以女性最重要的是自己增高感情的標準，則其心情自能與法則及思惟相調和了。

結婚與戀愛事件

顧均正

——調查一千三百五十八樁戀愛事件的統計——

一

我們對於結婚之一般的概念，是產生於社會的需要與愚妄的迷信。像這樣的智理與迷信的交錯的產物，自然急需改革，但這種改革卻不是容易的事。眞理是逐時代而變更的，現在認爲極淺薄的迷信，其在過去卻被認爲顚撲不破的眞理，同樣，現在所認爲是眞理的，其在將來，也不過是一種新的迷信而已。所以我們要改革婚姻制度，不能依憑幻想的眞理，而須要從事實上立論。最近紐約市公安局(Bureau of Sooial Hygriene)爲此費去四年的工夫來調查關於婚姻的一切事實。他們用問答的方法來詢問一百個已婚男子和一百個已婚女子關於結婚的情形。他們調查後所發表的議論雖然未必中肯，但其調查所得的結果，是很可以使我們注意的。現在且憑我個人的意見，刪去其中可厭的美國紳士的議論，而把這些結果爲簡單的介紹。

他們所調查的二百個男女，差不多都曾受過大學教育，有的是住在紐約市中的，有的住在紐約市的附近。其中三分之一的男子都有專門的職業，有十分之一是做工程師的，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過文藝生活的，還有四分之一以下是經營商業的。男子中的一半，每年收入約五千美金。男女的年齡從二十三至五十九歲都有；最多的是在三十至四十之間，離新婚自五年至十五年。這些人我們竟可說足以代表任何大城市裏和他們同階級的人們。

本文的材料，便是根據這兩百個男女所曾經歷過的一千三百五十八樁戀愛事件的統計。

在這個調查的時候，主事者恐怕口頭的問答，或許在辭氣間會影響於受詢者的答語，特把所有的問題都機械地用打字機印在卡片上，使受詢者得自由地憑己意發抒其答語。卡片共有四百餘張，每張各涉及一個特殊的主題——共計約有問題四百則。

這些卡片一經摺皺或染污，便另行換過。據打字的女書記說，其中所換的次數最多的，便是關於「戀愛事件」的一張。現在且把專給女子回答的那張卡片，抄錄在下面以示一斑：

請作表舉示你所曾戀愛過的少年，無論在婚前或婚後，並回答下列各問題：

一、你初次和少年或男子戀愛的時候，有多大年紀？

二、他比你大還是比你小？

三、他的眼與髮是什麽顏色？皮膚是粗黑的還是白皙的？

四、他的身材是短的，長的，或中等的？

五、他的身體是瘦的，壯的，或普通的？

六、他的性情像你的父親或你的不論那一個弟兄麼？

七、他的身體狀貌像你的父親或你的不論那一個弟兄麼？

八、在你們間所表示的愛情，到何等樣程度？

九、你允許他表示你們間的愛情，使你不快麼？

十、有什麼感情來抑制你讓他和你親吻，或容易地作他種的癡情麼？

十一、什麼事終止你們的戀愛？

調查的結果，知道一百個女子中有三個從不曾愛過一個男子，並且是無論如何不能夠發生這樣的戀愛的，而其餘的九十七個，卻曾與六百七十七個男子相愛過——平均每人約有戀愛事件七起。一百個男子共有戀愛事件六百八十一起——平均數比女子略少。以上所表示的戀愛事件的數目，是單就男女兩個心心相印的戀愛而言。純粹的肉的交涉，而沒有戀愛要素的，都不計在內。因為每樁戀愛事件都有十一個問題，所以這一千三百五十八樁戀愛事件就共有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個問答了。所以從這許多問答中所作出來的一個簡明的統計，雖然未見得如何可靠，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美國中產階級的結婚與戀愛事情的實況；

二

這些男女和他們自己的伴侶的戀愛的關係，恐怕是離合的最切要的一點。於一般的情形中，我們可以假定一個妻子的結婚，在事前總曾和他的配偶發生過戀愛，這假定於男子亦眞。實際上祇有一個男子和五個女子——包含着對男子冷淡的三個女子——說他們從不曾和他們結婚的人發生過愛情。然而在這兩百個男子中，卻有可驚數目的人，反忘記回答他們配偶的戀愛事件，而先回答他們另外的戀愛事件的。他們往往在交還這卡片後，突然道歉地說道，「啊喲，我倒把我和丈夫的戀愛事件忘記回答了！」這種有趣的心理的糾纏，自然不但女子是如此的。在

在這次調查的許多男女中，並不盡是配偶。其中有四十五個男子和四十五個女子的配偶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但是這五十五對配偶的回答卻特別有趣，因爲調查者可以從此比較丈夫與妻子的意見，和他們對於相互間的戀愛的分別的敍述，有少數的差異是出於意料之外的。更其有趣的是男子與女子雖不結婚，卻曾互相戀愛過。他們對於這些冒險的經過的分別的解釋，很足以闡明人類的"Alibis"心理。

最可悲的是男女在婚後與別人發生了戀愛。有了妻子的男子愛上了有了丈夫的女子，結果總祇是演成一齣悲劇。他們從戀人方面得到了同情與熱烈，但是他們的配偶卻沒有把這些給他們。在

他們，結婚無異是墳墓，有時候雖然因子女的降臨而減少一點煩悶，但是總還渴望著配偶之所不能給或不肯給的東西。而最後，即有機會當前，發生了眞正的滿意的戀愛，而事實上卻又不得不忍心割棄。在這樣的割棄的時候，女子方面常常感覺到一種爲她子女的所羈束的意識。而男子方面呢，則除了覺得子女的羈束外，還要憐憫她妻子的不幸；他知道她圖謀任何種新的結婚之不易，更不必說滿意的結婚了。於是他繼續他的常態，但是如果他一想到自己的可憐，那末他之憐憫她，會漸漸消淡，而終有死灰復燃作戀愛別的女子之想。

在表面上，在這個調查中，這種悲劇似乎在女子中超過一半，在男子中超過三分之一。就統計上看起來是很令人悲觀的——其中有四十一個女子，二十九個男子都始終愛著他們並不結婚的戀人。不過這個數目也不盡可靠。因爲所有的男女並不都願意離棄他們的配偶。又由調查者仔細的分析，知道凡認其結婚爲幸福的，男子占百分之五十一，女子占百分之四十五。再在這些享受結婚幸福的男女中，統計其有無婚外戀愛事件，則得下面的結果：

第一表　有婚外的戀愛事件的

夫或妻	人數	享受結婚幸福的人數	百分率
丈夫	二九	九	三一
妻子	四一	一一	二七

第二表　無婚外的戀愛事件的

夫或妻	人數	享受結婚幸福的人數	百分率
丈夫	七一	四二	五九
妻子	五九	三四	五八

復次，在這兩百個男女中，又有否認貞操與主張貞操的分別。據統計，在二十九個有婚外戀愛的男子中，有二十八個是否認貞操的；在四十一個有婚外戀愛的男子中，祇有二十四個是否認貞操。而其與結婚幸福的關係，有如下表所示：

第三表　否認貞操的

夫或妻	人數	享受結婚幸福的人數	百分率
丈夫	二八	八	二九
妻子	二四	四	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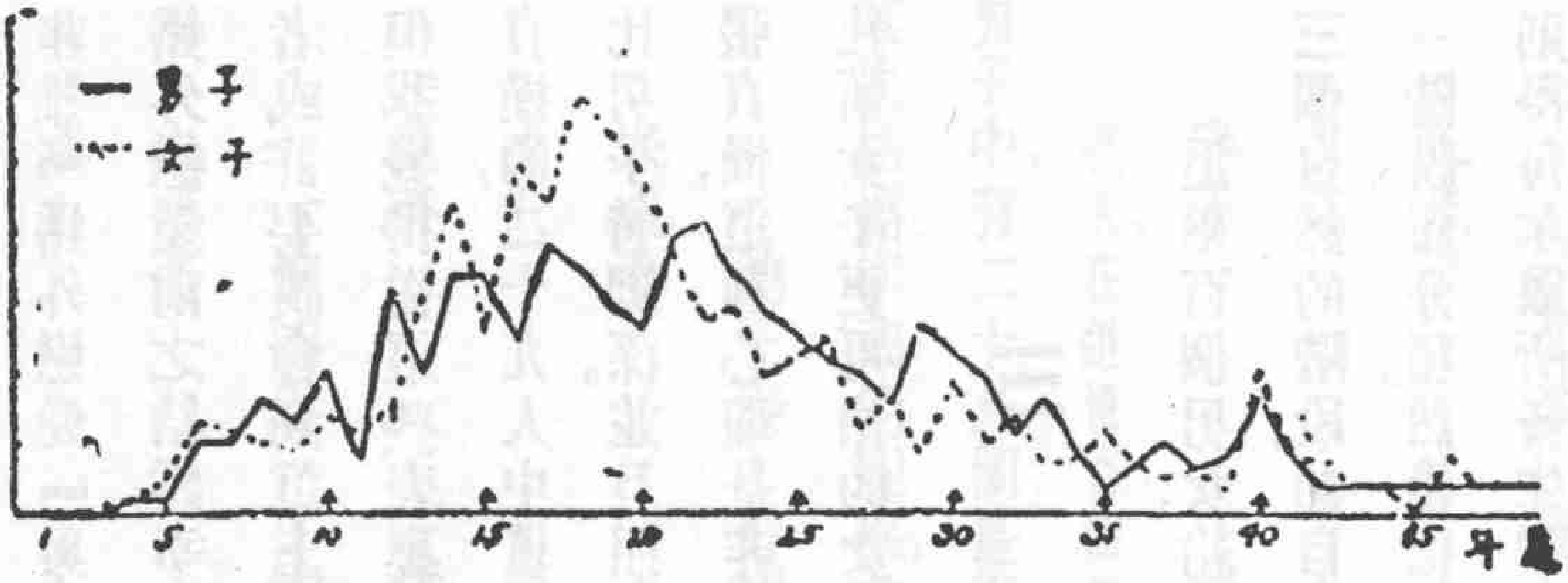
第四表　主張貞操的

夫或妻	人數	享受結婚幸福的人數	百分率
丈夫	七二	四三	六〇
妻子	七六	四一	五四

但是以上的四個表格，僅不過是表示一個關於結婚與戀愛的實際的情形其中並不曾有絲毫非難『婚外戀愛』與『否認貞操』的意思。因爲在第一第二的兩個表裏，沒有表明男女在未發生婚外戀愛前之結婚幸福的百分率，與未破貞操前之結婚幸福的百分率，所以無從比較優劣。誠恐讀者或許要誤會到這上邊去，因此不得在這里提出來說一說清楚。本來我原想把這幾個表統統删去，但我覺得從這些表裏很可以看出一個足以使人注意之點，即：同是有婚外戀愛的男女中，男子主張貞操的，二十九人中僅有一人，女子主張貞操的四十一中卻有十七人，此可見女子對於貞操的觀念比男子特別深。並且照理論上說，她們既然主張貞操，就不該有婚外戀愛，現在有了婚外戀愛，還要主張貞操，這種心理是非常矛盾的：這種女子，即是章錫琛先生所說的『新思想舊道德的新女子，』是比舊女子更可怕的女子。然而這種女子卻是非常之多，無論在美國或所謂新時代的中國。

三

這兩百個男女給我們以一個人類最容易投入戀愛的年紀的索引。讓我們先把戀愛生活分爲三個自然的階段，即自六歲至十一歲，自十二歲至十五歲，自十六歲至二十歲，自此以上更以五年爲一階段而分類。然後把在每同年歲裏所發生的戀愛事件總積起來，而以屬於各年歲的人數平均之，則得每年歲所發生戀愛事件的平均數。再把各階段裏的每年裏所發生的戀愛事件的平均數相加，



這個圖解是表示二百個男女的一三五八樁戀愛事件於近五十年生活中每個男女於每歲中所有的戀愛事件的平均數。縱的數字表戀愛事件的平均數,橫的數字表年歲。

而略做改正每階段所包含的年歲,則得下列的表格.

第五表

年歲	每一男子的戀愛事件平均數	每一女子的戀愛事件平均數
六至一一	.六三	.五七
一二至一五	一.五〇	一.四四
一六至二〇	一.五六	二.三二
二一至二五	一.六八	一.三三
二六至二九	一.〇三	.七六
三〇至三四	.七九	.五六
三五至三九	.三四	.三五
四〇以上	.四三	.六四

從左邊的表和上邊的圖解,我們可以看出下列各點:

男子之發生性愛比女子爲早,大約在十五歲以前,其戀愛事件的率,總是勝過女子。又從每年歲中每個人戀愛事件的平均數的圖解上看,男子的曲線是很平順的,而關於女子的,則高

祗起伏，有突然的升降，

女子達到戀愛事件的波峯，比男子爲早。女子至十四歲，其曲線逐漸升高。至十八歲卽達最高點，其中以十六至二十歲爲最活動的時期。男子之達波峯在二十一至二十二歲之間。因此在這個兩者中，男子與女子的最易發生戀愛的時期，約有三年的相差，卽女子比男子早了三年。這一個時間的相差，卽是我們通常所注意到的男女成熟期年齡的相差。女子的成年期爲十八；男子的成年期爲廿一。

男子在達到了波峯以後，其降下的率比女子爲低，正如其較爲平順地上升一樣。不過到了三十歲的時候，春情又復熾盛，過此便又逐漸地低落了下去。

女子到了四十歲，突然又來了一個戀愛事件的波峯。男子到了這青年與中年的過渡時期，也起反應；但女子的反應更爲強烈。也許自然特地使這個時期的女子，有比男子更強的性的刺激罷？因爲(一)女子過了四十歲，兒女都已長成，所以這時候很有空暇的時間來重度性愛的生活。(二)女子到了四十五歲以後，月經停止，性慾漸漸消失，所以趁這性慾將要消失之前，加二地活動一下，以遂其繁殖子嗣的本能。這也是在生物學原理上說得通的事實。不過所奇怪的是男子到了四十歲的年紀，性慾也很活動，祗是不及女子這麽的強烈罷了。

四

『你的愛人比你大還是比你小?』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以我們的常理來推測，這個問題的答案，必將有很大的差異；但實際上年歲在這許多的戀愛事件中，似乎是有着很整齊很簡單的模型。

第一，女子的年歲必較男子爲小。因爲女子的生理的與心理的發達，要比男子早三年。所以她必要和一個年歲較長的男子結婚，使配偶間在身心兩方面有等量的發達。此外的模型是起於戀愛生活的開始或終了。卽在開始戀愛生活的時候，男女都特別愛較年長的對手，在戀愛生活終了的時候男女都特別愛較年幼的對手。這也許是事實使然，因爲年幼的人不能找到更年幼的對手，年長的人不能找到更年長的對手。但心理上的差異，也不爲無因。左邊的表，揭示在一定年歲中，對手間年齡相差在五歲以上的戀愛事件的男女的百分率：

第六表

年齡	男子愛較長的女子	女子愛較長的男子	男子愛較幼的女子	女子愛較幼的男子
一〇至一九	一七	三五	四	〇
二〇至二九	一一	四一	一三	一一
三〇至三九	六	三七	五六	一九
四〇以上	一	一九	八〇	三八

從這一個表的第一二兩欄看起來剛成年的男女愛年長對手的——女子比男子爲甚。過了二十歲，男子對於年長女子的興趣便很快地減弱；而女子，則對於年長的男子繼續至四十歲還有很強的興趣。最後的兩欄表示男女在這時候漸漸對於年幼的對手感到興趣。這個興趣在男子顯露得更早，差不多在結婚年齡時已漸見萌芽，此後則逐年苗長，至四十歲以後而呈非常的穩定。女子非至三十以後，對以年幼的男子不感得什麼興趣；此後則漸漸高漲，尤以四十歲以後爲甚。

由上面得結果看來，男女愛長愛少的心理，一定與對手的性的吸引的強弱有密切的關係。因爲女子的面貌容易衰褪，所以除了自己也很年幼的男子外，總是愛年幼的女子。這個解釋對於女子亦眞。並且女子到了三十歲以後，其性的熱情的消褪不像男子這樣的厲害，所以非得年幼的男子，不能夠得到平衡。

五

「寧可得戀後失戀，不能沒有戀。」這是一般男女的信條。（自然這幾句話不適用於以前所說的從不曾愛過男人的三個女子。）而且據常人的推測，總以爲戀愛事件愈多，其結婚愈是幸福。但事實卻否定這個推測。在這個調查中，有一個男子曾經與二十七個女子發生過戀愛關係，但是結果卻遭遇到一個極爲不幸的結婚。不但這一個人是如此，就是把這兩百個人的戀愛事件分析起來，也是

如此：

第七表

	性別	人數	幸福結婚的百分率
戀愛事件在五件以下	男子	四六	五九
	女子	三九	五九
戀愛事件在五件以上	男子	五四	四四
	女子	五八	三八

如上所說，有過多的戀愛事件，不易產生幸福的結婚，那末性的興趣發達得過早的人，與結婚幸福有沒有關係呢？據統計所得，初戀的年歲與結婚幸福是有關係的。如果我們把男女的年歲分爲數期——卽十一歲以下爲一期，十二歲至十五歲爲一期，十五歲以上爲一期——則似乎男女都祇有在某一個時期裏的初戀是可以在後來找到幸福的結婚的。這個時期女子爲十二歲至十五歲，男子爲十五歲以上。這一個結果是非常有趣的。女子初戀的最適當時期，其生理上的發達，正相當於男子初戀的最適當時期。男女的這兩個不同的時期，其間相去約三年，還和習俗認女子的成年爲十八，男子的成年爲二十一，其相去的年限是一樣的。所以男女在他們最適當的時期以前卽有初戀，乃是一種春情的早熟，這種早熟到了成年以後，會使其情感失卻協調。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出於少年好新奇的心理。未知的與不熟悉的，比之已知的與熟悉的更能引起少年人的興趣。所以許多人多不喜歡有與父母同容貌或性情的對手。

七

最後，這一千三百五十八樁戀愛事件，究竟是怎樣結束的呢？其中結婚與再嫁，佔據著二百十件。在其餘的一千一百四十八件，與戀人分離的是最普遍的結束。在未成年前的大部的戀愛事件，都沒有得到好的結束，因為在年歲過小的時候，為了求學遷居及極極的的緣因，往往不能自由地常聚一處，相隔稍久，彼此就都漸漸地淡然了。「他的家搬到別處，我沒有機會再看見他。後來我愛上了另一個少年，也就把他淡忘了。」這是一個標準的回答。男子中有一百四十六樁戀愛事件，女子中有一百二十五樁戀愛事件，就是這樣的結束的。

下邊的表示一般戀愛事件的結束的原因：

第十表

	男	女
一、如分離，遷居，出外求學等等。……	一四六	一二五
二、不滿意於戀人。……	九三	七八

三、並無特殊原因，只係逐漸的淡漠，	八二	八一
四、爲對手所捨棄。	七〇	七三
五、另有戀人。	五一	七三
六、實際上並沒有這一回戀愛事件，認爲戀愛者，不過是他方面的主觀的見解。其實這戀人不爲他（她）所服膺，至少是對她（他）不感得興趣的。	三九	三七
七、尙未結束（大都爲婚外戀愛，當調查時尙在進行中）	二九	二六
八、因戀人一方面或雙方面都已結婚了。	九	二二
九、因女子家屬的干涉。	七	一四
十、戀人死亡。	六	一五
十一、因男子家屬的干涉。	六	一二
十二、因覺到戀人之卑下。	五	一〇

若是我們拿表中關於男子的一行與女子的一行相比，可以得到一個很顯明的不同之點。與戀人分離；不滿意於戀人；覺到戀人之卑下；戀愛事件像這樣的結束，男子多於女子。女子的戀愛事件的結束，則往往是因爲愛上了別的男子；戀人一方面或雙方面都已結婚了；因爲她家屬的干涉；或因所戀的男子死亡了。

六

弗洛特曾經在心理學上提出了所謂耶的卜司錯綜的，以爲男子要和一個像他母親的女子給婚。女子要和一個像她父親的男子結婚。在這個調查中，對這個學說而曾有過注意。究竟男女的愛異性，是否爲了他們在心理上與生理上像自己的父母？男子所醉心的是否是與姊妹同型式的女子？女子所醉心的是否是與弟兄同型式的男子？下面是從這兩百個男女的戀愛事件中調查所得的結果：

第八表　男子的答案

	容貌上	性情上
不像母親或姊妹的	四七八件	四七六件
像母親的	一三九件	一一三件
像母親和姊妹的	一四件	一一件
像姊妹的	四〇件	三二件
像前妻的	二件	二件
像自己的	一件	一件
像弟兄的	一件	
沒有決定的	六件	四六件

第九表　女子的答案

	容貌上	性情上
不像父親或弟兄的	四九九件	四一六件
像父親的	一〇一件	一三〇件
像父親和弟兄的	一六件	七件
像弟兄的	二九件	三〇件
像母親的		一件
沒有決定的	三二件	九三件

從這兩個答案，可知大部分男女都不喜與父母同容貌的人結婚；不過男子偏愛像母親的女子，遠甚於女子偏愛像父親的男子。又母親型與父親型，是比姊妹型與弟兄型更為容易吸引——這也是很明顯的事實。

這些結果本是意想中的事。而第一點乃是依照着一個自然的生物學的型式。因從生物學的觀點說，我們為種的改良起見，須與無關係於我們的，或和我們不很相像的人結婚。復次，當一個男孩到了與任何女子發生戀愛而欲與之結婚的時候，他便淡然於對母親的愛，而本能地覺得這女孩子的可愛，決不能與母親可比。

又如願以償的戀愛事件，等到這個結婚的頂點達到了之後，那末他們未婚前的狂熱，往往不久也就告一個結束。但這也不能斷定其結婚之幸福與否。惟當他們回答「什麼事終止你們的戀愛？」這問題時，從他們的語氣中，倒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這次結婚的態度，有的萬分高興，有的帶有無限的淒涼，茲再列表於下：

第十一表

	男	女
一、「還沒有終止；」「如願地結婚了。」	五三	四九
二、（沒有詳說）「結婚；」「結了婚。」	三九	三一
三、分離。	五	一〇
四、離婚。	九	三
五、「在我這一面並不作為戀愛事件；」「我從不曾愛過和我結婚的人。」	一	五
六、「我和這可憐的人結婚了。」	〇	二
七、「總算達到結婚而終止了。」	〇	一
八、「胡亂地結婚而終止了。」	〇	一
九、「好容易結了婚。」	〇	一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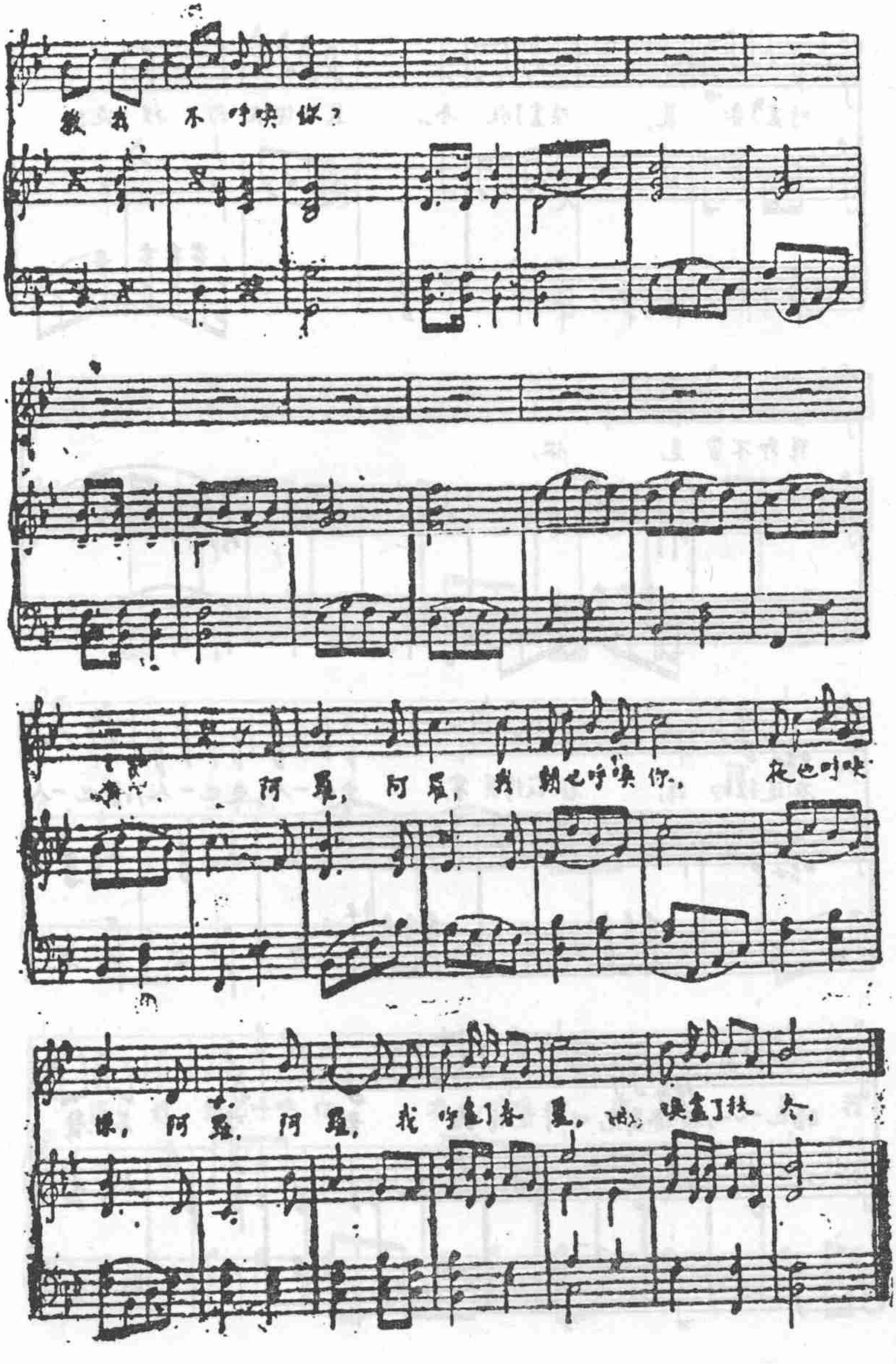
以上所說的二百個人的一千三百五十八樁戀愛事件結果祇產生了九十六個幸福的結婚這是很可惋惜的事在這里如果有人要問究竟這五十一個男子和四十五個女子爲什麽會此其他的一百零四個男女幸福呢？這在本文內是不能夠滿意地答覆的。因爲結婚的幸福不但有關於婚前的戀愛，而婚後的環境也能影響於結婚的幸福。所以這個問題已越出於本文的範圍以外，此處是無從說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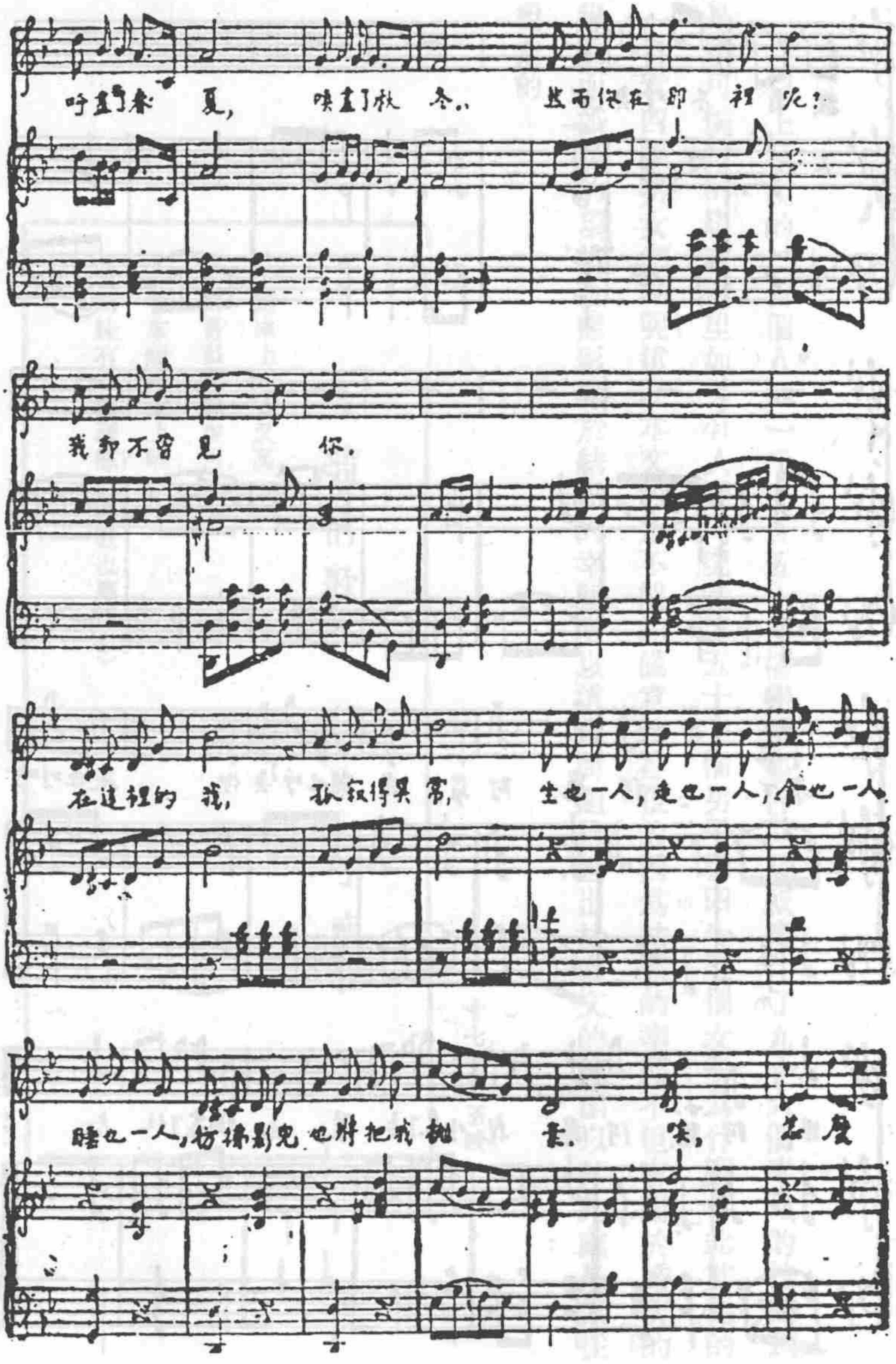
十七，十二，五，晚。

大埔情歌

丁来生

想來上天天又高，
阿哥出門無奈何，
手拿燈心瓦上晒；
阿妹有心向邇麼？（邇，我也；麼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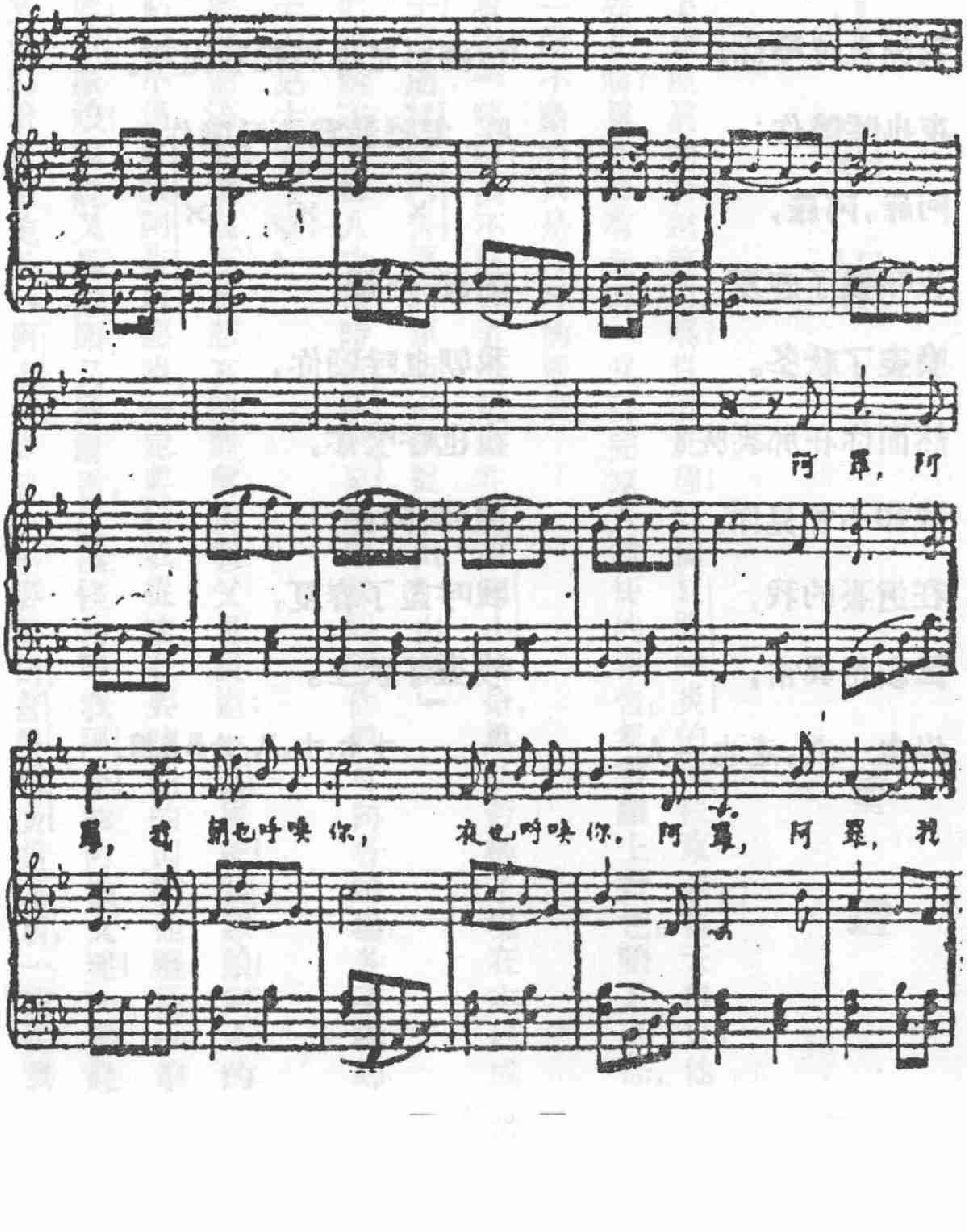

教我不呼唤你？
阿罗，阿罗，我朝也呼唤你，夜也呼唤
你，阿罗，阿罗，我呼尽了春夏，(我)唤尽了秋冬。


吁盡了春夏，喚盡了秋冬。然而你在那裡呢？
我卻不曾見你。
在這裡的我，孤寂得異常，生也一人，走也一人，食也一人，
睡也一人，彷彿影兒也將把我拋棄。唉，怎麼

呼　唤

Moderato

蔓　花作歌　邱[illegible]作曲



呼　　喚

菱　花

阿羅，阿羅，
我朝也呼喚你，
夜也呼喚你；
阿羅，阿羅，
我呼盡了春夏，
喚盡了秋冬。
然而你在那裏呢？
我卻不曾見你。
在這裏的我，
孤寂得異常，
坐也一人，走也一人，
食也一人，睡也一人，
彷彿影兒也將把我拋棄。
唉，怎麼教我不呼喚你？

× × ×

阿羅，阿羅，
我朝也呼喚你，
夜也呼喚你。
阿羅，阿羅，
我呼盡了春夏，
喚盡了秋冬。

十七，十，八，於聶聶樓，

小姐姐

望　透

「啊！有這等事嗎？天下難道眞的有這等事嗎？豈有此理！好個紅眼阿炎的混帳東西，靑天白日，他敢在我這裏掉出這個大槍花嗎？眞正豈有此理！」父聽完來人簡短的報告，氣得臉上變色，頓足大怒，一翻身臥倒在籐椅上，就一動不動的，只是呼呼的透氣。

母也氣得不得了，接着道：「咦呀！萬不料會弄出這種花樣來，阿小的命，眞是苦極了！現在木已成舟，親已拜過，還有什麼法子！不過紅眼阿炎這惡東西，必須捉來出一出氣！」

父跳起來道：「對！你們趕緊差幾個人去。這時紅眼阿炎必定躲開了，你們可向各賭場各茶樓尋去。——豈有此理，他的膽子未免太大了呀！」

小姐姐的生母，已眼淚掛個滿面，憤恨而又悲哀的顫聲對我父母說道：「黃家爹！黃家娘！阿小的命，生成這麼苦。還有什麼話說。不過紅眼阿炎這惡蟲，一定要給我捉來，我要咬他的肉，喫他。他賺得一筆媒錢，害我阿小一世！黃家爹！黃家娘！據說又是觸頭，又是觸舌，這種怪物，叫我阿小如何做人呢！」她說着，嗚嗚咽咽的哭了。我的父母忙着寬慰她道：「阿迷嫂！你放心，不要緊的。紅眼阿炎這東西，一定捉到

這裏來任你發落，你要怎麽辦他就怎麽辦他雖然木已成舟，我們也有法想的。若是還過得去，那祗好勸勸阿小是了。明天我們把那個人叫到這裏來看一看，到底頭癲得怎麽樣，舌鈍得怎麽樣。萬一真個是怪東西，我們再想法子好了。」

次日午前，把紅眼阿炎提到了，父打了他一個大耳光，就叫綁在堂前的廊柱上。這是驚人的怪劇，四鄰八舍都趕來看熱鬧，男女老少把我家擁擠得像劇場一般。

傍晚，那個人——剛和小姐姐結婚的那個人也到了，看怪東西的男女老少，尤其在我家擁擠得水泄不通了。

・　　・　　・

當時，我的母生下四個兒子後，很想再生個女兒而不得，和我家很要好的阿運伯，倒有三個女兒，因此，就把他的生得最漂亮的小女，拜我父親做義女，我們就叫她小姐姐，我的父母很愛小姐姐，當親生的女兒一般無二。

小姐姐在未嫁前，一年四季，倒有一半日子在我家裏。小姐姐家比我家還窮一點，所以我母常常做衣給小姐姐穿。當我家客來時，母常騙客人說：「這是我親生的女兒。」客人有不相信時；母故意要弄假成真的還是笑着這麽說：「我當時因為生下來沒有奶，所以從小寄養出的啦。」

小姐姐是早由她親生父母許配了人的。因此母常有這種嘆惜：「阿小雖給我做女兒，假如阿小

還沒許人的話，給我做媳婦也好哪！又聰明，又清秀，我有什麽不滿意呢！」後來母知道小姐姐的未婚夫是做木匠的，因此母更其暗暗替小姐姐可惜。母以爲這麽聰明清秀的人，去做一個木匠的妻子，實在是不配的。但小姐姐家年不如年的窮；照「門當戶對」的婚嫁規例上說起來，小姐姐實在祇有個木匠好配。母爲了小姐姐的人，着實對「門當戶對」的規例，也表示些不滿。

以後小姐姐就嫁給木匠阿裕了。這木匠阿裕，滿面滿下巴，甚至滿頸的鬍子。廿多歲的人，倒有三十多歲好看，別種嗜好是沒有的，祇喜歡喝老酒，三斤五斤是不怕醉的。喝醉了以後，差不多和死去一般的有三日三夜好睏。衣服一上他的身；就會污得不堪，所以白衫褲從未上身過。只有靑的藍的粗布衣服。他還有個脾氣，是最怕穿新衣。在他意思，不管到喜慶家去，最好隨便可以穿着平常穿舒服的破舊衣服去。他一穿了新衣，就怕見一切的人；他如穿了一套或一件粗布的新衣到喜慶家去，覺會坐立不安，比文縐縐的秀才先生還要文氣的不敢多動。尤其謹愼防備恐弄污了新衣，（他愈謹愼愈會污，不知污從何來，這也奇怪。）其實別人也不敢碰着他，因爲他新的靑色藍色布，容易沾染到別人衣上。他每穿過一次新衣，手上和頸項，必定是染得靑靑的。等換下了新衣，手上的靑，在洗臉時洗去了，祇是靑的頸項，雖在他洗臉時因不得手巾的光顧，只好任牠漸漸自行消滅，做他穿新衣的成績品。

在這種種，大概夠使小姐姐傷心吧。結婚不到一年，爭鬧不知多少次。小姐姐常常來哭訴我父母，木匠也常常來哭訴我父母。鬧得最厲害的幾次，母也曾去講和。記得有一次母去講了和回來說：「其

實他們每次爭鬧，那裏有什麼大事情的，祇不過鬧孩子氣罷了。奇怪的，阿小的性子，完全變了個樣，從前那裏有這麼急躁，我看木匠與拍不進阿小的馬屁無法，湊不進阿小的意思無法，阿小反而對木匠的拍馬屁爲討厭，湊心意爲可惡。而且動不動就對木匠板臉斥責。我雖去講和，其實無論如何是講不和的，講了一次和，連訓帶勸的去講了一次和，好不過一日兩夜，又要爲了細故鬧起來，這個和還講得了嗎？咳！——」母嘆了口氣道：「我當初是料到的，一堆牛糞裏插上一枝桂花，這算什麼式樣呢！我看他們倆是難以長久的。歸根結蒂非弄個你死我活不止，一個心裏實在不中意他，硬拉怎麼拉得攏呢！」

過了幾天，果然又鬧了，母就差人去把小姐姐接到我家來住了個把月。母差不多天天勸她，但翻來復去不出這幾何：「你的事情，雖由你親生父母作主，但你不能怨父母，親生父母總要自己女兒好的。你只好嘆自己命苦。閻羅王生給你的苦命，你有什麼法想呢！我看木匠待你着實不差。你性子總該改善些兒阿。」

不久，阿連伯死了。從此阿連伯家的事務，尤其要我父母管顧了。但是自阿連伯死後，小姐姐和木匠的爭鬧倒少了，面子上據他們鄰人的傳說，似乎小姐姐待木匠比前好起來了。自然，只要小姐姐肯待木匠好，還有什麼可爭鬧的事呢。因此我父母非常快慰，阿連大媽到我家來，也常表示她的寬懷，說她歡喜的話。

一天晚間十點多鐘的時候，我家正預備睡覺，忽的外面有人敲門，而且敲得很急，一面敲一面喊：

「黃家爹爹！黃家姆媽！」我母叫我們去開門時，自言自語道：「敲門的是木匠呀！木匠半夜三更的到這裏來做什麽？門又敲得這麽急，難道又大鬧了嗎？唉！」

木匠很快的走進來，對我父母叫了一聲：「黃家爹爹！黃家姆媽！」就坐在椅上嘖嘖嗚嗚的哭了，傷心的哭得涕泗滿面。

父母忙着問他爲什麽？他只是哭着，說不出話來，父問得怒了，母拿給他一條手巾，叫他揩乾眼淚，慢慢說個明白。他就揩了眼淚說了一句道：「黃家姆媽呵！她叫我做烏龜了哪！」他又哭了。

「什麽話？」母問：「她會和誰相好啦？」

「是做裁縫的裁縫阿春啦！」他揩去滿面的涕淚，抽抽咽咽道：「自從她的爹爹死後，她好似待我好了起來，碰着從前應該要吵鬧的也不吵鬧了，我心裏十分歡喜。我本來一點沒有待錯她，每次吵鬧，總是她吵鬧起來的。現在因爲她待我比前好了，我自然也更其待她好。我的爹娘，都是早已死的，我待她，眞是比待我爹娘還要孝敬。那曉得她的待我好是假好呢！原來她因爲有了外心纔待我好了些的。以前曾有人向我取笑說：「裁縫阿春和你老婆倒很要好哩！」我以爲他們故意取笑，不去相信，這幾天我因在南翔做工，已三四天不回來，今天回來，因路遠，到家差不多有二更天氣。我家的門是用暗門的，我可從門外開進去，這可省去她起來開門。我正把門開進去，不料果然裁縫阿春正在披衣下床，我打了他幾拳，被他掙脫，她，我也——拳——」

「她打得厲害嗎？」母問；

「不厲害，看她的裝作，好像是很厲害了；其實祇輕輕的打了幾下。」

父母聽完了話，嘆了口氣，弄得說不出話來，祇得連夜差人把小祖姐接來，免出意外。另用好言勸木匠回家。木匠當要回去時，對我父母堅決的道：「黃家爹爹！黃家姆媽！我老實說，她已有了外心，我又天天出門做工，叫我管也管她不過，並且她素來對我是「鰻喫蝦」的，我管也管她不住。我總算老婆討過了，她既然有了外心，我想任她吧。我以後不要老婆了，不過——」

「不過什麼？」父母同聲問。

「不過嗎？」他又掉下淚來道：「不過她要嫁人，我自然隨她；假如她嫁給裁縫阿春，那是我無論如何不甘心的。」

小姐姐在她母與我母的面前，拿手帕掩面，帶羞放嬌的哭着。母的意思，可不拆散，自然不希望拆散；因此對她還說了一番勸戒的話，她只是嬌羞的掩面哭着。最後母探她的口氣道：「那末照你是什麼意思呢？你說。」

小姐姐雖仍用手帕掩面，可是乘機開口答道：「要我再到木匠的地方去，我寧使不做人；我卽使討飯拿錢也不到木匠那裏去了！」

木匠巳老實說不要老婆了，小姐姐又管不顧到木匠那裏去了，雙方走了兩極端，看樣子，實在難以強合的了。父也弄得搔頭沒法起來，祇得把木匠叫來，解決個究竟。

木匠仍是一口咬實的說道：「我是管她不過的，我是管她不住的。我雖然生得不聰明，我也覺得她一直沒有愛過我。我這一世老婆算是討過了，老婆的味道也嘗透了。還是這樣好：請黃家爹爹，黃家媽媽解救我，替我們作個主；你們肯替我們作個主，我死也不忘你們恩人老祖宗的了！不過——」

「不過什麼呢？」父說：「既如此，我也沒法，祇得任你們了。」

「不過我還要磕頭求懇你黃家爹爹，如果裁縫阿春要討她，或者她想嫁給裁縫阿春，那是千萬不可以！我前次已經說過，我也要做幾年人，好好的老婆，活活的被人從我手裏奪了去，我倒霉倒到那裏爲止呢！」

小姐姐實在很想嫁給裁縫阿春，而裁縫阿春還正是個獨身光棍，小姐姐的意思，如嫁給裁縫阿春，就是跟他去討飯拿籃也甘心願意。阿逕大媽不大願意；阿逕大媽是認識裁縫阿春的，因裁縫阿春的住宅，是和木匠鄰近，且曉得他很是窮，討老婆的本錢也不着實，似乎不大好。我的父母，一因顧全木匠的面子，二因裁縫阿春實際無錢討不起老婆，自然更不主張許配給他；雖然小姐姐是跟他討飯拿籃也甘心願意的。

「她要怎樣的丈夫，纔心愛，以後有做媒來的，叫她親自看過，她看得中意的就算數。」這是阿逕

大媽及我父的共通的主張

做媒的很多。想討我小姐姐做妻子的男子到我家來過好幾個，小姐姐親眼仔細看過，都不大當意，我們並沒有批評小姐姐的擇夫的嚴格，因爲終身大事理該愼重選擇與考慮的。祇有我的大嫂，有時在廚房，有時在她自己房裏，常是悄悄的批評小姐姐太嚴格了，太不想想自己的身分了。大嫂的意思，巴不得把小姐姐早些嫁去；因小姐姐似乎和我大哥很親熱，日長日久，恐怕弄出花樣來。

最後有個紅眼阿炎來做媒了，說：「是雜貨店官家在老西門。姓朱；他們朱姓有個義莊，姓朱的子孫，在義莊裏都年年有許多好處；並且姓朱的祭祀很多，當輪着祭祀時，至少有幾百圓進賬——」

「不用說下去了，」父母笑着說：「明天下午二點鐘的辰光，你且叫姓朱的同來這裏面談吧。」

次日二點多鐘，紅眼阿炎和姓朱的來了；光光的西髮，白白的臉孔，淸潔的衣服，和善的口音。……

父母和阿迷大媽，等那姓朱的去後，異口同聲的說：「這個對了，這個一定對了。」就問小姐姐，小姐姐禁不住的滿面欣喜的低聲說了一句「好的，」而且還希望早日成功。

大嫂本來一直不預聞，這時不知什麼意思，也來贊着道：「這種男子，眞是頭等男子了！小姐姐的運道眞好呀！」說着，囘到廚房裏去，一壁走，一壁嘮咕着說：「嚇！我看你又要說討飯傘鑑也甘心願意的了。」

阿迷大媽私下對我說道：「姓朱的比裁縫漂亮得多了，這纔可以使她不再記起裁縫了。」

一切都妥當了。一天的傍晚，朱宅就簡簡單單的挽了一頂小轎來把小姐姐擡了去。小姐姐願願意意的上轎，我們一家子都歡歡喜喜送她上轎，隨即高高興興的喫我們的晚飯。喫過晚飯，正在談論小姐姐此後兩夫妻的怎樣親熱，怎樣要好，忽的由小姐姐差了個人飛奔到我家，臉色張皇的報告道：

「那邊掉包了！」

「怎麼掉包？」父急問。

「就是拜親掉過了人，並不是從前到這裏來的一個，這裏來出相的一個，是另外雇來的啉：」

「那人怎麼樣呢？」母急問。

「爛舌頭的，並且還是個瘸子呢！」

「拜過親了嗎？」阿蓮大媽急問。

「拜過親了！因拜親時並不發覺，只不過在拜親時有些疑異；等拜過了親，介愛幾認清楚了，現在在洞房裏哭了不成樣呢！」

母與阿蓮大媽氣得出眼淚，父氣得臉上變色，頓足大罵，立刻着人去尋紅眼阿炎，因這事完全由紅眼阿炎一手包辦成功的。

第二日的午前，在鋆月茶樓上尋着了。大哥同幾個武夫前拉後推的捉到我家，紅眼阿炎已經嚇

得面如土色父不待細問，就打他一個大耳光。因爲打得用力些，紅眼阿炎頭一斜，父的嫩手指碰在紅眼阿炎的硬頭角上，紅眼阿炎沒有覺到什麽痛楚，而父的一隻無名指的指甲翻起，鮮血如簷頭水的一點一點滴下來了。哥忙趕上來，替父包紮手指，並推勸他坐下來。大哥見父反而受傷了，氣上加怒，即刻一把抓住紅眼阿炎，伸出一個大拳頭別別亂打，打得紅眼阿炎磕頭跪拜，纔由父喝令綁在廊柱上，逕聲稱送官究辦。

紅眼阿炎綁在廊柱上，縮縮的發抖，男女老幼的觀衆，擠滿在他四周。年輕的譏笑他；年幼的當他是賊，拿竹竿鬭弄他；更有幾個老婆子，似訓非罵的在他面前說道：「這是害人一世的事啊！眞罪過呀！祇知賺錢，不管人家性命交關，良心眞黑呀！你以後千萬不可再在別處做出這種事呢！」

這時候，阿連大媽氣呼呼的去拿了一根靑竹棒，滿面掛着眼淚，從人叢中擠進來，使紅眼阿炎冷不防的就在他背上打了一棒，接着罵一聲打一棒的道：「你這惡蟲！你這死絕良心你賺得多少媒錢！就是可以發財也不該做出這種事！我女給你這惡蟲害一世！我要你的命！我要咬你的肉喫！……」罵一聲打一棒，紅眼阿炎隨着啊唷哦一聲，把頭縮一縮，把肩聳一聳，把脚提一提……做出種種熬打的樣子。

打罵了好一會，纔由旁人把阿連大媽拉勸到帳房間，父慰勸她道；「阿連嫂！你且等我把那眞朱叫到這裏來，給我們看一看。如這過得去，算是前世結下的姻緣吧；如眞的癩頭爛舌，像個奇物，管他媽

的親拜過不拜過，我們不答應就不答應啦！」管他媽三字，聲音說得突然非常響亮，旁觀的人，差不多被嚇了一跳。

傍晚，那冀朱來了。據說，那冀朱卽歲不去叫，也預備來賠罪來謝過來求懇來的。他一進門，忙對父，阿迦大媽，姆，規規矩矩恭恭敬敬拜見過後，在賬房間裏坐着，像菩薩似的一動不敢動。帳房間外，更擠滿了男女老少，板凳擠得格格作響；玻璃窗外佈滿了一個個的頭面，嘰嘰咕咕的議論着。我捧了水煙袋送給那冀朱；他紅着臉，掛着擔憂而恐懼的神色，卽忙立起來道：「對——對不住，我——我瘟不——不哭的！」

「哈哈——」觀衆哄的笑了。玻窗外有幾個帶笑說道：「哈哈，鸚舌頭是鸚舌頭！」

又一個指點着說：「不但鸚舌頭，如果他把西瓜皮帽脫下來，還是個「百花山」裏的癩子哩！」

因此，有個頑皮的孩子聽了，唱起來道：「癩子癩，捉螃蟹；螃蟹捉不着，癩子墊桌脚！」

引得又是哄的笑了。

他聽了，就把西瓜皮帽脫下來，放在茶几上道：「癩子癩子，我——到底頭——癩不癩啦！」

聽了他說不淸而又說不出的鸚舌話，外面又忍不住哄的笑了。父母及阿迦大媽隨去看他的頭，只見他頭上像揭開飯鍋蓋似的出着一縷上升的熱氣，倒不是個癩子，這纔過意得去了些。

「外面不要多響！」父向外面高聲說了一句，外面的嘰咕嘻哈，也就靜止下來。父就開始問過他

過去的詳情及其家況職業後，他就與辭回去，臨去時，十分鄭重的說：「明天我——我挽兩頂——兩頂轎子過——過來，姊——姊媽，同黃——黃家姊媽，準——準定要——要請來——來的。」

「篤舌是篤舌，」父等他去後道：「瓣子倒不是瓣子；不過比木匠的連頭頸都生點嬲的要好些了，我看他忠厚規矩，煙酒賭又都不會來，這種人實在也難尋呢！我當初還道沒有這個樣子，這樣子還算得過去——」父又特別對母及阿連大媽道：「你們看還過得去嗎？」

母與阿連大媽點了點頭，父又接着道：「那再不必三心兩意吧。他說明天挽二頂轎子來，你們就去一去來，勸勸阿小是了。」

母也接着道：「揀來揀去任阿小自己看過，又會弄到這樣子，大概阿小的苦命祇配這樣子了。即使再變動，我看苦命的人東碰西湊未必會碰湊出好來吧。」

「那末明天準定去吧。」阿連大媽懶懶地也說了一句。

觀衆都紛紛散去了，進來了洪老珙與范老生兩個父的要好朋友，竭力替紅眼阿炎懇情饒放，父也就答應下來。洪和范給紅眼阿炎解去繩束，也訓了他幾句，紅眼阿炎走在父面前作了深深的一個揖，揩着紅眼，悄悄地走出去時，阿連大媽忽的惡悍悍的向他的背影指點着罵道：「你這惡蟲賺了這一筆媒錢，子孫飯也輪不着喫的！死也不得好死的！不送官辦你，給你這惡蟲太便宜了！你死後我想閻羅王一定要打你屁股！鬼也輪不着你做！殺千刀的惡蟲！……」

詩

目次

生的留戀……燕志儁
夏夜……燕志儁
憶……企秋譯
小詩三首……張 威

生的留戀

燕志儁

生在我胸中微跳——
我寂寞的生活，
也將是無聊下去，
但是我還要留戀，
只爲了愛情。

•

死來叩我的胸背——
無可留戀，

愁苦的生命，
無聊的寂寞，
生着時沒有愛，
倒不如早到墓中安息！

•

生在我胸中低泣——
唉，墓中太寂寞了，
我不願到墓中，

我的生命雖愁苦，
但卻是我的靈魂，
我要燃燒我的愁苦，
直到了不能掙扎！

•

死如老人的勸誘——
直到了不能掙扎，
你將兩手空空的，

依然來到我的懷裏，
愛情不生在世上，
癡夢的人兒，
倒不如早安息！

*

生在我胸中嘆息——
到不如早安息麽？
不，不安息太寂寞了，
寂寞得我發愁，
唉，寂寞得我發愁，
在墓中是發愁的，
我將不知道期想。

*

死又來叩我的胸骨——
癡人，死何等安逸，
如那仙人的眠床，
你的眼開着，
放棄了你的期想合愁思，
頭上有靑靑的松樹，
作你靜美的侶伴。

*

生在我胸中顫抖——
唉，那樣的寂寞麽？
人們都要逃避他，
就是那白髮的人，
也要逃避那眠床，
我，靑年的人，
我要留戀生命，
爲了愛情。

*

死惡毒的嘆氣——
唉，在你的眼前，
有些什麽呢？
寂寞合無聊，
合夜的惡夢，
愁思合痛苦，
焦燒合期想，
無望的幻想，
痛苦的熱望，
鬼氣的失眠，
白淡的眞實，
這都是死的侍者，
在引你向墓中進行，
雖是你留戀！

*

生在我胸中啜泣，啜泣，
唉，只是爲了愛情，
無休止的幻想，
也已使我留戀，
在我的眼前，
有幻想的花朵，
有那不寂寞的，
幻想的情人，
直到了我的愛情消失，
愛情成了寂寞，
我將死，入墳墓！

*

死皺着可怕的面孔——
夢夢的人，
你所有的是什麼呢？

灰敗的衣裳，
病的身影，
你的生命如薄紙，
你的骨軀如蛛網，
我將立在你的背後，
或是面對面兒站着，
到了有機可乘，
我將輕輕的撲殺你，
如殺一隻柔輭的小蟲。

*

生在我胸中興奮——
但是，厲害的惡鬼，
將以我蛛網的骨軀，
抗你的命令，
我有我纏綿的生命之力，

雖是我將死在你的懷下，
但我將抗你，
爲了幻想的愛情，
爲了留戀！

*

死又狡猾的惡笑——
有多少磅礴的健兒，
有多少愛生的詩人，
有多少眷戀的少女，
有多少瘋狂的歌者，
他們抗我，
但是掙扎罷了，
嘿嘿，掙扎罷了，

*

況你這無聊的病人！

生在我的胸中發狂——
我願死在愛人的腳下，
死在愛我的心下，
但在這寂寞的時候，
死了將是恨事，
惡人，我知道你的伎倆，
請不要豁口！

*

死又站在我的胸前——
看我的手爪，
看我的黑簫，
看我的病夜，
看我的愁曲
看我的電光，
看我的死幕，
你只算是一隻幼蟲，
留戀愛情的病人！

*

生於是低低的哭泣——
唉，我有光明的血淚，
有紅花般的幻想，
有火般的熱情，
有淚般的戀歌，
有雷般的掙扎，
有情人光明的幻影，
有情人桃色的衣裳，
有青春之力，
有最明媚的春天，
有最溫暖的清晨，
我將留戀，
我將留戀，
拿去我的黑面影！
我將用熱血噴你，
為了生的留戀，
為了幻想的愛情！

十六，二，二十五日。

燕志儁

夏夜

棠棣樹的清香，
從睡着的枝枒夢般的落下，
紅星星的草花，

都偷偷用她們稚嫩的嘴脣
蜜吻着中夜的露珠。

*

我願同你悄悄的醒着:
身蜜貼着身,嘴脣吻着嘴脣,
你把我的腰熱愛的抱起,
我也把你的腰親親的抱起。

*

那裏,夜蟲唱她們的戀歌,
像夜裏接吻時的眼淚,
來呀親親的依在那香息的
身上
讓我把眼淚洗涇你的衣裳!

*

你的嘴脣,淚似的親近,
你的語聲,哭似的甜蜜;
我把我的話哀哀的告訴你,
你也把你的話甜柔的告訴、
我呵。

*

還裏,幼稚甜柔的風
臥在那枝椏裏熟睡了,
熟睡了又惺忪的醒來
她偷偷的揉着睡眼,
忙碌的帶來那嬰粟的氣息。

*

F呵,我貼吻你乳白的胸懷,
我願長此貼吻着,親近的,
願那眼淚流盡我滿胸的苦
恨,
緊抱着你夏夜的女神。

十七年,南風的夏夜裏。

憶

宜賽蒂作
企秋譯

Rossetti 是十九世紀英國女詩人,性情和藝品的高深,二十多歲時認識了一位劍橋大學畢業生查萊氏(Carley),十分投契。後來她覺得婚姻有無限危險,還不如獨身來得幸福。年三十,終然

和葛氏決絕。女士作詩甚多，都傳誦一時。這首憶係決絕葛氏後追述她決絕時的情緒的，婉娩纏綿，很可以表示她高潔的性格。

憶着我罷！
我去了，
我往漂渺之鄉去了！
從此你再不能和我握手，
我也不再徘徊中途了。

憶着我罷！
我不能再和你時相歡會
細聽你規劃我們的將來，
你該明白：
不論是勸勉，是禱祝，
現在都已太晚了。

倘使你暫時把我遺忘了，
當你重憶時切莫悔恨！
我皎潔的衷心，
勿甘留有纖毫罪惡的污痕。
寧願你在歡樂中把我忘了，
不願你因憶念我常自銷沈！

小詩

張威

一

只有我一個呢？
昨夜做的這樣爭亂的夢：
兩手捧着一個女郎的臉，
向她的圓頰深深接了一吻。

二

月光下，
是最合看詩的時候阿！
淡淡的月光，
教你慢慢地看，慢慢地想。

三

冬之神，
這是你唯一的使命阿！
掃除那殘敗的天野，
好讓春來建設美的一切。

教主變成鸛鳥的故事

德國霍夫著
顧均正譯

有一個晴明的夏天的午後，巴格達的教主嘉雪特正安適地坐在他的睡椅上；這天天氣很熱，他方纔睡了一忽兒覺，這時候精神已很清爽了。他啣着一根紅木的長烟管，時時啜着一杯僕人端給他的咖啡，得意地捋着他的髭鬚；總之，這教主是覺得非常的舒服，那是一望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在這種時候，他是心平氣和，人家很容易親近他；所以他的首相曼蘇每天總是在這個時候來參見他的。這天下午，他照例來見，可是臉上卻露出一副嚴肅的神氣，——這在他是很少有的。教主從嘴裏拿下了烟管，說道，「你為什麼裝出這樣嚴肅的神氣來呢，首相？」首相把兩臂交叉在胸前，向他的主上鞠了個躬，答道，「主上！為什麼我露出一副嚴肅的神氣，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是因為在宮殿外面站着一個販子，他有好許多精美的物品，而我卻一個錢也化不起，所以很覺煩惱吧！」

教主久要討首相的歡喜，所以就吩咐黑奴叫那販子進來。不一時，黑奴同着販子走進宮中，祇見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面色黝黑，穿着一身破爛的衣服。他帶着一隻箱子，裏面放着種種的貨物：如珍

珠和指環，柄上鑲嵌得很華美的手槍，還有酒盅，木梳等等，教主和他的首相東翻西揀，看了半天，最後教主替自己和首相買了兩把手槍，又替首相的妻子買了一個木梳。當販子把箱子合上的時候，教主忽瞥見了一隻小抽屜，就問他裏面可也放著貨物。販子把抽屜抽開，拿出一個鼻烟盒來，這盒子裏放著些黑色的粉末，和一張寫著特別文字的紙，這些字，教主和曼奢看了都莫明其妙。「這些東西，一天由一個商人送給我，據說他是從墨加的街路上拾來的。」販子說。「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東西；但是你可以隨便出一點錢買去，因為這些東西在我也沒有什麼用處。」

教主是很喜歡收藏古代手蹟的，所以他雖然一字不識，還是把這紙和盒子一齊買了來，然後讓販子回去。然而他總想知道這寫的是什麼意思，所以就去問首相，他知道有什麼人會解釋得出這些字。

「最仁慈的主，」首相回答道，「在大馬斯既附近，住著一個哲人叫做賽立姆；他懂得各種的文字。招他來，也許他能夠解釋出這些神秘的符號。」

這位博學的賽立姆立刻辭到了。「賽立姆，」教主對他說，「賽立姆，據說你是很博學的。你看這張字，能讀不能讀：要是你能讀，我就賞你一件新袍子；要是你不能讀，我就賞你十二下耳光和二十五下腳掌，因為你是白白叫做哲人賽立姆的。」

賽立姆鞠了個躬，說道，「好，敬遵吩咐，主上！」他對着那張字看了好久，便突然恍悟道，「那是拉

丁文，主上，要不是時，就請治我以死罪！」

「那末你說這是什麼意思，」教主命令道，「如果這是拉丁文。」

賽立姆便翻譯道——「尋得了這張紙的人，請祝頌阿拉的恩惠。你拿了這盒子裏的一撮粉，同時說一聲「穆泰波」便能變成不論什麼動物，並且懂得他們的語言。如果你後來要變還人形時，祇要向東方鞠了三個躬，並說了這同樣的話。可是要留心你變形的時候不能歡笑，否則你忘記了這咒語，就將永遠變成一隻野獸。」

哲人賽立姆讀了，把個教主樂得不可交開。他叫賽立姆罰咒不把這秘密傳佈開去，又賞了他一件漂亮的袍子，遣他回去。然後他回頭向他的首相說道，「這東西倒買得很配我胃口，曼奢！能夠變成一隻動物，我是夠多麼歡喜啊！明天早上你到我這裏來！我們一同到鄉野去，在盒子裏拿了一撮粉，聽聽空中，水底，林間，原上在說些什麼話。」

下一天，當教主嘉雪特喫過早餐，秘密地把衣服喬裝了之後，首相也已遵命跑來，陪他出去散步。教主把放着魔粉的盒子藏在腰帶裏，吩咐從僕不必跟隨，自管和首相出外去了。他們首先穿過教主所有的大花園，但是找不到什麼活的東西來試驗。最後大臣提議到一個池子邊去，他在那裏曾經看見過許多的動物，尤其是鸛鳥，他們的嚴肅的態度和鼓翅，常常激動了他的注意。

教主同意了首相的提議，伴着他向池子邊走去，既到那裏，他們看見一隻鸛鳥泰然地踱來踱去

在找青蛙喫，嘴裏時常咕嚕着在說什麼話同時他們看見在天空遠處另一隻鶴鳥在望這個方向飛來。

「我可以打賭，我的仁慈的主；」首相說，「這對長脚現在一定有一番有趣的談話哩。我們若變了鶴鳥，豈不很好？」

「說得有理，」教主答道。「但是我們還得想想，我們須要怎樣纔可以再變成人形。不錯，這是很容易的！如果我們向東方鞠了三個躬，再說一聲「穆泰波，」我就可以再變成教主，你也可以再變成首相了。但是天保佑，不要笑，否則，那就糟了。」

教主說時，他看見另一隻鶴鳥正翱翔在他們的頭頂，而慢慢地停落在地上。他連忙從腰帶中拔出盒子，拿了一撮的粉，把盒子遞給首相，首相也照樣拿了粉，一同喊着「穆泰波！」

於是他們的腿顫抖着，漸漸地瘦起來紅起來，教主和首相的美麗的黃鞋，變成醜陋的鶴足，他們的臂上生出翅膀，他們的頸頸從肩胛上伸出有一碼來高，他們的鬍鬚消失了，柔輭的羽毛徧佈全身。

「你生得一張好嘴，首相，」教主驚奇了一回說道。「我生平從不曾看見過這樣的一種東西！」

「謝你，」首相鞠着躬回答道，「但是我敢唐突地立誓說，陛下變成鶴鳥，幾乎比教主更其美麗了。但是來能，我們去聽聽那邊同伴的話，看我們眞能懂鶴語不能。」

不久，另一隻鶴鳥已經停在地上。牠用嘴來刷了刷牠的脚，理了理牠的羽毛，便進向第一隻鶴鳥

那裏去那兩隻新的鶴鳥急急的踱近去驚奇地聽見了下面這一段談話——

「早安，長腿太太！你來草地上很早啊。」——「謝你，親愛的喫嘴！我是方纔去喫了一頓早餐來。你喜歡喫一分蝦虎或一隻蛙腿嗎？」——「謝你的好意；不過今朝我胃口不大好。並且我到這裏來是爲了另外的事情。今天我要到父親的賓客前去跳舞，所以我想來這裏好好練習一下子。」

當下這年輕的鶴鳥就在草地四周特特別別地跳舞起來。教主和曼審注視着她，非常的驚異，她神態活潑地一脚獨立着，拍着她的翅膀，很顯得玲瓏。他們兩個都再也忍不住；狂笑從他們的嘴上不住地迸出來，久久不止。教主首先止住了笑，「那眞是可笑極了，」他喊道，「這是金錢所買不到的。可惜這呆鳥或已聽到了我們的笑聲；不則他們一定還要唱歌哩！」

但是，現在首相卻想到了在變形時候是不准笑的。於是他便把他的驚恐告訴了教主。「啊喲，要是我永遠要做一隻鶴鳥，那就糟了！你記記那句討厭的咒語看：我忘記了。」

「我們必須向東方鞠三個躬，然後說「繆——繆——繆——」」

他們向着東方，接連地鞠着躬，直把他們的嘴差不多碰到地上。可是，這咒語卻忘記了！儘管教主鞠躬，鞠躬，儘管他的首相虔誠地說着「繆——繆——，」然而以下的字眼確已忘記得形影全無，因此這可憐的察聲特和他的首相，還是不變他們鶴鳥的形狀。

這兩個被魔法捉弄的東西，在田地上憂愁地東跑西走，不知怎麼辦纔好。他們不能毀去他們的

鸛鳥的羽翼，也不能回到城裏去自白於人；因為誰肯相信一隻鸛鳥就是教主呢？即使有人相信了，而巴格達的居民，肯承認一隻鸛鳥做教主嗎？

因此他們飄流了好多天，全恃田野中的果子勉強過活，為了他們的嘴生得太長，所以吞起來極不方便。至於壁虎和蛙類等食物，則又不合他們的胃口；並且他們怕吃了要減殺食慾。他們在這不幸的境遇中所感得快意的，只有能夠飛行這一點，他們常常飛到巴格達的高屋頂上，偵察城中的情形。

在起首的幾天，他們看見街上種種的不安和悲哀的景象。但是在他們變形的第四天，正坐在教主的宮殿頂上時，忽見下面街上有一大隊很莊嚴的人馬。鼓的聲音與笛的聲音雖然齊響；一個人穿着金繡的紅袍，騎了一匹裝飾得很富麗的馬，四周圍着許多衣服華美的僕人。有半數的巴格達人衝迎上去，每個人都喊道，「海爾，密支拉！巴格達的君主！」

宮殿頂上的兩隻鸛鳥見了，便祇好你望我，我望你，教主嘉雪特說：——「你現在可猜得出我為什麼會變形，首相？這個密支拉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的兒子，那仇人就是這厲害的術士加許納，他是苦心焦思地立誓要報復這個深仇。但是我還沒有失望，同我來罷，你，我患難相共的忠心的伴侶：我們且到先知的墳前去；也許在那個聖窟前，這魔法或可解除。」

他們從宮殿的頂上動身，飛向麥地那去。

他們都不很會飛翔，因為他們還不十分熟練。「喔，主上！」首相飛了兩個鐘頭感嘆道；「請你原

諒我是跟不上來了，你飛得遠比我快並且天色已經黑了，我們得好好找一處安息的地方。」

嘉霉特聽了首相的話，看見下邊山谷中有幾梳頹敗的垣牆，可以暫時寄宿，他們就飛向那裏去。

他們這度夜的地方，以乎先前是一所宮堡，華麗的圓柱從頹垣中矗立着，有幾個房間還勉強保存，證明這建築的過去的華麗。嘉霉特和他的伴侶在其中往來踱圍，尋找一處乾燥的角落，突然疊奢停住了脚步。「主上，」他輕輕地有氣無聲地說，「一個首相，尤其是一隻鸛鳥會怕鬼，你想笨不笨？我覺得很不舒服，因爲在近旁好像有人在那裏很清晰地悲嘆和呻吟呢。」

教主現在也停了步，分明地聽得一種深沈的嘆息，這聲音似乎不像是從一個動物所發，簡直像是從一個人所發出來的。他充滿了熱情，留着發出嘆聲的地方前去：但是首相用嘴來銜住了他的翅膀，懇切地求他不要去冒這種新的不可知的危險。但是他的話都沒有用。教主天生着勇敢的膽量，他跑向一條幽暗的小逕，把身上的毛羽扯去不少。他立刻來到一扇半開着的門邊，很清楚地聽到門後的嘆息和呻吟。他用嘴來把門兒推開，卻在門檻邊吃了一驚。

在這古堡的室內，祇從一個很小的鐵欄窗裏射進來一些模糊的光亮，他看見一隻很大的貓頭鷹坐在地上。從牠的大而圓的眼裏流出滾滾的淚，從牠的灣曲的嘴裏發出一種粗澀的悲吟。但是當牠看見了教主和他的首相——這時他也跟過來了——便發出一聲高響的歡喊。牠溫雅地用牠的櫻色斑紋的翅膀來揩乾了眼淚，出於教主他們的意外，牠竟說起純熟的阿拉伯語來了，「歡迎，你們

鶴鳥你們是解救我的一個吉利的預兆，因為我須見了鶴鳥纔好交運，這是人家以前告訴我的。」

教主止住了驚異，便伸着他的長頸向貓頭鷹鞠了一個躬，文雅地站定了他的瘦腳，便說：「貓頭鷹！從你的話裏，我相信我是找到了一個同病的人。但是，你希望從我們得到解救，那卻不會辦到。你聽了我們的故事，就可以承認我們的孤獨無助了。」

貓頭鷹請他講，教主就把上面所說的事情說了一遍。

教主對貓頭鷹說過了他的故事，牠很感謝他，說：——

「現在請你也聽聽我的故事，叫你知道我的不幸，未必在你之下。我的父親是印度的國王；我是他的不幸的獨生女，名叫露莎。那個曾經捉弄你的術士嘉許納，也把不幸帶了給我。有一天，他到我父親那裏來，要求把我配給他的兒子密支拉。但是我的父親是個躁性人，一下子就將他摔下樓來。然而那個東西知道可以變了形狀來接近我的，有一天，我在園子裏呼吸新鮮空氣，他假裝了一個僕人跑到我面前來，一陣風就把我變成這個可怕的形狀。我嚇得昏去，他就把我帶到這裏，在我耳邊怪聲喝道：「你將終身長住在這裏，為禽獸所不齒；除非有和你一樣醜陋的人，自願來向你求婚。這是我報復了你和你驕傲的父親的仇。」這事至今已有好幾個月了。我在這古堡中過得孤寂愁苦，像一個隱士一樣，與世界隔絕，就是對於禽獸，也只像個稻草人一樣；美麗的自然在我的面前躲過了，因為我被日光眩得睜不開眼，只有當鐵灰色的月光照上這頹垣的時候，我的眼上的障幕纔算落去。」

貓頭鷹說畢，又用她的翅膀來拭她的眼淚，因爲這不幸的故事已觸動她流淚，

教主聽了公主的故事，便沈入凝想。「照我想起來，」他說，「在我們的不幸中間，總有一個秘密的關鍵；但是我們將從什麼地方去找一個鑰匙來開開牠呢？」

貓頭鷹回答他道：

「嗯主上！我也是這樣相信着；我在孩提時代，一個聰明的婦人曾經預言我，一隻鸛鳥會帶給我幸運，並且我知道有一個方法或者可以解放我們自己。」

教主很驚異，問她知道的是什麼方法。

「那個陷我們於不幸的術士，」她說，「每月中來這裏古堡一次。離此不遠有一個廳堂，他同了許多的同伴來這裏敍餐。我常常看見他們。他們這時候就互相講述他們的惡行。也許他會說到你所忘記了的咒語。」

「喔親愛的公主！」教主喊道；「說，他在什麼時候來，這廳堂在那裏？」

貓頭鷹靜了一刻說道，「請你千萬不要生氣，你要我說，須要答應我一件事。」

「你說，你說，」嘉雩特叫道。「你向我要什麼事我都答應。」

「那就是這樣：我也要自由，這個，祇有你們中有一人能夠向我求婚纔辦得到。」

鸛鳥們對於這個提議，似乎有一些吃驚；教主招他的大臣到外邊去商議一下。

「首相」教主在外邊說道「這交易倒有些討厭但是你不妨就娶了她，」

「說話是對的，」首相回答道：「可是我回到家裏，我的老婆不要把我的眼睛挖出嗎？並且，我是一個老年人；而你，卻是又年輕又獨身，你是更配娶一個年輕美貌的公主。」

「正是呢，」教主嘆道，愁苦地斂着他的翅膀「那末誰肯告訴你她是年輕與美麗呢？那無異是不看貨色買東西了。」

他們互相商議了好久。然而最後教主知道他的首相與其和貓頭鷹結婚，寧可做鸛鳥終身，就決定自己來答應她的要求。貓頭鷹知道了，是無限的歡悅。她告訴他們說，他們來得再恰當沒有了，因為術士們好像那一夜就要來集會的。

她偷偷地同着鸛鳥離開了室內：領他們到廳堂那邊去。他們穿過了一條幽暗的小逕，走了好久，後來又穿過一統半壞的牆垣，就看見有一流輝耀的光亮向他們射來。到了那邊，貓頭鷹叮囑他們須要靜悄一些，從靠近他們所站處的牆縫裏，他們能夠窺見一個大廳。廳的四周，支着許多雕飾得很華麗的圓柱。許多光亮的彩燈照耀得如同白晝。在廳的中央，有一張圓桌，桌上放着許多精美的餜餚。這桌子的周圍，有一張環榻，上面坐着八個人。其中有一個，鸛鳥認識他就是賣給他們魔粉的小販。他的旁邊的朋友，問他最近的行為。於是他也向衆人講述教主與首相的故事。

「你給他們的是何種樣的咒語呢？」另一個術士問。

「一個很難說的拉丁字，「穆泰波」」

鸛鳥在牆洞裏聽見了這話，快活得差不多要發狂了。他們快快地撥動他們的長腿，一口氣跑進古堡，那隻貓頭鷹連跟也跟不上他們。教主感激地對貓頭鷹說：「你救了我及我友人的生命，我十分願意地做你的未婚夫，並永遠不忘你的大恩。」然後他轉身面向東方。兩隻鸛鳥一同伸出長頸，對着剛出山的太陽鞠了三個躬。「穆泰波！」他們喊道：於是他們立刻回復了原形，主臣兩個擁抱着歡呼狂，贊祝着他們的新生。

但是誰能描寫出他們轉身來所覺到的驚奇呢？一個美麗的貴婦，穿得很漂亮，直立在他們的面前。她微笑地和教主握手。「你不認識你的貓頭鷹了嗎？」她說。這就是她。教主是非常顛倒於他的美麗和溫雅，他喊道，「我的最大的幸運，就是我曾經變過一隻鸛鳥。」

現在他們三個一同跑到巴格達去。教主在他的衣袋裏一摸，不但發現了那隻放魔粉的盒子，就是他的錢袋也有在那裏。於是他在最近的村莊裏買了些旅行中所必需的物品，不久他們就到了巴格達的城邊。但是教主的來臨使人家覺得大大的驚奇。百姓們早已當他是死了，所以現在他們非常快活地再來歡迎這位愛戴的君主。

他們燃燒着對於這個僞冒的密支拉的憤恨。他們擁進王宮，把老術士和他的兒子都拘禁起來。教主將這老人送到公主所曾住過的古堡裏，就在那裏把他縊死了，他的兒子是不懂得他父親的法術

的，所以教主問他願意死呢還是願意嗅鼻煙。當他願意後者時首相就把鼻煙盒給了他密支拉一嗅鼻煙，教主就念着咒語，將他變成一隻鸛鳥。教主把這鸛鳥裝入鐵籠，放在御花園裏。

教主嘉錫特和他的妻子公主，過着很久的幸福的歲月。每當下午首相來參見他的時候，便是他最快樂的時間。他們常常談起他們變成鸛鳥的奇遇，教主到高興時，便模彷着首相變成鸛鳥時的動作：他挺着他僵硬的腿，在室中傲然闊步，拍着他的臂膀，當作羽翼，並且表演出首相怎樣愚昧地向着東方，久久地喊着「穆——穆——。」這樣的玩意兒，對於教主夫人和她的小孩子，永遠是新鮮有味；但是教主如果形容太過，老是點着頭，喊着「穆——穆，」那末首相就示意教主，微笑着似乎他要把在貓頭鷹公主門外的商酌，告知教主夫人了。

附著者略傳

安徒生猶如中天燦爛的太陽，格林兄弟猶如靜夜的皓月，法國的許多童話作家，猶如大熊小熊等群星。而霍夫氏的天才的光芒，則像晚空中孤獨的明星，他雖則不能如安從生之爲童話界之王，但是以之與其餘的小作家相比，卻也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威廉霍夫（Wilhelm Hauff）於一八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於德國司徒嘉德（Stuttgart）。他一共只活了二十五歲，他的文字的工作的時期，都在最後的兩年中。這個時期雖短，然

而已足夠表示出他的卓特的天才了；雖則因了他的早死而所生的文學上的損失，卻是無限的。

他的父親名奧古斯脫弗烈特立克霍夫（August Friedrick Hauff），在外交部做秘書。他的父親死時，他還祇有七歲，他的姊妹們和他都是由他的母親一人教養大來的。他的母親天資聰穎，她很能夠了解她兒子的性情。威廉霍夫在孩子時代，並不曾顯示出他的卓越的天才。他在學校裏的功課是不十分顯赫的，祇有在家庭裏纔能看得出他的眞實的才能。他很喜歡哥德和許勒（Schiller）的作品，他常常朗誦着他們的詩給他的母親和姊姊們聽。他又常徘徊在他祖父的圖書室裏，他在其中最愛讀的，便是奇異的和冒險的故事。他的教育，因為體格羸弱時常有小病痛，所以時時有停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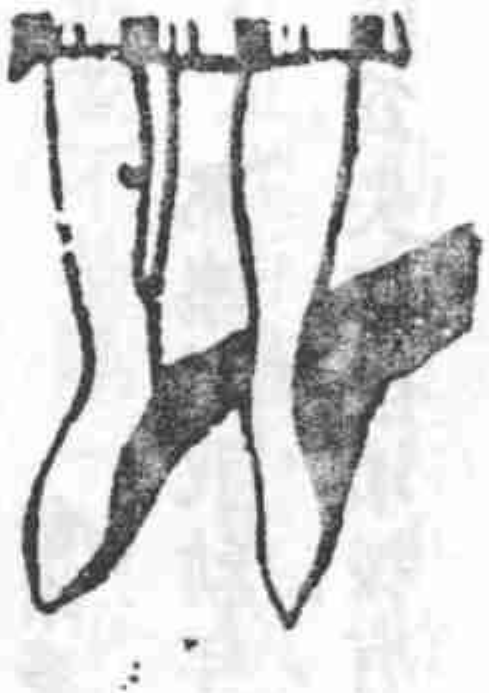
一八二〇年，他進了杜平根大學（University of Tubingen），他進這個學校，與其說是他限了母親的志願，不如說他由於自己的意向。他在那裏學神學，於一八二四年得學位。一八二六年刊布他的故事集童話曆（Des Märchen-Almanach）的第一冊，隨後又出了童話曆的第二冊與第三冊。他第一所寫的故事，以與他在後所作的故事相比較，則不免要減色，然而這時候已經開開了他奇特的空想的金鎖了。故事中無處不顯示出戲劇的勢力，和他的巧妙的幽默。他第一次的努力的成功，鼓勵起他獻身於文學的決心。

他的歷史小說 Lichtenstein (1826)，使他得了極大的文名，甚至有人稱他為德國的司各

脫；他就在這時候到法國和比國去游歷了一次。一八二七年，他做了 "Stuttgart Morgenblatt" 的編輯；又因了發行者 Cutta 的吹噓，他娶了一個遠房的表妹做妻子，她是他一向所追逐的。一八二七年夏天，他在塔洛耳 (Tyrol) 避暑，並從事作另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可是沒有完成。在同年秋天，他的身體有些不舒服，就在十月十八日這一天在司徒嘉德去世了。

霍夫氏寫文章的能力是很可驚的，他接續着很快的刊布了許多的詩，小說和童話。在童話中最著名的要算是隊商 (The Caravan)，亞力山大利亞的會長 (The Sheik of Alexandria) 和司比薩脫的旅館 (The Inn in Spessart) 等，其中可以看出霍夫的最好的創作的天才。他是一個卓越的說故事者，他的純潔的和澄明的風格，便是他那有戲劇意味的文學之透明的媒質。他的才智是很優越的，他能洞觀一切，幻想出老老小小各種年紀的人的心理。他的全集被接續着翻印了好幾次，他在德國文學上的地位，似乎與他在德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一樣地確定了。

本篇教主變成鸛鳥的故事，即是隊商中的一篇。



燕語

施托謨 著
朱偰 譯

我的故鄉祇是一個樸素的小城，在一處無樹的海灘上，它的房屋是舊而且陰暗，可是我總以爲是一個安適的地方，還有人間兩種珍愛的鳥兒似乎和我表示同情。在夏天的高空中鴿兒不斷地飛迴城上，它們的巢在下邊屋頂上；每當四月裏第一次和風從南方吹來時，燕子也一定同了來，於是人間互相告訴，燕子歸來了。——這正是現在的時候，我窗前園子裏第一次堇藍花正在開放，對面簷板上，燕子也已經坐在上邊，正在歌囀她的古歌：

當我離別的時候；當我離別的時候；(註一) 她唱得愈久，我越想起一個久已逝世的人來，在我少年的時候，她會給我許多可愛的辰光，我到如今還須感謝她的。

註一　此二句係從呂克特(Rueckert)少時回憶(Aus der Jugendzeit)中摘出，本詩曾有人合入音樂，爲德國流行歌曲之一。原文如左：

Als ich Abschied nahm, als ich Abschied nahm,
War die Welt mir voll so sehr;
Als ich wiederkam als ich wiederkam,

War alles leer.

試意譯如下：離別時，憶昔離別時，滿地裏萬紫千紅；歸來時，嘆歸來時，萬事都成空。

我的思想順著長街走去，到聖禹耿慈惠院（註二）所在的地方；因爲我們城裏也有這樣．所慈惠院，和北方比較有名的城鎮一樣。那座院宇是十六世紀時我們的一個公爵建立的，以後因爲地方人民樂善好施的心情，漸漸發展成很大的產業，現在一般老年人，他們飽經人生艱苦，在長眠之先還要休養休養，於是這座慈惠院便是他們最快樂的休憩之地，——院的一邊緊著聖禹耿寺，在那裏邊濃陰覆蔽的菩提樹下，初期的宗教改革家曾經演說過；別一邊在一所內院和一處有圍牆的狹長的小花園後邊，我小的時候，慈惠院的女人，常從園裏採摘她們的小花束，做星期日禮拜之用。在兩座哥德式的（註三）巨大的三角屋頂底下，一道黑暗的大門道通到院子裏；再從院子裏經過幾重門戶，可以走到院的中部，到大禮拜堂，並慈惠院人住的小房子裏。

註二　聖禹耿院實爲聖禹耿養老院，所謂"Stift"實一種慈善組織，常冠以聖徒之名字。

註三　歐洲建築分羅馬式（The Romanesque Style）與哥德式（The Gothic Style）兩種，前者門窗多作半圓形，後者多作尖形，故又稱"The pointed Style"。

那座門我幼年時候常常走過，因爲在我記憶所及好久好久以前，自從那座偉大的聖瑪麗教堂因爲失修崩壞後，有許多年，普通宗教的儀式常在聖禹耿院的禮拜堂舉行。

彷彿夏天平時一樣，在星期日冷節的早晨，我還沒有走進禮拜堂以前，常在陽光下的院中逛遲竚立，從旁邊小花園裏，時時吹來——按照季節的不同——冷金花，紫羅蘭，木犀花的香氣。——可是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使我對於院中的過道覺得這樣可愛；因爲時常，尤其是我比平時早起一點鐘的時候，我便往裏走去，望向樓上朝陽照著的小窗上，窗的一側有兩個燕子的巢兒，一扇窗常常開著；要是我的履聲在石道上走得作響時，一個白髮分得平滑的女人頭，帶著一個雪白的領巾，伸了出來，向我和藹地點着。「早安，翰笏！」我就向她招呼；我們孩子們祇用她的姓來稱呼我們的老朋友；我們差不多不知道，她也還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婀格娜」，在當年，她的一雙碧波似地秋水還澄清的時候，她今日如銀似的白髮還作淡金色的時候，這個名字於她也曾十分相宜。她多年來在外祖母家作活，隨後，我大概十二歲的時候，她用某人女兒的名義——因爲她的父親曾在城中服務——被收入慈悲院中。從那時起外祖母家裏好像失去了一個重要人物似的；因爲翰笏知道，不論什麼時候，連我們覺都覺不到，教我們快樂遊戲；她給我妹妹裁泥人的新衣服，一面我拿著鉛筆，按照她的指示，繪各式各樣藝術的圖畫，或者臨一座現在少見的教堂照片，這照片也是她所有的，祇有一件以後使我驚奇：她從不給我們講神話或傳說，而這兩種在我們這裏可是非常之多的；（註四） 要是別人講這些的時候，她常看作無用甚或至於有害，總去設法阻止他們，可是她的性情並不是冷酷的或者沒有幻想力的。——在反對方面，她對於各種動物的生活十分親愛，她尤其愛燕子，常爲保護燕子造巢幾次

阻止了外祖母的掃箒。因爲外祖母幾乎和荷蘭人一樣地好潔靜，她不容有小燕子的侵入。翰箭對於燕子的本質，也似乎觀察地很清楚。我記得有一次，我在院中石道上，拾得一頭死了似的塔燕，給她送了去。「這美麗的小鳥快死了，」我說著；一面憂愁地撫著光潤的黑褐色的羽毛；可是翰箭搖搖頭兒，說道：「這個嗎？她是空氣中的女王；她要的祇是自由的天空，她大概遇見了鷹，一怕就摔到地下，那時她的長翅膀兒不合用了。」於是我們走到園子裏，我托著燕子，她不動地在我手上躺著，張大著褐色的眼睛看著我。「現在把她擲在空中」翰箭說。我驚奇地看著，我一舉起手時，似乎死去了的鳥兒迅速地展開翅膀，朗朗地嘀了一聲，彷彿一枝羽箭似地，穿向陽光的天空中去了。翰箭說：「你可以從塔上看見她飛翔；這是說從舊教堂的塔上，那還配稱得上一座塔兒(註五)。

註四　翰箭常不講神話、或傳說，因如彼所述伊父迷信一條說實爲全家致禍之源。

註五　翰箭常稱舊教堂之塔，堪稱爲「塔」；對於新教堂之塔，多少表示卑視。

然後，她撫著我的頰兒，長歎了一聲，便回去做日常的工作去了。「她爲什麼這樣長歎呢？」我心裏想著。——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在數年後，從那時一個完全陌生人的口中纔得來的。

現在她是休息了，可是她的燕子知道去找她，我們孩子們也知道去找她。我每當星期日的早上，在做禮拜以前到老處女乾淨的小室中去時，她已經穿著做禮拜的衣服，坐在她的歌譜前面。假使我要坐在她身旁小沙發上時，她一定說：「噯，怎麼，你不看那兒的燕子嗎？」隨後她從窗台上移開一棵

風呂草或石竹，讓我坐在窗龕深處一張禁椅上。「可是這樣打著胳膊是不許的，」她微笑地說，「這樣年輕活潑的小夥計燕子不大見過呢！」隨後我靜靜地坐著，看那纖弱的燕子在陽光中飛上飛下，看她們造巢，或者聽她們的小燕子；那時翰笛坐在我對面講著往時的盛典：講我曾祖父家裏的宴會，講著從前射擊競爭會的競賽，(註六) 或者——這是她最愛講的——講舊教堂中繪像和祭台的莊麗，在那裏她自己還做過末一個守塔人孫女的教母；到最後禮拜堂中第一次風琴聲傳來時，她纔停止講述。於是她站起身，我們同著穿過一道狹長的無窮的走廊，祇從兩邊禪房上面的門窗裏透進薄明的光線來。不時這些門推開，在門開處亮光裏——這亮光把昏暗沖開了一洞兒——我看見年老的，服裝奇特的男人和女人，從裏邊鑽了出來，這些人中間，大概有一大半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經從城市生活中消失了。我很想探聽這一個或那一個；可是在到禮拜堂去的路上翰笛總不答話；於是我們不作聲走去，到了道盡頭，翰笛同她的老伴站在下邊院衆席後面樓梯上；我在樓上奏樂的地方發步似地呆望著風琴上旋轉的自鳴鐘樂器，(註七) 要是牧師升了講座時——我要承認——他預備得很好的講道大半祇彷彿單調的波聲從很遠的地方傳到我耳朵裏；因為我下邊對面掛著一幅大的老牧師的照相，帶著長的黑色鬈髮和修得很特別的鬍髭，不久便奪了我全部的注意力。照相上一雙憂鬱的黑眼彷彿從信仰奇蹟與魔術的混沌的世界裏看到一個對的時代，它還使我聯想到許多城中的歷史——如紀年編上寫的一樣——一直到壞的騎馬的貴公子，(註八) 他最後的惡行還記載

在禮教堂中被害的人的墓誌上。——要是風琴忽然奏起『上帝祝福我們的將來』時，我自然便偷偷地溜了出去，又到了外邊；因為我的老女朋友過一回要考我聽來的講道，這可不是玩的呢。

註六　當時每城有一射擊競爭會，年年舉行賽會，列隊遊行。

註七　當時教堂中常備此種鐘樂，有機器使之旋轉，普通所謂鐘樂（Glo cken spiel）則係附屬於時鐘上之樂，因打鐘而奏樂曲。

註八　所謂「騎馬貴公子」係指貴族惡少，常從騎者，招搖街上，肆行無忌。

翰笥自己的歷史，她從沒有洩過；我第一次聽見關於她的事情時，我已經在大學裏好幾年，當我有一次假期歸來，到她那裏去的時候。

那是四月裏，在她六十五歲的生日那一天。和從前一樣，我今天也給她送去外祖母的兩塊金洋和我們姊妹們的幾件小禮物，她招待我喝了一小杯馬拉加酒，這是她為這些日子在她小壁櫥裏貯藏著的。我們談了一回後，我請求她今天領我去看一看宴會廳，我想去看已經好久了，祇是沒有機會。數世紀來，慈惠院的董事，每當一年結算之後，常在這廳裏邊宴會。翰笥答應了，我們一同順著黑暗的長廊走去；因為那宴會廳還在禮拜堂的那一面，在院的那一頭。當我走下後梯，失足滑了一下，跪下來一碎的時候，下邊過道上一扇門掀開，一個九十歲老叟奇異的光頭伸了出來，嘴裏咕嚕著幾句半聽

得憐的罷人的話，隨後用他一雙玻璃似的滯鈍的眼睛釘著我們，直到我們走進禮拜堂的時候。

我很認得他；院中人稱他做「鬼眼。」因爲他們以爲他可以「看見什麽。」（註九）

註九 "Spookonkiokor"（鬼眼）係荷蘭土語即 "Geister seher"（看得見鬼神的人）所謂「看見什麽」（Was sehen）即指見常人所不能見之物。（Was—etwas）

「這眼睛可以嚇倒一個人，」我對翰笥說，當我們穿過禮拜堂的時候。

他說「他完全看不見你；他祇還看見他從前愚頑的罪孼的生活。」

「但是，」我取笑地回答。「他看見那邊角上開著的棺材，可是裏邊躺著的人，實在還活著四處亂轉呢。（註十）

註十 因鬼眼可見鬼神，故亦可見開著之棺材。

「這也不過是影子罷了，我的孩子；他不能再作惡了。當然是，」她加進去說，「在慈惠院裏他數不進去，祇因爲官家破格的特許他纔溜了進來；因爲我們別人在入院以前，必得先表示我們良好的市民的身份。」

我們從女執事處已經要到了鑰匙，一步步走上宴會廳的樓梯。——是一間不十分大的低的房子。一面牆上掛著一架舊式的時計，說是死在這裏的一個人的遺物；對面牆上掛著一張大的繪像，穿著紅色的軍衣；除此以外，室中別無陳設。「這是那慈善的公爵，這慈惠院就是他建造起來的，」翰

篛說，「可是人們祇知道享受他的恩惠，不再記念他了；他生前可是希望後人記念他呢。」

「可是你記念著他，翰篛。」

她用和藹的眼睛看著我。「是的，我的孩子，」他說，「我天生是這樣的，我輕易不會忘記，」

靠街的牆上與靠教堂的牆上有一列窗戶，上邊有鉛的小片；每片上差不多都有一個名字，用黑色烙成，大半是我知道的有聲望的大族名字底下是：「執事之位，紀元後——」跟著便是年號。

「你看，這是你的曾祖父，」翰篛說，說時用手指著一片，「他我也沒有忘記；我父親在他那邊學的手藝，後來又常得他的指導與幫助；可惜，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已經閉上眼睛了。」

我讀一個別的名字：「李波留米加翰篛執事之位，紀元後一七九九年。」

「這是我的父親，」翰篛說。

「你的父親？這怎麼來的——？」

「你以為，我做工了半世，如何竟會是貴人的女兒嗎？」

「我說是，那怎麼來的，患難怎麼來到你的家裏？」

說時翰篛坐在一張舊的皮椅子上。

「這不是別的，我的孩子，」她說，「這是一八〇七年，在封鎖大陸的時候；(註十一) 那時候肯小得勢，正直的人沉淪。其中的一個便是我的父親！——他把他的名字也一起埋在墳墓裏去了。」她靜

默了一忽兒又繼續說下去。「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同我走在雜貨店街上，他指給我看一所新的現在早已沒有了的房子。「記著，」他對我說「這裏在一千五百四十九年，那一年耶穌復活節後第三星期日起了大火時，住著一位和善的商人叫做孟克格拉維勒。當大火擁過來時，他帶著尺和秤跳到街上，向上帝懇求，假如他曾故意傷別人一草一木，他的房子也應該燒掉。可是火燄避了開去，而四圍一切都成灰燼。」

註十一　封鎖大陸（Kontinentalsperro）係指拿破崙戰爭時代之「大陸制度」（Continentalsystem Blockado），拿破崙在一八〇六年所頒行者，該制度禁止大陸各國與英通商，意在覆滅英國商業。

「『你看，我的孩子』我父親加進去說，說時高舉著手。『這我也辦得到；天罰也不會臨到我們家裏來的。』」——翰甯看著我。「『人不應該自誇，』她接著說。『你現在也大了，我可以講給你聽；要是我不再在世了。你要記得我，——我的父親有一種缺點，他太迷信。這種缺點使得他在萬分困難的時候，還要花錢做別的事，這使他不久心都碎了；因為自從那時起，他再也不能講那和善商人的故事。

「我們間壁住的是一個木匠師傅，他夫妻兩人死得很早，我父親便做了他孤兒的監護人。哈爾——這個弗利西地方的名字是那孩子的小名（註十二）——很喜歡讀書，已經在我們拉丁文學校的第四年級；（註十三）。可是他念不起書；於是他還守他父親的行業。他後來做了夥計，在兩年遊行（註十四）以後，又在一家師傅處做了好久工，人們不久也都知道，在他那一行中他有特別的技巧。我們兩

人一起長大，他還在學徒的時候，他常把他從舊同學借來的書讀給我聽。你知道，我們是住在市上，在市議會對面的一所閣樓上，那邊園子裏到現在還有一棵茂盛的黃楊樹。我們常在樹下讀著書，上邊蜜蜂兒在綠色的小花間嗡嗡叫著。——他回來後情形還是一樣，他常到我家裏來；一句話，我可愛的孩子，我們兩人互相愛慈，我們也並不想把這件事隱瞞。

註十二　弗利西（Friesland, Friesian）本係荷蘭北部一省；此地所指，則係北弗利西，橫亙於雪州（Schleswig）西陲外之諸島乃是也。

註十三　德國高等學校（Gymnasium）凡分九級，由下及上名稱如下：“Sexta, Quinta, Quarta, Untertertia, Obertertia Untersekunda, Obersekunda, Unterprima, Oberprima.”“Tertir”普通半與譯作「第三年級」，係由上而下者，與中國習慣不符，故本書譯作「第四年級」。

註十四　在行會（die gilde, guild）制度之下，工人分爲三級：（一）學徒(der Lehrling, apprentice)（二）夥計(der geselle, journeyman)（三）師傅（der Meister, master）。夥計須出外游學二年或三年，始得歸作師傅，而後得立營業。此處所謂游行，當即指此。

「我母親已經去世了；我父親的意思怎樣，或者他究竟曾想到這上兒來沒有，我從不知道。可是我們去實在的定婚也已經不遠了。」

「一個初春的早上，我走到花園裏，番紅花和紅肝形花已經漸漸開放，四圍一切都是這般清新和幼嫩；可是我心裏憂悶，我父親的憂慮也壓迫著我。他從不告訴我他的事情，可是我覺得事情總是

愈弄愈糟，在前一個月我看見差人時常走到他的寫字室裏去：他去了後，父親便把門反鎖了，獨自坐了好幾點鐘；有幾次中飯，他菜都不動，站了起來。在前一個星期裏，他有一整個黃昏在占紙牌；對於我半帶陪笑的發問——在他是誠心誠意在等讖語中的啓示——他一聲不響搖搖手，隨後短短地說了一句「晚安，」便向他臥室中去了。

「這一切都在我的心上：我的眼睛看著心裏，不覺得清明的陽光，它把外邊整個世界都照得光明了。我忽然聽見下邊滔滔地傳來雲雀的歌聲；你定是知道的，我的孩子，少年時代的心情還是這樣輕快，最小的小鳥就把它帶起來了。忽然間，我彷彿看開一切憂愁的迷霧，祇望見一片光明的將來；彷彿祇要一舉足進去就是了。我還記得很真，我如何跪坐在花壇上，滿心快樂地去看那春蕾和嫩芽，都從滿地裏生長出來，我也想到哈蕾，最後：我相信祇忘著他了。那時我聽見園門開開，擡頭看時，他一人向我走來。

「我奇怪，不知雲雀的歌聲是否也曾使他愉快——他彷彿抱有滿懷的希望似地。「早晨好，婀格娜，他叫著，「你知道有點新消息——？」

「「是好消息嗎？——哈蕾？」

「「自然是，還會有別的嗎！我不久將作師傅，並且在不遠的將來。」

「你猜得到吧，我那時如何喫了一驚！因為我即刻想到：「天呀，他就要娶妻子了！」

「我那時一定顯得十分驚慌，哈蕾問我：「你有點不舒服嗎，婀格娜」

「「我嗎！哈蕾？我想不是吧！」我說。「風吹得我這樣冷。」——這當然是撒謊；祇有可愛的上帝曾這樣安排，使我們在這種情狀之下，不能說對方愛聽的話。

「「可是我卻少了些東西，」哈蕾說；「人間最美滿的我沒有！」

「我沒有回答，一個字也沒有說。哈蕾也不作聲陪我走了一回；隨後他忽然問道：「你以為怎樣，婀格娜，可曾有過雜貨商人的女兒嫁一個木匠師傅？」

「我擡起頭來，見他用一雙可愛的眼睛懇切地向我注視時，我把手遞給他，說道：「這也許是現在第一次有吧。」

「「婀格娜，」他叫著，「可是別人又該說什麼呢！」

「「我不知道，哈蕾。——可是要是說雜貨商人的女兒窮呢？」

「「窮，婀格娜？」他十分愉快地握著我的雙手：「難道年輕和美麗還不夠嗎？」——

「那真是幸福的一天；春天的太陽照著，我們手牽手地走著，我們無言的時候，雲雀在上邊四處歌唱著。我們不覺來到井邊，井在丁香花籬一旁，正對著住房，我探身俯過井欄，望向深處。「底下的水怎這樣發光呀！」我說。

「幸運作弄著人；哈蕾想取笑我。「這是水嗎？」他說。「這是金子，從深處閃著光呢！」

「我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你難道不知道你們井裏有一件寶物嗎？」他接著說「仔細看看；一個帶三角帽灰色的小人兒坐在那兒呢。也許就是他手中點著的燈光，在下邊這樣奇異地發光：因爲他是看守寶物的人。」」

「我忽然想起我父親的困難來。哈蕾拾起一塊石頭，擲了下去，好一回兒，幾聽見洪洪聲浪傳了回來。「你聽見了，婀格娜？」他說，「這是碰在匣子上了。」

「「哈蕾，說合理一點吧！」我叫著，「怎這樣胡說白道起來！」

「「我不過聽人家這樣說，我也這樣說。」他回答。

「可是我的好奇心是動了，也許是貪得地下的財寶，因爲它可以把所有的困難解決了。

「「你從那裏聽來的？」我又問一次，「我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呢？」

「哈蕾帶笑望著我：「我怎麼知道？左不過是張三李四；要是追本求源，我想大概是從那個漢子，那個煉金匠那兒來的吧。」

「「從煉金匠那兒來的？」——我想起了各種事情。那煉金匠是一個衰敗的不務正業的人；他會祈禱，會知未來，會咒咀人和獸，還有種種別的符歃，在當時迷信的人們那裏，他還有很賺錢的事情去做。他就是那個人，他們現在叫他做「鬼眼」的，這個名字於他從前和現在都很合式。前幾天，我正在臉上有事做，不見他好幾次走到我父親寫字室裏去，他諂恭地問了一句「翰葡先生在家嗎？」也

不等我的回答，用投避的眼光走過我的身旁。有一次他差不多在裏邊一點多鐘，他起身前不久，我聽見我父親的寫字樣——因爲我聽慣了——開了鎖，隨後彷彿聽見數錢的聲音。這一切現在都兜上我的心來。

「但是哈當搖了我一下，「婀格娜，你做夢嗎？」他叫著，「或者你在想把寶物挖出來嗎？」啊，他不知道我父親的困苦；他祇有自己的將來在心頭，而我也關在裏邊。他挽著我的兩手，愉快地叫著：「我們用不著寶物，婀格娜：我的一小部分遺產，你父親替我收著；盜房子和工場這已經夠了。至於以下的呢，」他微笑地加上去說，「再讓這一雙不很拙劣的手去想法子吧。」

「我不能回答他滿心希望的話；寶物與煉金匠總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那是一種狂妄的希望或是大禍將臨的預兆，這想起了常使我心悸。也許我預先覺到了，不久後我整個生命的寶物都會摔到這口井裏去的。

「第二天我上鄰村裏去了，我們的親戚牧師夫人因爲她一個孩子病了，請我去幫忙。可是我在那邊十分不放心；我父親近幾日來總是默然，可是又是很煩燥的樣子；我看見他在園子裏跑來跑去，一回又見他站在井旁，凝視下邊深處；我心裏擔憂怕他會尋什麼短見。我記得又有一天，他特別忙促地催我上道；因此愈近晚上，我心裏愈加緊張起來。晚上十點鐘月兒上來，我便請求我的表弟，就在今天晚上護送我到城裏去。事情就這樣辦了；他徒然試了半天想把話來安慰我；不久車套上了，到了家

裏教堂的鐘搭正打十二點。一切似乎都已經靜寂；我打了半天門，裏邊的鈴機開開，過道邊住的那個學徒開了大門。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先生在家嗎？」我問。

「「先生十點鐘就去睡了，」他回答。

「我放下心，上樓到我的臥室裏去，臥室的窗正向園中開著。——外邊月光這般明亮，我不用點燈，又走到窗前。月兒昇在丁香花籬上面，丁香還沒有發葉的枝兒尖銳地伸向夜色的天上；我的心思隨著我的眼光走向天涯，到仁慈的上帝那裏，我縱有許多憂慮，我總是堅信著他。——我正要轉身時，忽然看見黑影裏井欄上冒出紅的火光來；我登時看見井邊上密密長著的草叢，它的枝子彷彿在金色火燄裏似地閃了過來。我忽然感到一種迷信的恐怖，因爲我想起了灰色小人的蠟燭，他一定蟄居在井底下的。可是我仔細地往那裏望時，我發現了一架梯子豎在井壁上，從這兒望去，祇有最上的一頭看得見。同時我聽見深處發出喊聲；隨後一陣喧嘩；又有一陣男人滯重的聲音傳了上來。一回兒火光滅了；我淸淸楚楚聽得，有人一步步爬上梯來。

「怕鬼的心情消去了；但是爲我父親我又感到一種不分明的恐怖。我步兒顫著，走到我臥室旁邊他的臥室裏去。當我小心謹愼地把牀上的幔帷搴開時，滿床月光照著空的枕兒；他可憐的頭大概好久以來不曾在上邊安枕了；現在呢，枕兒完全不動地放著。我滿懷驚懼地跑上樓來，走向後院門口；可是門是鎖了，鑰匙也拿走了。我到廚房點上燈；走向寫字室裏，這裏的窗也向園中開著。我不知所措

地站在窗前半天，向外邊凝視著；我聽見丁香花間脚步的聲音；可是我看不分明，因爲後邊那些板牆把月光遮住了。那時，我聽見外邊後院門開了鎖，一回兒室門也推開了。父親走了進來。——我現在這樣老了，可是我還不會忘記；他的灰色長髮滿是淋漓的水和汗；他的衣服，平常總是收拾得乾乾淨淨，現在卻沾滿了綠色的漿泥。

「他進門見了我，陡然喫了一驚。「這是怎麼說！你怎麼回來了？」他嚴厲地說。

「「表弟說我回來，爸爸！」

「「在半夜裏？——他應該不讓你走纔對。」

「我注視他一回；他目光低下，不動地站著。「我放心不下，」我說，「我覺得我總要就在這裏，就在你身邊纔好。」

「老人蹲身坐在一張椅上，用雙手蒙著臉，「到你房裏去吧，」他喃喃地說，「我喜歡一個人獨著。」

「可是我不起身。「讓我在你這裏吧，」我低低地說。父親沒有聽我；他舉起首彷彿在向外邊靜聽。忽然他跳了起來。「別作聲！」他叫著，「你聽見麼？」說時大張著眼睛看我。

「我已經走到窗前，向外看去，一切是死似地靜寂；祇有丁香花的枝兒被夜風吹得不住亂擺，互相碰著。「沒有聽見什麼！」我說。

「我父親還是站著，彷彿聽見了點什麼，渾身戰戰著。「我想那不是罪孽吧，」他自言自語地說，「並沒有什麼背天理的，那一口井至少到現在，還在我的地方。」隨後他轉身向著我。「我知道，你是不信這些的，我的孩子，」他說，「可是那是實在的；卜杖已經測過三次，到處都異口同聲地傳說那種消息，那消息我倘能太費地換了來；在我們井裏有一件寶物，是在瑞典時代埋在裏邊的。我為什麼不把它取出來呢？——我們把泉源塞了，把水吸了出來，今天晚上我們就去掘了。」

「「我們還有誰呢？」我問。

「「那就是住在城裏的一個人，他懂得這些事。」

「「你不是說的那個煉金匠嗎？他不是靠得住的助手」」

「「用卜杖去探測，並沒有什麼罪惡，我的孩子。」

「「可是幹這事的人，卻是騙子。」——

「我父親又坐在椅上，懷疑似地向前望著。於是又搖搖頭，說道：「鋤子已經打在上邊了，可是發生了點事情；」——說著息了一回，又往下說道：「十八年前你的母親去世；常她自己知道，她須得離去我們時，她哀哀哭泣起來，一直哭個不住，直到她長眠的時候。這是我從你母親口中聽得的最後的哀音。」他都默了一回，又吸嚅說了下去，彷彿怕聽見自己的聲音：「今天晚上，在十八年後，鋤子碰在匣子上時，我又聽見了那聲音，這次不但在我耳朵裏作聲，彷彿多年來常常聽見的；且是從下邊，從地

底下傳上來的，——做這些事的時候不許說話；可是我覺得彷彿尖刀鑽到你死去的母親心裏一棵難過。——我大聲喊出，於是燈滅了，——你看，」他啞聲加上去說，「所以一切又都消失了。」

「我倒向我父親面前跪著，雙手圍著他的頸項。「我現在不是小孩子了，」我說，「爸爸呀，讓我分一點兒憂吧；我知道的，不幸來到我們這裏了。」

「他一句話也不說；祇把他潤濕的前額倚在我的肩上；他在他孩子身上找依靠，這還是第一次呢。我們這樣坐了多久，我不知道。我祇覺得他眼中流出的熱淚，把我的腮兒都弄濕了，我緊在他身上。

「別哭了。爸爸，」我求著他，「我們受得住貧苦的。」

「他顫著手掠我的髮兒低聲地說，聲音這樣低，我幾乎聽不出來：「貧苦固然受得住了，我的孩子；可是支持不了債務。」

「於是，我的孩子，來了一個辛酸的時間；可是這時間，在我現在的年紀看來，還認爲是一生中最多安慰的時間。因爲我第一次纔能把女兒的愛給我的父親；並且從那時起，這愛對於他常是最珍貴的，不久也就是他在世上還能說是屬於他的最後的愛了。當我坐在他旁邊，暗暗地飲泣時，他把他的心事全盤披露給我。我幾知道，他已經瀕於破產了；可是這還不是最壞的呢。在前幾天一個失眠的夜間，他在焦熱的枕上左思右想，依然找不出一條出路時，半巳忘卻的非中實物的傳說又兜上心來。自此以後那種心思常常跟著他——白天在他書室中坐的時候，夜間他好容易朦朧一刻的時候。夢

中他看見黃金在黑暗的水中放光；早晨起來，總是又跑到井邊，彷彿吸引住了似地向神秘的深處凝視著。他總是信任那奸猾的助手，可是那人總不即刻著手，總是先要求一大筆款子，去做工作必要的準備。我可憐的父親已經失了主意；他把錢給了他，不久又是第二次，跟著又是第三次。夢想的金子吞噬了他手中還有的真實的金子，可是這也不是他自己的；這是他的被監護人交他收管的遺產。補償已經沒有希望；我們左思右想；親戚們，可以幫助我們的，我們沒有；而你的祖父又已去世了；最後我們知道，外來的援助再也沒有希望。」

「燭光燒盡了，我把頭倒在父親懷內，我的手擱在他的手裏；我們這樣在暗中坐著。那夜間在秘密的談話中我們還往下說了些什麼，我已經記不得了。可是以前沒有一次——那時父親在我面前還差不多同天父一樣，沒有過失——我曾給他這般神聖的溫柔，如這一次似的，這時他把一種秘密行動告訴我，這不僅在人們的眼前認為是一種犯罪的。——窗外天上的星光漸漸減少，一頭小鳥在丁香叢中歌唱，朝霞第一縷的光輝射到昏暗的室中來。父親站了起來，走到寫字檯前，桌上擱著他的幾本大會計簿，祖父的油畫像，繪得和生人一般大，帶著髮辮（註十五）穿著茸色的背心，似乎嚴厲地在看他的兒子。「我還要算一回，」我父親說，「要是總數還是這樣時，」他慢吞吞加上去，說時彷彿哀懇似地搖頭跟著他父親的繪像，「那我就有麻煩的事情做；因為我需要上帝的和人們的仁慈。」

註十五　十八世紀男子多帶髮辮，係一小絲袋，繫於腦後。

「我聽他的話，離開那裏；家裏漸漸有了動靜天色已經破曉了、我辦完了點必要辦的事，走到花園裏更從後邊小園門裏，走到街上；哈雷每天早晨往工廠裏去的時候——他到如今還在那裏做工——常從這兒經過。

「我不用久等；鐘聲打了六下，我看見他來了。「哈雷，——等一忽兒！」我說著向他招手，一同走到花園裏去。

「他奇異似地看著我；因為不幸的消息，一定還現在我的臉上；我把他拉到園中一角，站了好一囘，握著他的手，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最後我可是告訴他一切，又請求他：「我父親要找你去；不要對他太冷酷了。」

「他臉色死似的蒼白，眼中現出一種表情，也許祇是絕望的表情，使得我驚異。

「「哈雷，——，哈雷你要把他老人家怎麼樣呢？」我叫著。

「他把手壓在胸前。「不怎麼樣，——，煦格娜」他說時苦笑地看著我；「但我一定要離開這裏了。」

「我吃了一驚——「為什麼？」我訥訥地問。

「「我不能再見你的父親。」

「「可是你要恕他，哈雷——」

「「這當然是，——煦格娜；我負欠他的還不止此呢：可是——他的皤然白首不可在我面前卑屈，並

且」——他還臨時加了進去——「我也想，現在做不到做師傅。」

「我一句話不說；我祇看見，昨天還在手頭的幸福，現在消隱在看不見的遠方去了；可是事情已經弄到這樣，祇好照哈蕾說的做去。我祇還問了一句：「你幾時動身，哈蕾？」我差不多連自己說的都不知道了。

「「你祇要留心，不讓你父親今天去找我，」他回答；「明天一早我還要在這裏做的事都可以了了。你也不要為我擔憂，我容易找到一種職業的。」

「說了這句話後，我們便分開手：我們心中也實在太難受了，不容我們再往下談話。」——她講到這裏靜默了一回，隨後她又說：「第二天早晨我還見他一次以後不再見他了；終生終世不再見他了。」

他把頭低了下去，垂在胸前；膝上放的一雙手，她輕輕地來回絞著，似乎必得這樣纔可以把心中的隱痛鎮靜似地——這隱痛，當時使明媚少艾的女郎心頭顫動，今日還使白髮老嫗虛弱的肢體戰抖。

可是她在這樣委頓的狀態不久；她強自起身，從椅上站了起來，走到窗前。「我還抱怨什麼呢？」她說著用手指著片上她父親的名字。「他比我受的苦還多。我也講給你聽吧——

「哈蕾去了；他寫一封衷心誠懇的信向我父親告別；從此後他們就不再見面了。不久法庭最後

的步驟也用來對付我們，過幾天便要宣告破產了。

「那時候我們城裏的習慣，一切公告不同現在由教堂的牧師宣讀，卻是由市政秘書在市議會的階上宣讀；但是在宣讀以前，樓上的小鐘先得響三十分鐘。我們的房子在市議會對面，我常觀察這些情節，鐘響的時候，也常看見孩子們和閒游的人們，羣集在市議會窗子前面，擠到市議會酒室上邊的梯上。在宣告破產的時候也是這樣；可是人們還加上一個壞的意義，所謂「鐘聲響到他頭上了。」正是一句罵人的話。——我平常對於這些情節也不十分注意；現在我可是一想到這印象，這種手續，對於我父親一向不卑屈的心情的印象時，就不由地戰抖起來。

「他聽了我的話，請一個熟識的市議員向市長說情；那個市議員，是一個和氣的愛說白話的人，他對我父親擔保，這一次的宣讀可以不用打鐘。我可是從可靠的來源知道，這個擔保是靠不住的。雖然如此，我還讓他不疑地信著，祇是竭力設法，勸他那一天到鄉下我們親戚家裏走一趟。但是他苦笑地說，他願意守著他的破船到完全沉沒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倉猝間忽然想起，在我們地窖裏很深而作彎形的，最後的一間，在裏邊我從沒有聽見鐘響過。於是我暗自計劃著。我也居然成功，勸我父親一同下去，把那邊堆著的貨物作一個商品目錄，過一回法庭的人來編財產目錄時，可以把這傷心的事快些了結。

「當那不幸的時間來到時，我們久已在地底下工作一回了。我父親分排著商品，我在一枝燭光

底下，向一張紙上寫他口述的名字。有幾次我實在覺得，似乎聽見遠處洪洪的鐘聲！於是我大聲說幾句話，等到桶子櫃子拖動的聲音，把外來所有的聲浪又掩住的時候。一切都很順手，我父親一心一意地在工作，這時我忽然聽見，上邊地窖的門推開；老女僕跑了下來叫我——我忘記了為什麼——於是鐘聲淸楚的音浪即刻灌了進來。我父親注意靜聽一下，把手裏的匣子投在地上。「不名譽的鐘聲」他長歎一聲，無力似地倒向椅上。「一點兒都不饒我呀！」——可是不過一瞬兒；他站了起來，不等我說一句話，他已經往外去了，即刻我聽見他走上地室的樓梯，我也走了上去，到寫字室裏沒有找著他，卻看見他在臥室窗前，窗是開著，他合著手站在那兒。這其間鐘聲止了；對面在明亮的晨光中，市議會裏三扇窗是推開了，我看見市會廳差把紅褥鋪在窗台椅上；議會廳附邊鐵欄杆上，已經縈著一大萃未成人的孩子。我父親不動地站在那兒，緊張地看著。我想低聲下氣地把他拉開。但是他拒絕我，「讓我在這兒吧，我的孩子，」他說，「這是關於我的，我須得聽聽。」

「於是他就著。老的市政秘書，髮上撒著白粉，在對面正中窗上出現，兩個市議員站在他身後，倚在紅絨椅上；那秘書兩手撐著一條紙，用尖銳的聲音，宣讀破產的判詞。在晴朗的春天空氣裏，一字不爽地都傳了過來。當我父親聽見，他盤問的名字向大衆讀了出來時，我見他全身震戰了一下；可是他還支持站著，一直到一切都完了。隨後他從袋裏取出他的金錶——這還是他父親傳給他的呢——擱在桌上，「它屬於破產財團的了，」他說，「把它鎖在抽屜裏，讓他們明天一起封閉吧。」

「第二天官員們來執行封印，可是我父親病得不能離牀；他在昨天夜間忽然中風發作了。——幾個月後我們的房子賣去，我們從病院中借來一架搖椅把他搖到城市盡頭租的一所小房子裏。他在那邊還活了九年；可是成了一個殘疾的多病的人了。他好的時候，也代別人算算賬，寫寫字兒；可是大部分須得我用兩手工作掙來。不久他也就在我的臂抱裏，堅心的希望著上帝的仁慈，淹然長逝了。——他死後我到好人家去；就是你外祖父母的家裏」

我的老女朋友靜默了。我可是想著哈雷——「你難道在這樣長的時間內沒有聽見過你青年朋友一次消息嗎？」

「一次也沒有，我的孩子。」她回答。

「你知道，翰符，」我說，「我不滿意你的哈雷嗎？他不是一個守信用的人！」

她把手搭在我手臂上。「這你可不能說，孩子。我很了解他；世上除死以外還有別的，足以壓迫人的意志。——可是我們要回去了；你的帽子還在那兒，過一回也就是正午了。」

於是我們又把寂靜的宴會廳鎖上，從原道走了回去。這一次那鬼眼沒有開門；祇在門後邊，我們聽見他在多沙的地板上拖著走來走去。

我們到了翰符房子裏，上午日光的最後一縷還射到窗內；她抽開小箱子的一張抽屜，取出一個桃木的小匣子來，匣子磨得很工，可是樣式已經很舊了。這也許是她小時生日的時候，那青年木匠的

一件贈品呢，

「這你也要看一看」翰笏說，說時把小匣子的鎖開開。裏邊都是有價證券，每張都印著哈當燕笏，「去世的木匠師傅哈當克李斯汀燕笏之子，」底下的年月日可是還不過十年以前。

「你從那裏來的這些證券？」我問。

她微笑著「我不是白白得來的呢。」

「可是上邊不是你的名字！」

「這是我父親的借券，我要付還的。因爲我的遺物——同一切人在這裏死的一樣——都要歸慈惠院，所以把我的錢卽刻寫作是哈當燕笏的。」她沒有鎖好以前還把小匣子在手裏拈弄一回。「貯金又擱在一起了，」她說，「可是那幸福，我的孩子，那幸福，從前曾在裏邊的，現在永不回來了。」

她說了這句話後，窗外一行燕子高聲叫著飛了過去，隨後兩個燕子飛近窗戶，呢喃地停在開著的一扇窗上。還是我今年春天第一次看見的燕子。

「你聽見這祝賀的小客人嗎，翰笏？」我叫著；「正在你生日這一天她們回來了。」

翰笏祇點點頭。她一雙還永久美麗的藍色眼睛憂愁地望著那喃喃著的小朋友。隨後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和愛地說道：「現在你去吧，我的孩子；我謝謝大家，叫他們常想著我。我現在要獨自躺著了。」

（未完）